



右任題

孫逸仙傳記





期 時 一 第

年 九 七 八 一 至 年 六 六 八 一

活 生 國 中 的 年 早

第一章 翠亨

在藍谷裏面，有一個村子，名叫翠亨。他的背景是一座犁頭山，蒼翠的樹木，碧綠的山水，真是一幅絕妙的圖畫呵。

一八六六年，有一個小孩子就在這小小的翠亨村裏出世了。

這個小孩子就是這本書的主人翁孫逸仙。他出世月日那時候是用陰歷算的，所以不去管了。（譯者按，中山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即清同治丙寅十月初六日）

著者在這裏暫時把我的敘述中止一下，先來說明一件事情，——就是孫逸仙生在火奴魯魯的傳說之不確。

記得有一天，著者問孫博士道：「博士，人家說你是生在火奴魯魯的，這話確不確？」他笑着，——當他說到同志的時候總是

笑的——說道：『這種傳說確是有的。我的幾個過於熱心的同志以爲我倘若說生在火奴魯魯，便可以得着美國政府的保護，而同滿清反抗。我也確是在那裏住過好多年，所以他們便這樣說。其實我和我的幾代近祖，的確是生在翠亨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祇有數代。我們的家廟，却在東江上的一個龔公村（譯音）裏。』

生長出一個要做改造家的孩子的翠亨，不是一個卑陋的村子。這些空曠的廣東鄉村，却是很有民治精神的，大人們對於他們的孩子，總是讓他們自由在地長成獨立的性格。在中國普通的大城裏，往往有一種經濟階級，這種階級，有時候很能把孩子們民治精神的發展阻礙。若是一個小孩的父母能送他上學，他便以爲自己已走到士人的路上，一切勞力的工作，便不願做了。所以僑居中國的外國人常常可以聽見『我不是苦力』這一句話。就是

僕役們也守着這種經濟階級的習慣，自以為比苦力高貴些，不肯做苦力的事情。著者可以把我事務所裏一個書記的事情寫出來做一個例證。這個年輕的書記能寫很美麗的中國書法，但是他竟沒有在火爐裏生火的實用智識，因為他要保住他清高的讀書人資格，所以不肯做一些勞力的工作。有一次僕人走了，他竟沒有法子生火，使他自己身體舒服。真是一個可憐虫。

翠亨村裏的小孩子們却不然，是很自由的，他們每天的生活，除了到村塾裏去念書之外，總有些勞力的工作。

不但如此，那翠亨村確是一處對於中山極有利益的生長地。因為當他那個時候，許多廣州澳門的富翁，因為翠亨有很好的風景，可以賞玩，並且離城又近，交通便利，所以都在這裏建築了別墅來住着。這樣，却使村中鄉人常常和城中市民接近，於是他

們的意識和心智，都靈敏得多了。

那個時候，滿清是不准外國船隨意停泊的。他們特地把金星港指給外人停船。這港的三面，都是商業和人口繁盛的地方——廣州，香港，澳門。於是這港便也成了一個重要的所在。因為這港和翠亨相離得很近，所以差不多港上的事情，翠亨的質樸而漸有醒覺的人民，都可以知道。

中山有一次告訴著者道：『我所記憶最早的，是住在吾家一位老叔母所講我聽的一樁故事。那時我是一個小孩，伊以為這金星港的事很可以使我聽了快活。雖然這金星港相離很近，但是那時我年紀很小，總以為是很遠的。叔母從前住的地方，可以望見那金星港的全景。伊是善於講故事的。伊說這些外國船停在那兒實在不妥當，因為常有可怕的事情，在他們船上發現出來。這些

外國人，金錢都很富足。他們所穿的衣服，很是奇怪。最異樣的便是他們頭上，一個沒有辮子，有幾個竟一絲兒頭髮也沒有，但是却有不少的鬚鬚。他們的鬚鬚，有時會有火一樣的紅。伊聽人說，那些外國人是用鋒利的刀子來吃東西的。伊并且說，伊曾經親眼看見，有煙從他們常用的槍裏出來。因此伊見了那些洋人，心裏實在害怕。伊教好的中國小孩子，應該遠遠地離開他們，因為那些洋人十分暴躁。』

這個小孩（指中山）課餘在田野間做工作的時候，腦子常常想，既然洋人是這種樣子使人不安，他一定有什麼可以值得研究的事情。不過中山是不多講話的人。所以著者想來他幼時也不會多問人家關於洋人的事情。但是著者承認他的思想，聽了洋人的事情之後，燃灼得比別的孩子厲害得多。他早年已承認一定有什麼

東西，價值在宮室之宏衣飾之美以上的。他的這種思想後來成功他中華民國的首創者。不過雖是如此，中山初次知道關於洋人國中的正確智識是一個回國僑民告訴他的。

這般華僑從美國產金的地方回來，知道那很早的時候，美國產金的地方最需要華工的就是加利佛尼亞。那邊雖有人圍了木樁，帶着鎗守着；但是沒有淘金的工人。就是懸了巨額的工價，也因為美國人口中心離新產金區域這樣遠，找不到工人。美國工人，或其他白種工人，往往今天做淘金工人，明天就成了產金地主人。充足的工人既不能在美國大陸上得到，歐洲在那時候又因為航行大西洋的路程很慢，不足以供給這個需要；於是在進退維谷的時候，美國鑛主不得不轉向中國來募集了。

他們宣佈道：『中國人來無論多少工錢都可以的。』於是許

多中國人從上海渡海到加利佛尼亞，有的被人拐帶從別條路去的。但是到了加利佛尼亞，這般華工都得了很大的工錢，已出當初的意料之外，於是都滿意了。

後來這些僑民很高興地回到中國來了，各人身邊，都積了許多金塊，和五元十元廿元的金洋，還有許多金沙，堆滿在他們的皮袋裏，這些東西，從前他們在翠亨，或金星港的時候，都是做夢也得不到的。

中山說道：「我很小的時候曾經遇到一過僑商。他講他遊歷的故事的時候，我站在一家茶館門前。他講他在海洋中經過了許多日子，於是到了一塊地方，有山有水，同中國一樣，不過那邊有很多的金子。又有一種人，叫做紅人，還有截路的強盜，爲了搶劫金子殺死人命。有一樁這個僑民講的故事使我終身不會忘掉

。他說他總把自己的金子分做兩起：一起放在容易看見的地方，待強盜看見了就讓他搶去；還有一起藏得很祕密，強盜去後依舊可以保存着。因為翠亭也有水盜，所以我們聽了引起一種興味。最使得我們有深的印像的是他把金子分成兩起；因為他又說有幾個同伴把全部的都隱藏起來，因此就遭殺害。我那時候覺得這個僑民在取與的世界裏得到了一種實際有益的特殊哲理了。

金星港的潮流長久這樣招呼他到冒險的產金地去，中山因此從小就有出洋的企慕，後來他終究計畫去了；但是他的計畫有種阻力，許多年不能實現。因此著者有一次問他說：

「雖有反對的，你不想私下跑去乘了一隻外國船到美國去嗎？」

他回答道：「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因為這是違反了我對於

國民的責任了。」

「在這個答覆裏就含着改造家的哲理。這就是他忠於國民的責任心，而使他在現在的中國人中間有最偉大的人格。」

第二章 向陽的廣東

我們在讀下去以前，先要知道些廣東和廣東人的事情。廣東人活潑的天性使中山有一種強毅的精神和敏捷的體魄。這種特長在他環遊海外做推翻滿清事業的時期中安置他在優越的地位。

廣東是中國十八省中最南的一省，幅員廣大，物產富饒，人口約有三千多萬。他的省城廣州，是個有名的大城，居民的總數，在一百萬以上。

廣東的風景實在美麗：高聳的山峯，迴曲的川流，天然佈置着；而沿海一帶，又有許多帶紫色的山丘，和發金光的沙灘，紆曲地圍着這蒼茫的大海；海中矗立着許多小島，塔影帆檣，清幽入畫。他的出產品有絲，米，油，煙草，和茶，並且也有許多進

步的製造品。在我們美國的進口貨中，中國最先運進的大部份貨品，便是從這般富而向陽的廣東運來的。

大家都知道廣東人是聰敏而能幹的，因為他們廣東省的製造品能運銷全世界。就是美國小孩子愛玩的爆竹，也是那個地方的出品。

廣東是一個空曠的地方，雖是在熱帶上，一年中大半日子是熱的，但是有一種涼爽的空氣，因此熱帶地方一般人民都有的懶惰劣根性，也就轉移去了。

廣州是中國最有進步的一個城，不但因為他是在香港澳門的中間，而最顯著的，却是因為有多數的廣東華僑在美國居住得很久，所以當他們回國的時候，已經美國化了。前面講過美國招工開金礦的事，當那個時候，美國人因為從廣東招去的工人，工資

比別處便宜，而且香港是海道的中心點，運送這般華工，是很經濟，又很迅速，所以都到廣東來招工，這就是華僑大都是廣東人的大原因。

廣東人天性聰慧，善於交際。他們熱帶上的人，體格總不能像北方人一樣的強壯，但是他們活潑靈便的體格無論幹什麼勞苦的工作，都能彌補這種缺點。

廣東的天氣，是很有益於體格發展的，尤其是在翠亨一帶。翠亨的位置雖在熱帶上，但是也有一個使人補足生氣的冬天，並且或者也可以看見一些細微的霜雪。廣州城離翠亨四十英里，是廣東濱海惟一有霜雪的都會。大概在熱帶上生長的人民裏邊，很少能做成領袖人物的，而中山却是這少數裏頭的一個。在他用長時期的努力，推倒清廷的事業中，所表演堅苦卓絕，冒險奮鬥的

精神和體力不是從有益的天氣上得來，乃是他的強健體魄的農村生活和愉悅身心的家庭環境造成的。

廣東人是勇敢，自恃，耐苦的種族。他們雖然離本國的中心和北方很遠，但很忠愛國家。中國本部有廣東做南方屏障，好像北方有萬里長城保護一樣。他們中間，已產生了不少卓犖超羣的學者。他們的語言，比官話多一聲，有五聲。他們美術和工藝的老練，很早就出名了。總說一句，在全體的中國人裏面，聰明堅忍，廣東人可算第一了。

中國的女子裏邊，廣東的女子是以美麗德行著名的。伊們黑髮黃膚，容顏潤澤，同北方女子有不同的地方。

廣東民衆的生活，比別處的中國人都舒服，他們常能享受戶外生活的安樂。他們用不到生火爐，也不必有厚重的冬衣。農人

們的生活，比中國北方的農人容易得多，尤其是在肥沃的翠亨地方，因為天氣暖和，使他們得到很便利的工作。米是他們賴着生存的主要農產物品。水菓他們種得很多，香蕉也有。多汁的廣東荔枝，是遠近聞名的。他們還種許多甘蔗，但是著者曾聽得中山說，他的家人，都覺得在耕種過度的土地上，種甘蔗很不容易長成，所以雖是廣東別處甘蔗產得很多，而在翠亨却是很少的。

在潮水所及的地方，魚是很多，但是翠亨村所吃的魚，却是從附近沿海市鎮上運來的。

我們覺得廣東是一個極引人注意的地方。所以我們所最注意的小地方——翠亨——也能分潤些廣東全省所有的好處。

中山在他努力建設中華民國的三十年工作中，廣東人給了他不少的幫助，因為他是他們的同鄉，所以在海外的廣東僑民，差

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曾替他盡過力的。

因爲他們有團結和互助的精神，結果便使廣東商人的足跡，遍佈全球，而且都是非常發達。上海所有最大的百貨公司，大都是廣東人出資建設的，又是他們所經理的。

中山生在廣東，是很有幸的，因爲他在政治上活動所得的助力，大半是從廣東得來的。廣東人很富有，又很進步，並且他們僑居美洲的很多，已經受了政治上的衝動，所以只要他一領導，便能實行。敢死的志士，大半也是從廣東來的，雖是這或者是中山本身的領袖資格使然，也是地靈人傑才能這樣呢。

第三章 正直的父親

中山的父親年輕時候曾經到過相去三十英里的澳門去做裁縫的學徒。

一個翠亨的鄉下童子在澳門得到了一個位置，大概不肯再回去永遠留在鄉村裏了，因為葡萄牙人仗着同中國人的親切，把西方的文明移到中國來，造成荒淫佚樂；他們利用了窮的中國人的勞力，富的中國人的資本，建築了這個花花世界，而他們坐收其利，於是就是一個學生意的童子也會被葡萄牙人所設的陷阱所勾引，樂而忘返。這些葡萄牙人乘着帆船，飄洋過海，竟尋到產絲，玉，錢幣的大陸。他們來的時候，個個都是一隻空手，像乞丐一樣，後來竟能由飽暖而富有，都靠窮的中國人的力，富的中國

人的錢。

因爲要吸收中國人的勞力和金錢，葡萄牙人費了心力，迎合尋快樂的中國人的心理，因此窮的，富的，各階級的人一到澳門，都稱贊澳門就是天堂樂國。

他們把澳門造成一個放肆而作樂過度的地方：這是他們本來的目的。在風景美麗的熱帶海岸上揀了一個位置，建築了黃的，綠的，紅的牆頭，照耀在閃爍的日光裏，像寶石半隱在綠葉中，海水做了他的深紫的邊緣。那裏又設了大規模的妓院，賭場，煙館，絃管笙歌，通宵達旦。這種罪惡因有宗教的幫助而更增高，因爲這種罪惡是在宗教的反面的，而教堂反靠他們經典所反對的罪惡上所得的利益維持的。

這果然是邪淫，但確也是美麗，那些黃的，紅的，綠的牆呵

！每一種顏色代表一種鴉片，娼妓，賭博的罪惡。這種罪惡在無拘束的古代生活中的中國人看來，是一種天然應享的快樂，有錢去買這種快樂就像用手去折花一樣容易，像蜜蜂到花心去採蜜一樣自然。

是的，黃的，紅的，綠的牆，上面有聲調動聽的鳥，但是對於像從翠亨這種村裏來的那些青年，究竟是煩擾困人的牢獄，他們有的費了不少的金錢去找尋歡笑的餘瀝；並且除了顏色的牆，還有花船的歌聲，尋樂者歡笑聲，一陣陣從芬芳的空氣中送來，又有富人的盛筵，金迷紙醉，熱鬧非常。種種現象，造成澳門一幅畫景——日則爭輝耀彩，富麗堂皇，夜則燈火齊明，光芒萬丈——這幅畫景的背景，就是藍谷裏的幾個小村，有卑陋的生活，誠實的力作，雖免不了犧牲，却是每一點鐘的工作有一定的報酬

中山說起他父親寄寓在澳門的時候，著者想到那澳門羅網的可怕，預料他不免也要鑽進去。以爲孫翁也像普通的中國人一樣愛尋快樂，而且他已經在那裏做縫工的學徒，一定也要淹留在那勾魂攝魄的地方了。

於是著者問中山道：「你的父親在澳門居住了多少時候？」他答道：「據我所知，他住在那裏並不長久，因爲他害了戀鄉病，渴念着翠亨，這是因爲他重視對於家庭的責任的緣故。」我默想道：「責任？戀鄉病？那有一個中國青年，在澳門這樣的城市裏，會害起戀鄉病，會重視家庭的責任來麼？」

著者想道：「是的「戀鄉」和「責任」，就是造成這改造家品性的另一個基礎。他的父親能把家庭間的責任，看得比澳門的

快樂還要注重，還要有趣，無怪他在少年時候，情願拋去了繁華的澳門，回去享受那卑陋，勞苦而淡泊的鄉村生活。在他看起來，這種生活比較他所拋去的繁華，可愛得多了。

孫翁回家，和那些因花淨了錢落魄歸家的敗家子不同。他在澳門經營縫工業，很順利，既盡了責任，又積了些錢，所以當他回鄉的時候，不但帶了錢，而且還學得縫紉的技術，那麼他倘在必需的時候，便可以利用了這項技術，來補助種米種棉種豆的不足。

大概知道中國人的道德是沒有束縛的人，對於這個潔身而退的歸家者，總不能不讚美不驚服的。那些能使人歡樂，照耀在澳門海上的燈光，他的引誘力，很能牽制平常的人們，可是對於這個將來要做一個全時代大改造家的父親的少年，却就失效了。他

是以純粹的家庭生活爲責任和志願的。那些花船上淫蕩的歌聲，賭場上虛偽的做作，以及煙館裏濃厚的氣味，都是不足以引誘他，他並沒有宗教的觀念，和信誓的約束，純粹是他的自重心，使他離開那些娛樂的場所，回到他的良善純潔而卑陋的家庭。很愉快地做一家之主，後來就生了一個世界上一個大國的領袖。

著者對中山說道：『我想你的父親是很特異的。』

他說：『特異麼？他是和善可親的，所以一家的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很敬重他。』

講到這裏，著者覺得那澳門的幻景，彷彿就現在面前了。澳門我也曾經到過，清豔的水光，葱蘢的山色，高大的樓閣，華美的宅第，五光十色，炫耀奪目，真是天然之美和人工之巧的結合品。在這個幻象中，我又好像見天晚了，只見那花船上的燈光亮

晶晶地照耀着，在黑暗中吹來妓女的悲聲，表現出伊們是因被強迫而走進黑暗腐敗中去，從罪惡而至死亡。又好像見一個少年（指孫翁）和一個城市，最後那少年戰勝了城市中的一切，從他的身體和天良上，產生了一種自治的成功，後來又產生了一種領袖資格——這種領袖資格是為全民族謀幸福的。

著者想中山的偉大的道德力量，大半是他正直的父親所遺傳的。因為他的父親，當少年時代，能本了他自己嚴整的觀念，優美的天性，拋去了舒適的縫工生涯，回到翠亨去，在田野之間，做那卑陋而勞苦的工作。

第四章 纏足的母親

中山曾送給著者一張他合家的照片，（參看前圖）他的母親在中間。在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得出他母親的年紀很大了。但是伊有一種令人起敬而溫柔的態度，表示出伊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美麗的婦人。這張照片不但表現出伊的溫雅端莊，並且表示伊是很有婦德的。伊的下頷稍尖，眉清目秀，臉上差不多沒有那表示老態的皺紋。無論那一個人見了這張照片，一定要說：『這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太太。』

但是著者覺得這張照片裏，有一樁使我納悶的事情，就是這位老太太露出在裙下的一雙小腳。我也莫明其妙。不過改造家的母親，也有一雙裹纏的腳，使我很奇怪。

著者又想：『或者這照片有些差誤罷。或者那雙想像的小脚，不過是天足上所穿的鞋尖罷。』

著者默想着中國奇異的風俗。中國人因為要使他們的女子，同他種民族有顯明的分別，所以造成了這個奇酷的習俗，這是無疑的，滿洲女子是不纏足的，滿洲有很嚴格的誓約，須尊重中國的婦女，不准通婚的，但是要有一個固定一致的標記，所以女子的標記，就是伊的小脚，正像男子的標記，就是他的髮辮一樣。纏足的女子自己有一種高貴，就是有做大老婆的資格，可免做小老婆了。只要達到伊的目的，就是在纏足的時候，受幾年苦痛，也不以為意的。

要詢問中國人家庭間的情形，是不合禮貌的。著者雖和中山的友誼很密，但是要問他的母親是否纏足，好像很難措辭。若是

直捷爽快的問道：「博士，你的母親纏足麼？」那麼這句話的失禮，比問高貴的英美人道：「喂！你已故的母親腰帶縛得緊麼？」還要利害。

但是著者到後來終於想得一個可以不傷中山感性的方法。

著者先取出一張照片來，指着上面的人一個個問他是誰，最後指着他母親的肖像說道：「這是一件很美麗的衣服，並且鞋子很美很小。」

中山用很鄭重的口氣說道：「是的，我的母親是中國人，自然是纏足的！」

他很鄭重地注視着這張照片，又說道：「我所以這樣長久地容忍這種習俗的原因，是因為敬重我們的母輩。」他說到他母親的時候，音調低下來了。

中山的父親是留髮辮的，他母親是纏小脚的；他們是真正的中國人，很以民族的舊俗自豪的，他們倆終身相愛，在家庭中很快樂。

他們家裏還有兩個很好的婦人，依靠着這位纏足的母親而生活；同樣的，伊們也是纏足的。

伊們是寡婦了。伊們嫁給中山父親的兩個弟弟。伊們在什麼時候，怎麼樣會成寡婦的，伊們並不知道；不過伊們却知道爲什麼成寡婦的。伊們永久不會忘記那不祥的一天，那時候兩兄弟要去上那一去不回的長途，穿了很好的衣服，臨行的時候，他們用親愛，勉勵和希望早日平安回家的話去安慰伊們妻子的下淚和祈禱，於是就動身了。

這兄弟倆是到那產金地去的。他們是同金星港最先一批到美

國去的人同行的。他們都是自願去上那寫遠而危險的程途。他們打算用省力的手臂，在加州探金的山裏，帶些金子回來給他們家中的愛人。

這兩個孤單的婦人，時時刻刻等那出門人的音信。竟一封信也沒有。歲月連續地過去。後來希望絕了，翠亨家裏的人，都知道這兩個音信毫無的出門人，是死去了。但是關於這慘事的詳細，他們並未知道。所知道的，不過是一個死在附近上海的洋面上，一個死在加州產金的地方罷了。』

因爲中山的父親，是這兩個死者的哥哥，於是便接了這兩個寡婦到他家裏來。於是這兩個可憐的婦人，依舊渴望着永不回家的愛人，現在成了領袖母親所管理的家庭範圍中的人了。伊們中的一位，就是在中山小時候，勸他不要走近洋人的。

當這兩個冒險者的凶耗，傳到了孫家之後，全家的人都一致主張以後不准他們的小孩子再到加州去，所以年輕的中山，在遠遊一方面的雄心，便受了很嚴格的限制。他們常常對他說，離開了很好的家庭到洋人世界裏去親近敵人是很愚笨的。

中山的母親和兩個寡婦，爲了冒險而去的兩弟兄天天流着眼淚，並且受了他們輕率的冒險的感觸，常和孫翁一起發那反對出洋的議論。後來孫翁心裏暗暗地自己安慰自己，以爲洋人的引誘，他家裏的人再不會接受了。

良善而垂辯的老太公，和慈愛而纏足的老太太，都夢想不到這站在一旁緘默的小孩，雖是有過去的警戒，終究在外國找到一種覺悟，使中國脫離數千年的專制政體。

但是他覺得將來，一定要到洋人危險的地方去，勇敢地去

成功的冒險；並且無論如何，總要想出一個法子來，使全家的人贊許他的冒險。

第五章 中山的命名和住址

中山家族的姓是「孫」。他的號是「逸仙」，取安逸和不可之意。他的學名單名一個「文」字，中國人對於這個名字是普遍知道的。前面他親筆寫了贈給著者的橫軸也署着孫文二字。但是外國人因孫逸仙這個名字讀的時候合於音節，所以都容易記得。

中山做反清運動領袖的時候，他的黨徒照他的姓氏——孫——（作子孫解）解說他道，「這是神明華胄黃帝子孫爲保護祖上傳下全民族的遺產應當做的事業。」

把孫逸仙這個名字連綴起來，意義就是安逸而不朽的先生，屬於孫氏族裏的。這個名字的預言的一部份，已經驗了，因爲這大首領的名字當然與歷史一同傳之不朽的。

雖是如此，「安逸」這個預言是沒有驗，因為著者沒有見過一個更比中山永遠活動和享受逸樂更少的人；但是把這個意義在別方面解說起來，中山大名的不朽，是用很堅定而暇逸的方法成功的，著者覺得他的有思想的一生中間，從來沒有一件事不先熟慮周詳而做的。

恰像在家庭中一樣，一個容易念容易記的名字，是對於一個人開始公衆生活很有益處的，所以在中國和外國著者想來中山的動人的名字於他有一些利益的。

前面已經說過，孫氏家族原來的村莊並不是翠亨；因為那裏人數太多了所以搬到翠亨來的。在中國遷徙是時常有的。外國人家族的團結力和持續力遠不如中國人。外國人的遷徙是家族的分散。中國的家族結合好像一個協力的小團體，常常團結在一起的

，家庭的愛並不限於父母，祖父母和傍支的親族也是同樣的。飢荒，盜賊，戰亂和疾疫，都是遷徙的重要原因。他們遷居的時候，像一營印度人遷居一樣成羣結隊搬到新居去，沒有一個落後的。在一個家族團結的時候，家中每一個人不過像一條鏈子上的的一節，沒有一節能脫離全體的。

翠亨並不是孫氏一姓的村，村民也並不都姓孫。中山的父母可以替中山在他生長的村裏選擇一個妻子。雖是如此，碰巧他的父母竟在鄰近的一個村裏選了一個少女做他童年時代的妻，在後面「中山的家庭」一章裏邊說明。

孫氏在翠亨雖不是原有的居民，但是却也站在重要的地位。孫家在生這個改造家的時候已經有一所寬暢的房屋。這所房屋在大約三十五年前因為改建一所更宏麗偉大的房屋之故，已經拆毀

了。這所新屋是中山的母親用了中山大哥的錢造的。（參看前圖）孫家在翠亨村裏，也可以算是一個望族。他們的生活是完全合着中國的風俗，並且也絕對信仰天子和村中的偶像。

他們四周的環境，也像別的中國家庭一樣，很難引導人跳出中國生活的軌道。不過所差別的，就是他們質直的家庭情愛和對家人的責任心。這兩種美德的結晶，在這個家庭中間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領袖。

第六章 中山幼年的遊戲

「你小孩子的時候，你們家裏的人叫你什麼？」

中山聽了我這句話，臉上的笑容，突然收斂，表示出一種受感觸的神氣，因為他回想到他小時候一家的人，現在差不多都死了。他回答道：

「他們叫我文」

文是文章優美的意思，他讀過書的學校，無論本國外國，總是一班中的第一名，就是他在香港醫科大學畢業的時候，也得着第一等學位，這樣看起來，他確是配得上稱文了。

「你小時候最不可少的東西是什麼？這是指點關於你遊戲的事情，並不是關於學校的。」著者又問。

這個問題，他回答得很快，並不像他平時那麼再三思維。

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問題，我那時常常想，我要一隻鳥，一隻真會叫的鳥。」

著者暗想，一個中國農家的小孩，渴望得着一隻能叫的鳥，可是能叫的鳥，在中國的田野裏，並不像美國這樣多，而且中國的農人沒有工夫去捉鳥，或是做鳥籠，因為這是弄鳥者和鳥籠匠的事業。但是在有錢養鳥的人方面看起來，中國是一個鳥聲悅耳的境地。中國人教鳥唱的歌，多麼新奇啊！不過這都是給城中一班富家翁們作樂的，翠亨村裏的童子是得不到的。

著者很想問他究竟他可曾得到所要的鳥，但是總沒有開口，因為他並不提及，他沈默而不發言，這不發言便是他否認的表示，我知道他終是沒有得到，還知道他沒有開口要過。他確是想得

到一隻鳥，可是在這苦吃苦做的翠亨村裏面，一個小孩子要得到一隻能叫的鳥。這種念頭，只能算一種妄想。

雖是他唯一的欲望是鳥，但是也十分歡喜做村童愛玩的頑戲，雖然他的先生屢次說：『各種頑戲，都是浪費光陰的。』

放風箏是中山很喜歡的。踢毽子，跳田雞，量棒，劈甘蔗，這幾項遊戲，也是中山很着魔的。量棒這遊戲是用一根棒把另一根棒打出去，一個孩子使用衣襟來接，倘若他能接得住，便調他去打，到後來，便量出二人打出的長度來，做勝敗的決斷。劈甘蔗的遊戲，很像一種賭賽，先把甘蔗扶着豎立在地上，手一鬆，乘他沒有着地之前，用重刀猛力的一劈，劈下的甘蔗最大的，便算勝利。

著者記得曾經同中山開過玩笑，他告訴我這劈甘蔗的遊戲之

後，我說道：『我知道你對於這劈甘蔗的遊戲一定是很靈巧的，因爲你劈除滿洲人的方法，實在不錯。是嗎？』

中山聽了，不覺好笑起來，我又接着說道：『不過這種遊戲對於滿洲人，不是甜的蔗糖，乃是酸的醋。對不對？』說到這裏，我們倆不禁都大笑起來，中山的笑容竟現了好久才斂。

美國的孩子們，很可以有機會從遊戲中生利，好像販賣報紙，捉魚，收集舊貨去賣給舊貨商，都是半遊戲的營利。可是在中山小時候，從沒有做過。因爲凡是可以得到一個小錢的事情，小孩子是沒有份的。倘若翠亨村裏的小孩，偶然得到了一個小銅錢，他便要一張紅紙，很當心地包起，另外儲藏。照中山平時對於金錢的冷淡，用老古話『三歲定八十』的成語來引證，小時候一定不是一個競爭金錢的能手。

他能做遊戲的時候不但很短，而且是不常有的，因為他同別的中國小孩子一樣，要去上那沒有星期休息的煩雜的功課，每天要讀千字文，學三字經，還要習練那五穀，五常等等的象形字，和許多強記的文句。

他也像一般普通中國小孩一樣，眼巴巴盼望節期。因為到了節期，他們可以加入家庭和村中的宴樂，尤其是新年慶祝的長時期，是中國人惟一的長假期。中國人沒有耶穌誕節，沒有星期日，又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做生日，無怪他後來在十三歲的時候，到火奴魯魯去，很興奮地加入那洋人更大的遊戲生活，這本書下面有一章講着這事的。

他在幼年讀書的時候，沒有星期日，每天另外還要做些工作，在空曠的戶外，和一個有益的環境之中。孫氏和著者因為講及

他在藍谷中的幼年時代，整個兒費了一天。真的，這是很高興的一天，和那許多別的日子大不相同了。在那些日子裏，我們見面的時候總是講論那些失望，苦痛，和大冒險的悲劇，種種事情。

著者對於中山最初十三年的生活，所感的印象（這十三年都是費在翠亨村廟二英里的半徑中的，）是他幼年雖須力作，但却是很快樂。他告訴著者說，雖然他在翠亨村，天天做那呆板的例行功課，在這幼年時代，也常覺得有新奇的事情。在我們倆講到他幼年時代翠亨村陳舊的家宅時，的確著者覺得他的臉上，忽然現出深思的神氣，並且在這深思的神氣中，好像告訴著者道，『我不要做一個領袖，那革命生活中種種的危險，不是我所喜歡的，我不要做那大政治革命的工具，並且不要負那因革命而流血的責任，我要快樂和知足，只要像翠亨村幼年時代這樣就夠了，但是責』

任的命令，不准我實現這種意想。」

著者很注意中山的幼年時代，因此很詳細地講論他的食品，居處，衣服，這些中山還記得很清楚。他的食品就是農場粗陋的產物，但是很有益，很新鮮的。每人各有一張床。南方天氣很暖，雖然不必多穿衣服，但是常常更換的。中山因為尊重自己，每天到廟中學校裏去的時候，很有禮貌的穿了一雙毡底鞋纜去。

著者因為中國人有的用一種使人驚奇的磚枕，所以問他道：「博士，你小時候用什麼枕頭枕着睡覺的？」

他笑道：『我歡喜用裝豆的枕頭，因為這種枕頭，既不像那套硬布的磚枕那麼生硬，又不像那裝茶葉的枕頭那麼柔軟，我那時雖是一個小孩，却知道採用一種舒適的中和之道。』我們倆便笑起來，我又申說道：『現在我可以知道爲什麼西太后要懸賞全

球，買你的頭了；因爲你並不用中和之道對待滿洲人。」說到這裏，我們倆笑得更利害了。

我又問道：「你們每天什麼時候，從田裏回來吃飯？」

他答道：「天才亮，我們大家起身，那些要到田裏工作的人，便要吃些充足力氣的食物。但是其餘的人，每天只吃兩餐規定的廣東飯，一餐大約在早晨九點鐘，還有一餐差不多在下午四點鐘，不過這也是隨各人家便的。」

著者又接着問道：「翠亨地方可有什麼能發揚志氣的事情嗎？」

他說：「我的母親是很好的；我的父親也是很好的；家庭中雖是守舊一些，但却是古樸可風，另有一種美德存在着，我因爲要博他們重視，所以一心上進。所說的那種美德，是保守的，並

不是進取的，不過却是很適合於人生道德的。我的母親希望我能得家庭中的信仰，和全村人的敬禮，使我自己得以身心愉快。」

中山說到他『母親』時候的聲音這樣柔和，著者可以知道他又深思早年時候的快樂和告訴他『一死了終生』的母親。（請讀下文。）

中山的母親雖也免不了中國古代遺傳的迷信，但是伊的有力的心靈，依舊能使中山發達。著者可以下一句斷語，中山倘使沒有這個賢母，就是他有領袖的天才，也決不能引伸他的同情心到中國民衆，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的。

世界上決沒有比真理還大的宗教，也沒有比賢母更大的感導力。

第七章 中山和三字經

幾世紀來中國學童個個在村塾中蒙師教鞭鞭笞之下，面壁高聲背誦三字經。他們是不懂書中的意義的。這種字句都是含有哲理的難題，就是通人學者也要先費一番討論攷慮才斷定真正的意義。但是那時候以爲這是惟一的求學方法，可以教學生孝，悌，忠，信，仁，義，恭，儉，此外還有什麼能夠讀的呢？

這種教授法差不多沿用下來千餘年了，中國的學者都用這種奧妙的方法像唱歌一般朗朗背誦去叩智慧之門。他們以爲這是合法的，所以個個中國學童都強記三字經這一本書。學生也不分開班次。也不去定教授的標準。每一個學童自成一班。

中山一個月中天天到村廟學塾裏去同別的學童高聲朗誦三字

經，不斷地在抄簿上一頁頁的寫缺少興味的字句。

中山幼稚的頭腦覺悟到這種教授法的不合理，於是站了好久，起來反對道：

『我一些不懂，儘是這樣唱是沒有意思的。我讀他做什麼？』
教師驚駭地站起，取了一根戒尺，在手中掂量。於是他的手臂放下來，因為他正在思索，中山是全校中最善於背誦的，打他似乎不能使別人心服，而且中山的父親是村中的長者，恐怕也不能如別人一樣對待他。於是教師揮他的戒尺，可怕地喊道：

『什麼！你反叛經訓嗎？』

『不是，我並不反對經訓。但是我一些不懂書中的意義，爲什麼要天天這樣無意識地念呢？』

『這就是大不敬，就是反對先聖賢之教。』教師可怕地說。

『但是我到學堂裏來是要先生教我讀的，而我竟不明白我所讀的。』抗命的少年回答說。

教師不勝震驚。中山比較別的學童有進步，所以他應當有求先聖賢學問的機會。

『可否請先生啓發我知道我所讀的書中的意義？』這少年學生又說。

教師的心軟下來了。是的，這是例外的事情。這個學童又對教師解說世上不論什麼事情都有理由的；所以爲什麼這種文字沒有意義呢。

教師無言可答；但是中山的這種反動竟使他深入經書的意義中間，這種求學的方法造成他通儒的基礎，沒有這樣他還不能做人民的領袖呢。

不論什麼時候他勤勤懇懇地在經書上做工夫，他下面這個思想在教室中誦聲裏面迴應出來。

『就是這個經書裏面一定也有道理的。我總有一天要尋求出來。』

我們在世界改造家的傳記裏面找不出第二個像這個中國改造家幼時一樣的孤立無助。

別的領袖就是在幼年時，也總有一些事物可以在年青時形成將來的進程。中山，在喧鬧粗野的藍谷裏的第一個學生，沒有一件事物可以做將來的指導。種種事物都是往後退步，沒有一件向前進化的。種種都在後面像黑夜一樣。教師指示的古人的教訓像昏暗的星光一樣使他格外黑暗了。

雖是如此，中山仗着他個人天才的感悟，竟也能從蒙昧陳腐

的環境，像黯淡的山光，清幽的澗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廬，這裏邊衝出一線光明來。恐怕這個極暗的境地中只有他一個人能相信自己，所以後來仗了他個人的天才把這一線光明發揚光大。從紫色的犁頭山下來，崎嶇的山路引出藍谷快樂的田野，在南粵的長夏裏曬得火灼灼地；雖是他家庭所在的地方是很美麗，這個孤立無助的孩子依舊承認那裏是遮蔽在黑暗的厚幕下面，沒有一個人有勇氣衝出來。

他沒有益友，沒有良師，也沒有親族戚黨可以供質疑問難之資，但是藍谷裏樂觀的孩子用他自己理想的光明尋求正確的人生，當他在雜亂的經書裏邊做工夫的時候，他自己安慰自己道：『一定有別的真理，可以在藍谷之外尋求到的。我總有一天要出去尋求這個真理，於是就可以不再悶在黑暗中了。』

第八章 水盜的故事

中山在村廟學堂裏面壁攻書，很是自在，於是得抽暇從事於先聖賢教訓以外的思想。

因爲在滿清的時候，人民教授政治學是犯禁的，所以他沒有知道政治的機會。有少數的人犯了禁令，有口也難分辨，他們的頭就在滿清的法場上被砍落地了。無論如何滿人使用鋒利而重大的砍頭刀是很容易而巧妙。這種刀子就是滿人醫治各種政治病症的萬應藥。滿人靠刀子得了中國，除了使用刀子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事呢？

因爲翠亨的人除了看見滿清兵士用刀鎗威嚇良民之外，不知道政治是什麼事情，所以中山幼時沒有知道良好政治的機會。他

見他的父親處理家事井井有條，他銳敏的天才就使他相信這樣一個大家庭，各人互尊各人的權利，接受家長治家的規則，可以自治，那麼，在許多像這樣的家庭之間，有了一個政府，只要各家互尊各家的權利，對於別家各盡其義務，亦能夠治理得井井有條。

直到他第一次離開中國，除了自己觀察之外，沒有別的來源可以使他知道政治問題。西洋的學童第一件要學的功課就是近代偉人的姓名。但是在中山的時候沒有這種功課的。他所學的只有孔子孟子的學說，但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因為全村中沒有一個人明白真確的歷史，所以沒有人教他。雖有人講述長髮叛徒的故事，但是很含糊的。所以中山只有從家庭政府與滿清統治兩相比較，使他的獨立思想進步。

後來水盜的事情就做中山的實物教課。

一天他正在村塾裏念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喊殺聲伴着攻牆器擊牆碎石聲，震動翠亨全村。這是水盜對於一個由美國回來
的僑商住宅的攻擊。他建築他的牆門這樣堅固，自以為強盜攻擊
不進來的。但是水盜用了厲害的攻牆器把牆頭攻了一個大洞，於
是搶到了主人保藏好的巨大財產。

廣東的水盜在水盜中恐怕要算最殘忍最靈敏的。西班牙領土
南美洲大陸的水盜本是很凶猛的，但是同廣東水盜比較起來，就
像羅濱漢（西洋俠盜名）一樣仁慈和靄了。他們各人的頭，是官
廳所欲懸賞以購買的；他們犯了窮兇極惡殺人劫掠的事情，回數
已很多，論理他們的頭早應被殺了。

但是這班水盜這一會攻擊一個有錢的僑商，竟很不容易地成
功了。而且這個僑商自信他的牆頭很堅固，可以抵禦猛烈的攻擊

；所以他在裏面大胆喝罵水盜，看他們攻打。

但是可惜！他竟沒有想到水盜攻牆器的厲害，是用極巨極重的木頭做的，用一根大索挂起前推後送，他們一些不放鬆地猛撞。

砰礮！砰礮！攻牆器前後推撞，巨聲回響到村中街市上面，使藍谷市民驚駭失色。震恐的母親亂拽嚇壞的孩子東西藏匿。全學堂驚皇失措，教師學生四散亂找隱身之處。

但是他們逃避的時候，恰有一個垂辮學童勇敢地立着不動，一步步往前走去，毫不遲疑地到水盜搶劫的地方去。

這個年輕人的臉上沒有一些驚慌之色，他看好他們攻擊，他們毫不注意他。

砰礮！砰礮！木片石片像雨點般落到這個勇敢的小孩垂髮辮

的頭上。攻牆器逐漸攻進牆頭中間越打越深，打鬆水泥牆基中樑柱時候，聽得裏面人驚呼的聲音。後來牆頭被最後的猛烈攻擊，一塊塊粉碎下來。那穿藍色南京布衫的小孩依舊立着不動，不怕水盜的兇猛，不怕紛飛的木片，也不怕雨點般的碎石。

砰！碰！拍拉！牆門倒在地上了，水盜握着刀，衝過了幼小而大胆的孩童，過去找尋財物和被搶的人。人都開後門逃去了，水盜憤得大喊大叫一番。後來他們找到了幾隻寶藏的箱子，裝着許多金子，於是怒聲立變爲歡呼聲。

水盜歡笑而出。他們很高興。他們的工作得了很大的報酬，不再想殺人了。他們搶到的東西很富足，已經蓋過了邪惡的戰浪。他們負了很重的東西下船的時候，掠過那幼童的身旁，那幼童臉上起了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好像大罵暴行的不是。水盜開

船走了。過了一會一個面現土色亂髮蓬鬆的人見了顏垣殘瓦很失望地喊道：

『我完結了！水盜把我所有的都搶去了。許多年來我冒了生命的危險，在洋人的地方做苦工積聚了許多金錢爲我家族和鄉村的利益的，現在都被強盜搶去了。我倘使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邊有真實的首領，有法律的保護；而此地在中國只有禁令而沒有保護的。』這個幼小的旁觀者，就是自己預定將來要做一個反對惡勢力的良善的領袖者，自己思索道：

『爲什麼中國沒有洋人這樣的法律？爲什麼這個僑商，冒了生命的危險掙到誠實的金錢，洋人允許他帶回來的，在中國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直到這個悲劇發生之後，村中長者的見解總以爲這是不能避

免的禍害像蝗蟲水旱一樣。他們以為，『翠亨接近金星港，所以水盜自然要上來搶掠的。從來翠亨是被劫掠的，爲什麼現在不被劫掠呢？盜劫是像疾疫饑荒一樣不能免過的。免掉盜劫的法子祇有把錢財藏起來使他們找不到。照叫化子在門口要錢的時候喊的「請你們給我一個錢，因爲倘使你多給了強盜就要來搶我的」。』

照村中長者的哲理，定下一個良規。倘使你有一點點錢強盜不要搶你的；倘使你有得多了，你就要想法愚弄強盜使他們知道你只有一點點。這是一種很希奇的哲理。但是在滿清的時候是適用的。

雖是如此，這個勇敢的穿藍色衣服的小孩子從破損的家宅裏回到學堂時，心裏有了一種感覺，就是洋人那裏有懲治水盜的權力。他於是比以前更加堅決要到外國去看看洋人的方法。

第九章 官吏和二個有錢的弟兄

翠亨鎮上有三個弟兄，他們本是窮的，但是後來富了。他們致富之由，是從勤儉堅忍得來的。中國富人的錢是有限的，對於窮人沒有多大影響，所以中國窮人並不像西方一樣要妬忌富人的。而且這幾個弟兄是很誠實的；爲什麼他們不應當享福呢？孫家對於他們也是很尊重的；因爲孫家將來也許有一人致富，到那時當然亦有人照樣致敬的。所以這三個有錢的弟兄和他們家屬仍舊同孫家的人很是親熱，財產並不成他們的障礙物。中山常常到他們的園子裏去遊戲。他因爲他的父親說他們的錢財得來很正當，所以對他們很是尊重。幼年的中山很喜歡這個花園。著者曾經說過他喜歡鳥兒，他要一只能叫的鳥。他又愛好自然，所以這個花

園對於他是一件快樂的事。而且他們和中山的父親很親熱，所以中山在裏頭玩耍更加有興味。

後來有一天中山在園子玩耍的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吵鬧，塵沙起處有數十名滿清兵士，攜帶鎗刀，同着許多衙役，還有強盜一樣的官吏，一齊搶到三兄弟的家裏和園裏來了。

他們包圍了三兄弟的家宅，把三兄弟拖出來，上了腳鐐手銬，押去受刑，而幾個官吏竟留在那裏佔據了他們的財產和家宅。後來知道三兄弟中的一個竟被照水盜一樣在廣州的法場上斬決了，還有兩個呢，呻吟憔悴於獄中。雖然訊問了好幾次，翠亨的人沒有一個能知道他們究竟犯的什麼罪。全翠亨的人對於這樁暴行都是非常忿恨，都知這暴行的目的就是掠奪三人的財產。但是村人不過私下憤恨，不敢公然地說。

但是村中有一個幼年的學童已經決意無論如何要反抗這不公平的事情。他仗了一鼓勇氣，挺身而出，心中毫無畏懼，走進三兄弟的園子。呀，怎麼樣變動了！噴水泉和石像已粉碎了；花樹都毀壞了；隨便什麼東西都是破壞的破壞，偷去的偷去，沒有人管了。中山跨過一道破牆，眼看景物是這樣頹敗變化了，一個滿清官吏佩着刀，走出來。幼小的中山立在場上。

滿清官吏問道：「你來這裏幹嗎？」

中山答道「我到三兄弟的花園裏來。這是他們的園子。他們是我們家族裏的朋友。我來賞玩他們的園子。」

這個官吏聽了這幾句話，大怒道「你說的什麼話？」

中山又答道：「我說我到這裏來賞玩我的朋友，就是三兄弟的花園。他們常常對待我很好的，這是他們的花園，他們也當

然可以賞玩的。你們爲什麼把他們捉去？爲什麼把他們上鐐加銬？爲什麼殺了一個弟兄？爲什麼把他們關在獄中？

這官吏因爲中山敢於這樣抗議，勃然大怒道：『好！我要教導你怎麼樣賞玩你朋友的花園！』這官吏說了這句話，就很兇猛地拿刀子來刺中山。中山見他有武器，自己要吃虧，急向園外逃去，回到家中，因爲他敢於對處置三兄弟不公平的事情提出抗議，心中很是高興。

第十章 白契

完稅這樁事情，就是在西方很發展的國家，社會亦未必十分喜歡。但是著者想事實上中國人對於完稅的事比西方少怨恨些，因為在中國完稅是一樁家事，并且是家庭生活中最後的一事。但是中國人完稅也有一樁苦痛的事，就是白契完稅。

孫家的白契是在從前遷到翠亨的時候就得到的。他們從前得了數千畝的田地，後來因為急需，賣掉了一部份。這幾次所賣的，都是照中國習慣，用白契轉讓的，因為若是要官吏在白契上蓋印，將白契改為紅契，要費很多的錢，所以讓與者不過給一張正式合同與受主，當一張來註冊的地契。這種辦法使受主得了田地，而地冊上的主人名義依舊是讓與者的。所以孫家雖然賣掉了許

多田地，在地冊上仍爲地主，繼續負付稅之責。因此收稅員每年到孫家來，向家長收取一大部份的地稅。這收稅員自然知道孫家已不是這些田地的主人，知道孫家再要去向那些持有白契的人家經過困難才能收回這些地稅。

每年這種稅使孫家加倍困難。因爲要保全顏面和保全白契，他們不得不跑去找尋真正的地主們，向他們收了稅，然後一起交給收稅員（若是他們能夠收到）。但是無論如何，孫家要付原有地產的全部稅。

因爲地產已經換了好幾個受主，所以實在很難維持原有的區域。但是無論怎麼樣困難，孫家的族長必須付這個稅的。

那時孫家族長死了，中山的父親要擔負這種煩惱，就更加糟了。老孫先生沒有預先見到難堪的賦稅的責任。這個田產過戶到

孫家後已經幾代了。界石也更換了，原有的界石不是失掉就是埋在地下了；那收稅員到孫家的時候因爲地產這樣的紊亂，所以很難於地主間有滿意的整頓。因爲原來的地冊上仍舊在孫氏名義下面，而各地因進步狀況種種不同，價值現在也變得不同了，地產一事要整頓得公正，很費時日，很是困難。

所以孫家負了這個責任，真是困苦，就是幼年的中山也感覺困苦的影響。這是如同被訟事牽累一樣，全家人的心裏都覺得非常憂慮。除了納賄與收稅員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惟一的永久補救的辦法就是登記，另換新契，這是要費一筆極大款項的。孫家有了這樣大的一樁難事，在這位改造家心裏留了一個永久的印象。

中山曾經對著者說：「我一遍一遍問我自己，爲什麼那些官

吏對於紅契要這樣勒索重費而使人家用這種白契的權宜方法呢？爲什麼這般官吏不依經書上合於道德的辦法做呢？爲什麼所謂天子的容許這樣不公平的法律使百姓設許多詭計逃過官吏更加的苛稅呢？而且我一遍一遍自行打量道，「一定有補救的方法反對官吏的罪惡的。」

最後這個幼小的學童鼓起他的勇氣問村中的一個長者這種不公平有沒有補救的方法。這個長者搖首道：

「沒有的，文，沒有補救的方法；因爲這是天子的規例。」

第十一章 幼年的搜求真理者

這改造家告訴著者在翠亨的幼年生活裏面最感失望的事情就是缺乏有教育價值的智識泉源。他的腦筋裏常常自己起許多他所自己回答不出來的疑問。村裏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他所不能解決的難題。他繼續不斷聽見古聖賢的學說，但是不能知道爲什麼這種學說是高尚。

自從三兄弟的悲劇演了之後，他很注意到權力的意義。誰把打人鎖人的權力給殘暴的官吏的？是不是因爲官吏是強有力而帶武器，還是另外有別人有比較他所給的暴力更大的力量？誰是發令斬決三兄弟中的一個和囚其餘兩個在牢獄的人？

後來著者問他道：『那時他們說到關於北京的事情嗎？』

中山說：『直到我十三歲離開中國到火奴魯魯的時候，我記得沒有聽見說北京是皇帝權力的中心，不過知道翠亨村是與香山有關的，香山是我們翠亨的縣城。在他的周圍，那許多村人們的溫和無變的生活，在政治和社會中的行動很是整齊，好像永久依着軌道一樣。因為翠亨和香山周圍別的村子，都以爲凡與法律秩序有關的事情，香山是權力最後的地方，所以他們以爲北京是同一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

著者又問他道：『翠亨的村民管不管給與香山管理官吏的權力的地方？』

『翠亨的村民這樣厭惡權威所以他們同香山官吏覺得越少交涉越好，所以自然不敢問到比香山以外的權力了。翠亨村中的長者教村民對於香山的稅收快些交付，因為他們看納稅像納賄與水

盜一樣，付了稅，就可沒事了。」

著者從孫氏的說話中，揣知那時他的父親若不顧慮到危險，他要注意治理他的權力了。中山的父親雖是一個農夫，但也知道過於注意政治是很危險的。太平軍的事實仍舊在他腦筋裏，因為『長髮賊』已經為熱心政治而大遭失敗并且失掉了他們的頭，所以他和大多數的人都相信關於權威的事情是應當渾渾噩噩不識不知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從他早年的迴憶牢記在心裏的，就是中國的操權者並不是中國人，是外國人。這一句話使中山受了很深的印象了。

『中國人的操權者不是中國人嗎？爲什麼呢？』

中山相信他的母親可以告訴他的。他的母親也竭力幫助他使

他知道真理，但是可惜，伊是一個中國女子，有什麼能力呢？

他的母親既不能給他政治上的智識，他以為伊可以幫助他知道別的問題。

中國人常常用一萬年表示極長的時間。他有一天問他的母親道：

『一萬年是怎麼樣長久？』

他的母親答道：『這是極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又有一次他問她道：『青天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這是像一隻飯碗合了轉來。』

他又問道：『但是有沒有別的碗合在這第一隻碗之上呢？』

老母不能回答。

他幼時又早有人生不朽的思想，所以問他的母親說：

『人死了怎麼樣？』

他的母親黯然說，『種種事情都完了，死完結了一切，文。』
幼小的搜求真理者肯定地說：『但是我死之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他的母親沒有使他滿意的答覆。她只能把愛給他。

著者並不煩擾這改造家教他想起他家庭中拜祖先的詳細事情。但是他告訴著者在孩童的時候早已發見崇拜祖先有很對的理由，是很可嘉尚的舉動。服從父母是很對的，因為他們是教養孩子的，敬禮他們同時也要敬禮近代的父母。

第十一章 中山對於改造的第一次努力

這是很難明白的，中山怎麼樣單靠他的天性，環境沒有一些可以幫助他的，竟能覺悟在他四周有許多事情是不對的。並不像別人一樣，他有天賦的本能，教他知道中國舊俗並不都是好的。

纏足那時候在中國人看來是良好的風俗，因為這事情可以表明一家服從衆人的風俗，得以維持他們的體面，所以不論那一家對於這事都是熱誠奉行。受苦的女兒耐許多年的痛苦，因為小腳可以做一個高貴的標記，所以都願意忍受。纏足的事情，最初大約起於皇室，那時候受苦的女子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將兩足施用鴉片，不但纏時可以減少痛苦，而且可以保持原形。許多女子因

爲纏腳毀傷了肢體，終身成爲廢人。有的受血毒而死。著者記得曾見一個青年丐婦，常常膝行於上海崑山花園一帶，伊因纏足，爛去了一足，但是伊在膝行求乞的時候，還常常高舉伊所存的小腳，以表示伊現在雖是困難，但從前亦是一個高等女子。

有時候那替女孩子纏足的人若是一個專家，那麼將來這女子長大了，伊的腳還是很小，像嬰兒一樣的，但是伊在行路的時候，亦不會因腳小，完全減少了伊的美麗，因爲伊每走一步，有一點兒搖擺，倒使伊現出一種秀美的態度來，在中國人眼光看起來，要算非常美麗的。確實這小腳的女子也自信在步行時有這種特異的搖動，大可增加伊的美麗。

纏足之事，實乃違背生理，不但殘害肢體，或者還要傷及生命。纏腳的布染了膿水也不大更換，直到後來，腳帶紛亂不堪，

足部受害匪淺，好像獸蹄一樣，使得被殘者終身成了跛足。就是那受害較輕的，纏後結果，不但腳形變壞，並且腳踝足趾都受傷害。足趾屈在腳下，行路時非常痛苦。

孫家完全是中國式的，相信種種中國風俗，包括纏足。中山的母親曾經受過纏足的痛苦，沒有什麼危險，還算僥倖，從照片上看出來，伊的腳纏得這樣小，年紀高了，不得不用一根竹杖支撐着走路。更從照片上把伊臉上的形跡細細看來，好像從前纏足的時候受過一番痛苦的。

孫家的人對於纏足的風俗心裏當然以為有些野蠻，但因爲這是中國積習，所以認爲好的；於是中山的姊姊自然也免不了這個痛苦了。伊忍受着纏得很緊像鐵一樣的足帶所加於他的痛苦。伊足部血液流通受了阻礙，一夜一夜地轉輾反側，呻吟着，竭力忍

受，很堅忍地等候天明，盼望可得些治療，把伊的痛苦減少些。但是到了天明，伊的全體已疲乏不堪，而悲痛又要開始了。

後來中山對於此事不能再忍下去了。他愛他的姊姊同愛家中別人一樣。他勇敢地走到他母親那裏說：

『母親呵，這個痛苦對於伊太厲害了！請不要再纏伊的腳罷。』

這是中山對於改造的第一次努力。他的母親憂愁地搖伊的頭。著者推測伊聽了中山的話，不免有些驚駭，好像是中山不要他姊姊有美麗的小腳。

『文呀，倘使你姊姊現在不忍受痛苦，伊的腳怎麼能夠成金蓮呢？總之這種痛苦不會十分長久的。你的姊姊調理得很好。伊的經過很好。倘使我們違背了這個中國的風俗，不替你姊姊纏足』

，伊長大的時候就要嗔怪我們的。

中山很熱心地聽他母親講述的話。他又復抗議說，中國女子把兩足毀傷實在是毫無理由的。於是他母親提出客家不纏足的事情來做有力的辯駁。客家是住在廣東的外來的人種。中國人並不把客家同等看待。

但是這些話不能解決這個辯論。後來他母親因為既愛伊的兒子，又憐伊的女兒，不肯再替伊纏足了，於是在村中請了一個女專家，不顧中山繼續不斷的抗議，依舊把伊足纏小了。

中山後來用了政治上的勢力，廢除這種風俗，現在這風俗僥倖已經過去了。

中山初次改造工作就是開始在「請不要替姊妹纏足罷」這一句話，描寫這位大改造家早年的品性，是很重要的。

第十三章 桎梏中的人們

中山漸漸長大起來，屢屢搜求真理，驚動了翠亨的父老。中山反對他姊姊纏足的事情，他們已經聽見了。倘使他的改造祇限於家庭，那還沒有什麼妨礙；但是要擾及鄉村父老的昏睡，是他們所不許的。後來中山不但抗議家庭中的種種迷信和愚昧，就是在村中父老面前，也是一樣地發言，使這些老先生們驚駭不已。

翠亨村中有三家蓄奴的。這種奴隸是由他們父母那裏買來的。這種風俗現在中國還是盛行，這個有些像英國從前立了契約把子女給人家服役一樣，不過還要凶得多哩。做奴隸的女孩子們嫁了之後才可得到自由。若是奴隸們有了過失，主人有公然鞭打他的權力。

中山對於這種制度激烈反對。這種制度是違背經訓的。沒有人有奴隸別人的權力。豈有小孩子生下來就應當受束縛的嗎？父母有什麼權利去束縛他們的子女？這種束縛是經訓所不許的。假定家族裏面祇有嗣續權；一個人有什麼權力去教別人盡沒有報酬的義務呢？不是願意的壓制在別人下面有什麼效用呢？

中山宣傳反對這個奴隸制度的時候，還說就是村中的父老也是奴隸，就是在不公的政府權力之下做奴隸。

中山雖是這樣大胆宣傳着，因為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替代這種荒唐的風俗，他承認自己是在危險的狀態之下。滿清果然是腐敗的，但是倘使把他推倒之後，有什麼可以替代他呢？他可以宣傳改造，但是他不能提出改造的方法，因為他完全不知道開明的國家是怎麼樣的。他從來沒有同洋人講過話，也不知道洋人的國家

的事情。的確他對於改造的事情上沒有想到洋人。他天天同翠亨的政治小團體接觸，承認改造的方法是必須由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因為滿清政治是壞的，中國人必須尋求較好的方法管理人民的事情。

後來他看起來覺得管理人民的政治實在太少；滿清政府並不顧到人民的幸福，不過用他的權力榨取中國人的金錢，不給一些報酬；滿清政府的權力很軟弱，很腐敗，很凶惡，斷沒有改革的希望；因為他們沒有什麼給人民，所以不得不從人民死守着的荒唐風俗中找出些秩序來。

中山就是在幼年的時候，覺得中國人民死守着賣兒，溺兒，娶妾，拜偶像，纏足，和別的種種不合理的舊俗，實在不足深責。中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為這種風俗所束縛，而沒有

一個領袖能夠引導他們脫離這種風俗的範圍。幼稚的中山從沒有夢想到自己要做一个領袖。他自己不過想找一個可以引導他的領袖；那裏知道他找一個領袖，自己就成了領袖了。

在藍谷裏面，既沒有同他爭競的領袖，也沒有指示他路徑的導師。後來他心理起了一種變化，對於種種不是，屢屢大胆抗議，村中的父老和家裏的人都起了極大的震驚。他有一次問道：

『爲什麼我們長被這種風俗所束縛？』

他們總回答說：『因爲這種事情向來如此的，所以是不差的。那天子是我們的首領，他做的這種事情都是合法的。』

因此中山開始怨恨天子了。

若是他找不到什麼領袖，他怎麼能找出真確的道路？唉！那時這個早年開通的哲學家竟想不出法兒去上那上進的道路。

第十四章 中國就是天下

人家以爲中山已經忘記了中國的教訓，只推測外國有較好的方法，實在並不如此。他幼年的心理對於個人和社會有幸福的中國計畫，牢牢守着，同時還要從他自己的反省中吸收新的力量。中國所有不都是壞的；許多是好的，很好的。

但是他知道要採取新的，至少要去掉些舊的；就是他在幼年時代早已知道要到中國以外去找較清明的生活的新利益，不得不把建築在幾千年蒙昧下面的中國舊思想去掉。但是這個較清明的生活到那裏去找呢？既沒有知道新的，爲什麼要去掉舊的？他聽見人家說中國是能自給的大世界。現在他知道這是不確的。中國並不是他嬰孩時代所知道的樣子。照了這個思想，他覺到要去求

新生命（現在已顯然必要了），必須要去掉對於窒塞不進的中國舊文化的自滿才好。

在中國學塾裏地理是不教的。滿清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就是對於本國也要糊塗。滿清教人民說天子統治中國而中國即是天下。所以天子就是統治天下。

中山本來沒有見過地圖，直到一個同學恰巧走過了山到遠處一個鎮上，回到翠亨來告訴中山說：

『那個牧師有一樣奇異的東西挂在廟裏壁上。這個東西告訴我們山呀水呀城呀這許多事情。他還告訴我們最安全的旅行的道路。他指出江河的源頭離開海有多少遠，這個城到那個城有多少路。』

中山問道，『他們叫這個奇異的東西做什麼？』

這個童子說道：『我不知道他們叫他什麼。』

中山立刻就渴想到那個鎮上看挂在壁上的奇異東西。但是可惜，他到底沒有實現這個渴想，直到他到了火奴魯魯才滿足他的好奇的慾望，看到一張地圖。

這個同學告訴他關於那地圖的話大大激發了他要研究奇異的歷史地理和政治的心思。倘使住在一個有地圖的鎮上是多麼有趣呵！

或者在外國的學校裏，有許多地圖和別的東西教人家道理并且還要拿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告訴人家。也許這種道理就是富裕安樂的原因，就是僑民到外洋去搜求的。或者外國人思想和做事都有道理；尤其重要的，他們的政府或者充滿智識高深的人們。或者那裏有更清明的生命。爲什麼翠亨小村常常懼怕水盜？爲什麼

中國人因官吏強奪而懼怕致富？爲什麼因政府勒索某種契稅，不能應付而使全家受無窮的困難？

這種種疑問自然這孩子自己腦筋裏不能解決。他智識開得很早，但是他腦力還沒有發達。他早年時已經漸漸知道他生長的故鄉並不就是世界。他以爲中國的不進步是暫時的。

那時中山的理想雖然變化，知道中國不是世界，但是覺得是他所愛的地方。他尤其愛翠亨村的人。爲了他們所以他要去尋求較清明的生命；現在他只有十三歲，已經知道『較清明的生命』是遠在金星港以外的地方。

但是『較清明的生命』的地方是這樣遠；他能不能到那個岸上呢？中國不就是世界，因爲實在，一定有什麼在中國以外的。

第十五章 大哥

現在我們要講到這位領袖的奇異時代了。因爲比他大十五歲的大哥已經排除了家庭中的阻力，到外國去了；並不到產金而多險的加利佛尼去，但到比加利佛尼近一半路程的地方，是幾個島組成的一個小國，住在那裏的棕色土人比白人還多。那裏有一個城，他們叫他做火奴魯魯。

從前中山家族中的一個死在加利佛尼，另外一個溺死在很大的海中，火奴魯魯沒有加利佛尼這樣遠，海也沒有那樣大。他的大哥已經去了，以後中山終究也可以隨着去的。

火奴魯魯這個字，起初中山以爲不過是一個名字罷了。到了那個時候，這個很親熱的字，在孫家看起來發生了一種新的意義

。這一種的意義別個名字所沒有的，這個意義就是希望的國家，一個更進步的國家。這是一個樂土，所以人們願冒險去的。那裏是比中國好些，否則中國人不高興遠離中國到那兒去的。

火奴魯魯就成了孫先生夢想的地方。那裏沒有海盜，貧民沒有重稅的負擔，沒有白契，富人沒有被劫的事情。這是一個安穩富裕的地方，所以相離雖遠，人們都願冒險去了。若是能夠去，真是好的很了。那金星港的海水，每在天明的時候，和曙光相映着，要看那旭日初升很是容易。爲什麼他的夢境不能實現呢？他的哥哥已去了，爲什麼他不能隨了去呢。自然他的父親很是明白，但是他的父親，從來沒有到過火奴魯魯。

大哥去了不到一年，他們就接到了他的消息。他很平安的到了火奴魯魯，並且很是順利，他的信裏講着那兒的美景，土地的

肥沃，食物的豐富，棕樹繞着的海濱，果園與葡萄園的衆多，的確是寶藏的羣島。當中山讀這信時，很覺得希奇，隨讀隨停。全家的人很是熱心的聽着，因爲那兒沒有中國的郵務，要遇了好久的時候，才可接到他的第二封信。兩封信的來往，全恃着僑民的往返，替他們攜帶和交付，這是那時候惟一通信的方法。孫家要差不多等候一年，才可以在金星港附近找到一個到火奴魯魯去的僑民，他允許把他們的回信帶給大哥，孫家找得了這麼一個僑民，真是高興，到底他們能夠覆大哥的信了。

這封信他們寫得很是當心，但是這位老孫先生，爲他的兒子的大志所激動，費了許多精神，把這封信寫的很好。他想到他的長子，在相離很遠而危險的地方，倒很是平安，覺得很是奇怪，他的家裏從死了兩個人以來，沒有遭着別的不幸，究竟是神佛的保

佑。

雖然是這樣，但是這位老孫先生還是不甚滿意。他說：『不遵守祖法，真是愚笨。若是一個人沒有得到村中的尊敬，那麼就是得到了一座金山有什麼利益呢？一個人遠離祖國就要失掉這一種的尊敬了。』

老孫先生在這種的環境裏，他的感情很容易變化。接到了海外的佳音，就覺得高興，想到離開了古俗，就覺得悲傷。忽然他的夢境好像更加真了，忽然好像更加容易了，但是對於大哥的歸家，很是疑慮。去是一樁事情，歸又是一樁事情，把船吹出去的風，未必攜帶他歸來的。

大哥在遠的火奴魯魯很是得意。他的天才雖不及他的幼弟，但是他們倆的堅毅忍耐和遵守禮法都是一樣。大哥在開始時就是

順利，他出去就到那浪花所及的海濱上去開墾，就是現在珠港所在光榮的地方。他用了兩只手一天一天的去耕種那蘆葦叢生的濕地，使他可以生產百倍的米穀。他在翠亨所學得排水耕田的工夫，到了那時很覺受用了。夏威夷天性良善的土人（火奴魯魯是夏威夷的首府）看了很覺得奇怪，因為有中國人耕種後，出產更加豐富，他們知道亦可以享受些利益了。大哥不但順利，並且因為他的順利，在他所住的地方，得到全社會的尊敬。

不單是大哥，並且和他一同工作的中國人，亦得到這種的尊敬。後來夏威夷的人民，請他們招呼別的中國人，去繼續那奇異的工作。並且要鼓勵中國人前往，特地聲明大凡中國人願到夏威夷的，當給每人百元。

在那個時候，中山正在翠亨一天一天的讀書，一天一天的在

田野間工作，以消磨他的幼年時代的歲月。

但是那時候，種種都比從前容易些了，他的心裏覺得將要到生活更加清明的地方去了。他既有了這種的思想，就覺得那古人暗澹的生活，亦起了一種清明的意義。

那時他對於古籍，不但明瞭，並且很是喜歡。他的教師對於他，亦不再加申飭了。他對於古籍的價值，亦不再有所非難了。他的心裏以爲有出洋的希望了，所以覺得種種學問都很容易，都很喜歡，中山就是在這幼年的時候，已經立了中國學問的基礎。這種學問，後來他在統率羣衆的時候，更是顯著。

中山在那時候，雖然不過是十二歲，已開始深究中國哲學的奧妙，好像在正午的時候，到井裏去，下去越深，上面蒼天的藍色，越是清明。後來他覺得若是要赴海外找尋那更加清明的生活

，他必須帶着學問去的，若是沒有學問帶去，作尋求高深學問的羅盤針，那麼不能得到學問的。

他學習越是勤懇，對於中國的古籍越是喜歡。後來在古學裏頭，發現了些更加清明的生活的東西。但這是那碧玉的不透明的深色，不是那流水的透明的美麗，像水晶一樣，河底下的石子，粒粒都能看得清楚。但是這種學問，已經領導了中國幾千年了。那時和大哥通信很不容易，不過一年一回，在下次覆書能達到大哥以前，村校中所能教授的古人的學問，他已經能學完了。他決意要成一學者，若是他能找到那更加清明的生活，他是要認識他的。他一心一意地研究中國的深奧的學問，好像把一枝槍插入中國學問的燦爛的深處，出來的時候，槍上滿染着古籍的光彩似的。他在翠亨村廟中的學校裏，深植了古人的哲理，後來在那更清

明的生活的奇異的河邊，生長起來，成了一株學問的大樹。

第十六章 大哥從火奴魯魯回來

流光如水，過了多年，孫家所渴望歸來的大哥，真的歸來了。孫家出洋的共有三人，只有大哥一人歸來。那時孫家的人都是高興得了不得，就是那兩位寡婦，亦承認他是從奇異的地方歸來了。家中設筵相慶，很是熱鬧。大哥出去的時候，是一個窮苦的農家子，歸來的時候已富了，不但富於金錢，並且富於做事的經驗。他有了這種經驗，所以已知道西方作事的方法了。大哥很想和人合股接管一只航海的大船，居然達了目的。他在這只船裏，把免費的中國僑民，帶到火奴魯魯去，從夏威夷王所給每人百元的津貼中得到他的酬報，這個數目使他在僑民的旅費中得一筆大的利益。

大哥把他在夏威夷島上所有產業告訴那些驚奇的聽衆，並且把那黃金似的奇怪的沙灘，色似靛青的海水，海濱澎湃的大浪，永流不絕水晶似的泉水，凸入溫暖海水中的紫山，遮護着那些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的山谷，種種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又把他自己在珠港附近開墾海濱濕地成績很好的事情告訴他們，又預言大凡擔負此種工作者將來的富裕。他說那裏出產非常的多，所以那些皮色似紫銅的土人，很喜歡作游泳等玩意兒，不必力作，明天的食物可以無須顧慮。他又告訴說香的花，叫的鳥，山谷中滿了棕樹，香櫛樹，波蘿蜜種種的樹林，他們聽了很高興。

那時中山很熱烈的想要隨着大哥回到有魔力的地方去，這是沒有什麼奇怪。不過他能去不能去，沒有一定，所以他的心中，很是憂急。

大哥回到翠亨不久，就預備要回到火奴魯魯去經營他的事情了。他在翠亨村外設了一個移民事務分所，把在中國所招的共事者留在那兒處理移民的事情。

中山懇求他的父母准許同他的哥哥同去，他是很想和他一塊兒去的。但是他的父母很嚴厲地一定不准他去，他們的意思，以爲有一個兒子去冒險已經夠了。

他的父親勸他道：「文呀，吾有兩個弟弟死在那兒，你忘了麼？」是的，一個人去冒險已夠了。或者那些神道對於下次的航行未必這麼慈祥了。那北帝神道（村中主要的神象，中山幼時讀書地方，就是北帝廟）因爲他的兩個弟弟去了不能回來，已失掉了兩個崇拜者。他一定要中山住在家裏。

這位長兄乘風破浪的去了，聽中山在留這毫無興味的翠亨村

中，覺得非常的失望。光陰荏苒，後來大哥的共事者，得到了一只英國輪船叫做『格蘭諾去』，這是合股處理的，於是後來把那僑民遊隊招聚了。這格蘭諾去將要離澳門的港口去了，中山又復重提要乘這船到外國去。他說他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經十四歲了，爲什麼他不應該出去覓機緣呢？他在途中有朋友同行，在火奴魯魯還有哥哥的照顧。凡村校中所能教他的，他已統統學了，還有別的學校，別的工作在海外正在等着他咧。他對於他的父母懇求了好久，用了許多心計，說了許多話，到底得到了他們的允許，真是快樂，到底他的機會來了。

到底除了翠亨村和犁頭山以外，他將要知道世界及別的東西了。是的，金星港以外的世界，他都可以知道了。那個新的地方是有法律的，有秩序的，並且富裕的；不但如此，並且那裏是沒

有水盜，沒有殘酷的官吏，又沒有白契的。

他的機會到底是來了，他沒有神道可以感謝，他感恩祈禱的只有他的父母，因為他已經恨那北帝像恨天子一樣了。但是他在最後作別的時候，的確覺得有一種神力，比中國的古學家所知道的還要偉大，已到了他的生命當中，使他有一個機會到外國去，在僑民中表示他的價值。

第十七章 鐵船梁的教訓

一八七九年中山是十四歲了，他由水道從翠亨村直接到澳門去，他的哥哥的共事者，已在那裏僱定了一只約二千噸的英國的鐵汽船，叫做格蘭諾去的，預備載運中國僑民，到火奴魯魯去了。這是中山離家的第一次。他向來對於西方的生活不大知道，像和他同年的別的中國小孩一樣。除了從經典中得到些中國皇帝和哲學家很含糊的記載外，他沒有讀過歷史。至於算術，他很能夠應用算盤，很是巧妙，但是自然他沒有心算的觀念。他的算術的觀念，純粹是屬於算盤的，並且是很粗淺的。講到地理，他是完全一點兒都不知道的，甚至一張地圖都沒有見過，雖然他的一個同學曾經告訴他，說在一所遠的村廟裏掛有一幅地圖，這事本書

中已說過，他的確沒有見過。但是他的象形字很有進步，雖然在這幼年的時候，已能表現作中國文的才能，並且預示後來可成很優美的文體，以表現他的高深的中國學問。他所讀過的不過是經訓。他完全沒有受過宗教的訓練，因為翠亨村沒有傳教師，所以他從沒有聽見過基督和基督徒。

但是他的教育雖然是不足，因了他的反省，已得到了只有那天才家的心裏所能發展的一種學問。最要的他已有一種很清楚的道德觀念，他在經典中，曾經讀過以下的文句：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這些文句在平常的十三齡孩童看起來，本來沒有多大影響，但是在中山到澳門的時候，這輝煌的城中，有賭室，鴉片館，花

船，妓女，等等的引誘，他知道這些都是錯的，不是因為這是和宗教的教育相背，所以是錯，（因為他沒有受宗教的教育）但是因為犯了這些事情，其結果要使人失望的，並且有害家中的別人。這些不正當的浮華，大違背中山先生的天性，所以雖然年幼，亦不願深詢，他甚至不願登陸。

著者問他道：「你上了船使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他靠着他的椅子，深深的想了一回，說道：「感觸很是利害，但是使我比較機器和汽鍋的奇異更加重視的，不過是船上的一個鐵梁。這是貫連着船的兩邊，使他更加堅固。我看起來，這是一樁很重大的事情。吾記得那時吾想這麼重的一個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他裝配好，忽的想到那已發明這個大鐵梁的天才，又發明了應用他一個機械的用法。外國人所做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吾立刻

覺得中國總有不對的地方了。外國人既能製造這些堅實金屬的大梁，並且又能把他裝配好，這豈不是他們在別方面，優於中國人的證據麼？」

是的，這是一個教訓。這個鐵梁對於中山，好像是一回很動聽的講說經法。那時他雖年幼，很喜歡尋求真理，就是那船上的幾個平常的梁，亦不能避掉他的注意。他在鐵梁中發見了他的教訓，正像沙翁文集中那個被放逐的公爵，在頑石流水中，發見他的教訓一樣。

中山是因爲反對外國人，常常爲人所非難（實在是講公理，並不是反對。）他在那幼年的時候，已有同樣的品性和衝動了。若是中山上那船的時候，有了像那許多中國人的反對外人的敵意，那麼他決不會在鐵梁中發見他的教訓。在那時他的胸襟已很偉

大，所以他肯把中國和外國做一個比較，這可以表示他的大量和容受力。真可以注意的。他以為這鐵梁就是新世界的標記，正像那水盜的攻牆具，是舊世界的標記一樣。

第十八章 從海葬所得的教訓

我們的良心，總包含着幾分宗教的背景。但是這位十三歲的幼童在這危險的航行時候，他不但不認識上帝，並且沒有受過宗教的教育。他的賢母已經把『萬事隨死而亡』的話教了他。但是他還是有一個良心和一種背景，這種背景，比許多受過宗教教育者，更加深些，色彩亦還要濃厚些。

這個良心的本身，從什麼形成的呢？不是從廟中學校迂腐的教師那裏，所學單純的文學觀念和哲學的大意中形成的麼？不是從學校裏所學中文的最難組織中形成的麼？不是，不是從這些東西中來的，但是是從他自己理性中天然的邏輯中來的。

格蘭諾去是一只英國船，水手都是英國人。途中死了一個水

手，在他的屍體剛冷的時候，已經把他縫在一隻粗的帆布袋裏，放在甲板上，再把鐵塞在裏頭，以加增他的重量。那時中山還不知道英文，除了自己推想之外，不知道他們將怎麼樣處置這個屍體。

置有屍體的帆布袋，慢慢的將要從船旁的洞裏流入海了。他們把一面顏色鮮明的旂包着了布袋，送葬的鐘鳴了，船主從一本書中讀了幾句，砰的一聲，水花四散，這水手的遺體已到海中去

了。

中山那時見他們對於死者這樣的不敬，心裏很覺得反對。這船主有什麼權柄，可以把這尸體拋入深的海洋中呢？這遺體是屬於死者的家庭的，至講所有權，那麼這屍體應該歸回他的家屬，由他們去處置，這樣他們可以把他照風水安葬。照中山的禮教觀

念看起來，以爲對於死的奧妙，這樣的輕忽是野蠻的。

因爲他不明瞭什麼叫做禱文，他不知道船主在書中所讀的是什麼。那時他的了解力，是慣於應付村校中的教育，至於基督徒的禱文，他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他能夠明白了禱文的意義，於他亦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這葬儀的野蠻，拋屍入海的有瀆神明，多麼殘忍。他受了這回的驚駭，就覺得將要到一個與中國道德不同的地方去了。比中國好些呢，還是壞些，他不能猜想到的。總括一句話，海中所見的葬事，也許在外國不是這樣的，也許這種野蠻的葬儀是例外的，是因爲船主是一個殘忍的人，所以這樣的。

他因受了這海葬的實物教課，新起了種種的反省。他覺得他的中國式的舊思想，正在開始收受這新的奇怪思想的影響，將要

變成一種新的形式了。他必須注意使他的思想正當，那時他不欲有所評論，他所受的舊教育告訴他中國就是宇宙，中國的法律與方法是學問的最高點；但是他知道並且很明白的，覺得還有別的方法，不是中國的方法。

他覺得鐵梁的教訓，此海葬清楚些，確實那些有製造鐵船與管理鐵船天才的不是惡人，因為他們沒有做惡人的原因。但是這海葬的事，等他到了火奴魯魯，他就可以明白了。



期 時 二 第

年 三 八 八 一 至 年 九 七 八 一

響 影 的 國 美 受 所 山 中

活 生 居 旅 的 魯 魯 奴 火 在

第十九章 火奴魯魯

雖然中山到火奴魯魯去的時候，在途中很是安適，但是爲思家病所苦，很是厲害。的確有時候他回轉去渴想到翠亨村親愛而簡單的環境。

家庭生活的滿足和快樂，家庭間平常問候的愉快，爲家庭利益，大家努力而發生的信用，以上種種平日所不覺得的，到了那時都覺得更加可愛了。爲了家庭的利益，他更要盡力工作咧。

船中滿載了中國僑民，但是在他們的中間，找不着一個親密的朋友。在這二十餘天快樂南行的行程中，他差不多是獨自思想，獨自觀覽，以消磨這些光陰罷了。他悔恨他乘了這船到一個生活清明的地方去而知道那裏的智識太少了。

那麼他們到火奴魯魯了。那時（一八七九年）火奴魯魯雖然比現在小的多，在中山看起來，好像已經是大而奇了。那時巨大的王宮，還沒有建造，但是那舊的郵政局（現已拆掉好久）和他的遊廊與欄杆都好像很是奇怪。中山說：『這舊的郵政局，在我的心裏還記得很是清楚，因為他們告訴吾說，只要把信上貼了郵票，寫了姓名住址，投入一只箱子裏，便可以把他寄回中國去，像大汽船一樣的快，不必等候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找一個歸國的僑民託他帶回去，所以吾當他是一所奇怪的房子。』

使他感觸最深的，是良好的秩序，隨處他見到尊重法律，信任保護的證據。他覺得那裏雖還有一個擁有虛名的王，但是島上原有的居民，顯然已把政權交付了美國人了，因為他的中國天性，對於種族之見很是寬大，真可以當做別個民族的模範的，所以

當時他對於夏威夷人民於種族態度的和靄，不以爲奇。

中山知道美國人的治夏威夷島是爲楷奈楷民族（夏威夷土人）謀幸福，並且他們對於人民的狀況很是滿意。因此夏威夷雖不是美國人原有的土地，中山見美國人爲他們治理，亦沒有什麼驚駭。

爲什麼呢？因爲那裏有法律，正是翠亨村遭水盜劫掠者所說的中國所沒有的法律。那裏是沒有攻牆的水盜，和巨大的火銃，沒有官盜，沒有白契，沒有收稅員。他知道這富裕的新國裏沒有衙署，很是快活，就想起了『生時不入衙門，死後不入地獄。』這句老格言。

那裏不但非常隆盛，並且各物豐富，人民都覺得安適愉快，他不得不把以上種種歸功於法律，因爲夏威夷沒有滿清衙署，法

律很有效。

他覺得火奴魯魯是在強大勢力之下，夏威夷羣島的進步是從新的美國文化中產生出來的。他對了『美國』這個名字，很覺得可愛了。他就開始學習些美國的歌，並且研究些美國歷史。他就會當他真的是「自由的國家與勇士的故鄉」了。他的反省使他相信中國所急需的，就是美國式的法律。

他對於可受教育的新計畫，盡力熟習。雖然他在途中已經知道些什麼是星期日，這是生平第一次，後來直到到了火奴魯魯，才知道這休息日的真價值。通常在中國只有那做手藝的有休息日的，通例每月不得過二日，就是朔望兩天。所以每兩星期有一個參差不定的休息的日子，但是這一種規則，亦不過偶然遵行罷了。

起初他看見基督徒遵守星期日 and 禮拜堂裏奇怪的儀式，實在不明瞭。他以為這是法律全程序中的一部分。他沒有受過宗教的教育，這是在本書中已經說過的，他在翠亭除了對於村廟中染色的菩薩，有一點輕侮的興味以外，從沒有受過一點宗教的教育。他記得那時他對於北帝菩薩與他的兩個伴侶（村中的三個偶像）只有非難。他瀆神的情形，著者將在『翠亭着色的神道』一章裏詳細講一講。

在這洋人新而安靜的環境裏，有某種難解釋的野心，觸動了他幼年的心意。因為這是他的天賦的一部分，並且不是為己的，所以他不覺得有什麼野心。著者以為就是在中山一生的這個早時期中，他已不知不覺的自成了一種計畫。他不知道這計畫是什麼，但是他已經覺得這是比他自己的生命還要偉大的多咧。後來他

發見他的生存的全目的，是一心一意的要完成他的計畫——這種計畫是比自己還要偉大。

若是拿『爲什麼大家公認中山爲領袖』一句話來詢問那抱着民主主義的中國人，或者他將說，『因爲他的人格，因爲他的主義。』但是好像那更正確的原因。還是因爲中山的立志，不是爲的自己個人的緣故。

著者和這位偉大的首領，雖是很親密，從未見過他有絲毫自大的表示。他的思想不是爲了自己，但是爲着中華民族的幸福。他的所以永久努力，就是爲了這事。他幼年在火奴魯魯的時候，自己並不覺得是一個銳敏的觀察家，並且還不能夠估料自己。他到這新的地方來的時候，有真確的觀念。他既沒有憎惡，又沒有怨恨。他的心裏對於種種的勢力，無論善的惡的，都是開放容受

。他剛從早熟的幼年時代而入於少年時代時很是安靜。他拿中國和他所到的地方比較的時候，他總是要回想到中國。若是他沒有到夏威夷的佳運，也許除了中國勢力以外，決不會知道還有別的勢力。但是他還要做一個領袖去反對奴隸中國的惡勢力。若是他不能夠成一位大領袖，至少也要做一個敢死者，爲了祖國的利益，很願意捐棄他的生命的。果然他的命運很好，後來他所處的環境發展了他的領袖的精神。

因爲他是中國人，所以不至於淹沒於火奴魯魯，若是先到美國本部，那麼就不是這樣了。中國人的找事做與擇業，在夏威夷比在美國容易，並且範圍更大。他在火奴魯魯學習美國制度，比在舊金山或紐約自由些。他在夏威夷不單單是受人歡迎，並且亦爲所需要，所以受他們的尊敬。他不願住在不需要他的地方。他

在火奴魯魯不久，便覺得自由自在了。他知道大哥與他都為他們所需要的。但是雖然在他的新環境裏，很是高興，他到底覺得中國是他所愛的地方。

那是他在他的研究中與觀察中，每前進一步，就是在後來全體中國人所要跟着他走的新道路上前進了一步。但是在這奇異的工作中，在進步的行程中，因為星期日的休息，准許停一下的。

中山於一八七九年，在火奴魯魯的時候，還不過是一個少年。這時期中的事情，他已忘了大半。他的領袖的基礎，是從中國文化與更新更高的文化相合而產生的。

那時他還拖着髮辮，他的思想法還是純粹的中國式的。但是他的心裏，漸漸變動起來了，這一種的變化，使他成了人們的領袖，最後成了人口最繁殖的民國的創造者。

第二十章 在夏威夷商店和學校中的日子

他在火奴魯魯幾天以後，遊覽了幾處風景，那裏的情形亦有些知道了。他的哥哥領導他到一個名叫『愛槐』的地方去，就是現在珠港區域內的。

大哥在那裏開一爿商店，中山就在那裏習業，很是刻苦。他不久就學會了楷奈楷人（土人）的方言，後來很是精通。那時這種方言是必須品，就是美國人亦必須多少要說幾句的，否則就覺得不便了。

那時他並且學得了中國式的記帳法，同時還要應用算盤，真是麻煩。他在『愛槐』沒有學習英語的機會，這是他的一樁不快的事。他的哥哥能說英語的，但是他要在離店約兩英里的地方耕

種，很忙，所以沒工夫教他英語。在店裏對顧客所用的是楷奈楷方言，和店中的同事講的是廣東話。

後來商店中的情形，他統統都知道了，他覺得這種生活太沒趣味，渴想得一種用英語做基礎的教育。

大哥的氣量很大，在中山未到以前，他已收受了一個同村的少年，並且已把他送入火奴魯魯的學校裏讀書了。當大哥決意把中山送入學校的時候，這同村的少年，進了教會學校，已二年了。他以爲外國教育，既然沒有傷害這個同村的少年，當然無害於中山的。

所以中山就進了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他的教師們，使他坐着觀看了十天。因爲他不懂英語，他們和他交談，不得不做手勢。在這十天裏，他靜坐在書桌邊，但是他對着四周所見的，

很爲注意，他的心裏起了種種的反省，好像波濤洶湧一樣，那時他覺得學習的方法真難呢。

他靜默了十天以後，就覺得英文與中文的異點。英文的每一個字可以分成幾個字母，字母又可以用來拚成別的字。又覺得學習英文，很是容易，非常高興。讀寫二者都有很快的進步。他在翠亨曾經學過算盤，後來學習算術，進步亦很是容易。他在翠亨，心裏已受了一種訓練，這種訓練，那時就成了他的利益。

但是他因爲學習容易，正在高興的時候，發生了一個苦惱的時期。那時他還穿着長袍，拖着髮辮。校中比他年長的土人，和雜種的兒童，都開始拖他的髮辮來取樂，中山起初忍耐了好久，後來因欲防護自己，忽然和他們公然開戰，無論單獨的，全體的，總是盡力的對付他們。他的體力因曾在翠亨田間工作，已很發

展，那些欺弄他的同學，都敵不過他，後來對他不敢無禮了，因此他得享受和平與安靜了。但是後來那些年長的同學，想得了一個比較安穩些的政策，他們指使許多幼童來拖他的辮子，他可以用體力來打退那些比他年長的學童，但是他立刻覺得這些小孩子，不過是受人的指使，若是打傷了他們，是不公平的，他究竟是在外國，所以很覺得困難，並且傷害弱者爲他的天性所不許，所以聽他們拖髮辮，無論怎樣的開頑笑，總是不動手。他們到厭倦了才止。

看了中山對付髮辮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後來得到領袖權的原因了。那些年齡比他大的同學來凌辱他，無論是單獨的，或者是聯合的，都爲他所打退。後來他們指使幼年的學童來拖他的髮辮，最後亦爲他的忍耐性所壓服。

中山的心理，不過是不要拿那對付年齡較大者的同樣方法去對付那幼者。這種使他勇於抵抗拖辮的精神，就是後來推倒帝國的精神。換一句話說，中山是一個戰術家，他在學校裏，把戰術改爲外交術，正像後來用武力革命一次，他要費幾月，甚至幾年，很謹慎的等着，有了機會然後再起革命。他的對付敵人，正像古時羅馬戰場上的英雄史百達克司一樣，等候機會先把敵人的弱點探出後，方才下攻擊。又像鬥拳的勇士，若是不能把拳打倒敵人，那麼用忍耐力來制勝他。

當他在火奴魯魯的時候，那裏有一個水很深很清的遊泳池，火奴魯魯的學童，常常到那兒去遊泳的。雖然他已戰勝了拖髮辮的人們，因種族的感情，對他起了多少衝突，但是後來無論雜種人，楷奈楷人，外國人，都一致的接受了他，當作他們中間的一

員。他爲着自重繼續不斷的努力，就得到了他們的感嘆和厚誼。那時他因髮辮而受的麻煩，不單是如上述者，並且常有和他很友善的外國人問他，『你爲什麼不把你的髮辮剪掉呢？』這個問題後來他自己亦是要問的。他招聚些別的中國人，把因了髮辮所受的困難告訴他們，但是他以爲這是政治上的標記，所以關於這事全體的中國人應該一致的。把辮子剪掉，可以免掉一個中國人許多的麻煩和凌辱，但是不能增進全體中國人的地位，並且將要使外國人相信中國人自己因是中國人而以爲恥辱的。

那時他的主張是：『我們爲剪辮最後的目的，應該大家聯合起來，等到全體的中國人都可剪辮的時候，才把辮剪掉。若是一個一個的把髮辮剪下，是不相宜的。這種愚蠢的風俗，是滿洲人強着我們做成的，必須等全體的中國人決心把他去掉，或者至少

要有一個大多數，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並且這髮辮不過是中國所受許多恥辱中的一種，我們應該立刻的把許多恥辱全體去掉的。

但是一八九五年在橫濱的時候，他把他的辮子剪掉了。改了裝很有助於革命事業的。

那時他知道英文了，他的學校成了他的奇跡的地方了。他對於校中的救火會很有興味，他想起了他的故鄉，因對於火政一點都不預備，一有火災，就要大起恐慌。在這樁事情上，外國人又比中國人優勝了。第三學年有了兵式體操，因此他很是高興，他對於兵操等事情非常熱心，精通了軍事學，這是大有益於革命的。

他在這學校裏三年，身心上受了很大的變化，使他渴望中國

的覺醒。校中的紀律，他竭誠的遵守着。他對於各種學科，沒有不勤力學着，所以成績很好。在他卒業的時候，夏威夷的王，特地親手給他一種獎品。這種獎品是因為他的英文優良，所以給他的。著者料想這王要選擇一種適當的獎品，很不容易，後來他選擇了一本講中國的書，給他作為獎品。中山從進校時靜默了十天以後，努力上進，在外國語，考得了第一名，那時他完全能說能寫了。

著者見中山應用英語，非常流暢，非常正確，常常覺得希奇。他的發音是照美國音的，英文中有幾個字母，廣東人所難讀得正確的，他都能讀的一些兒不差。

中山在數十年中，盡力於建造民國，所用的大半是粵語國語，但是他的英語一點兒沒有錯誤。這種成就的基礎，是在火奴魯

魯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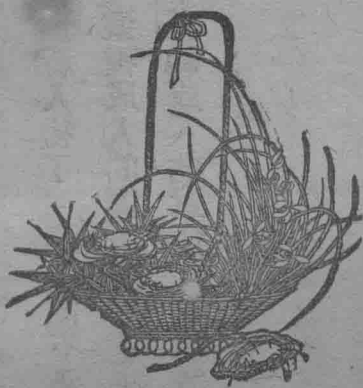
他在學校裏畢業之後，到他哥哥的商店裏，做了半年生意，後來進了火奴魯魯的高等學校，那時叫做聖魯易學校。他在那裏讀了一學期，又進了夏威夷大學。

那時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情。大哥是堅守舊俗的，不要洋人的教育影響於古學。他以為中山在教會學校裏畢了業，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所受外國教育已夠了，不要他再受外國教育，而有所損害。因為大哥在商業上雖很是精明，但是仍舊願做中國舊制的奴隸。他是不要中山多受外國化的。大凡熟悉中國人的生活的，見大哥對於他的幼弟所取的态度，都很欽佩，這是對於別人很難說明的。

大哥以為中山所受外國教育已足夠了，所以要他回中國了。

中山當時聽見了他的話，很是憂慮，但是他對於大哥決定這樁很重要的事情的權利絕不置疑，遵了大哥的命令，乘了船回翠亨去了。

但是他已成了一個新人物了。那時他不過十八歲，他已覺得負了成人的責任了。這種成人的責任並不是往後退到昏暗的過去中的。但是這是新中國的成人的責任；在創造這個新中國裏邊，他佔着主要的部份。



期 時 三 第

年 六 八 八 一 至 年 四 八 八 一

後 之 『 頭 年 的 費 浪 』

居 旅 的 港 香 在

第二十一章 皇家的釐捐賊

大哥既有嚴厲的命令，中山不得不從火奴魯魯回中國了。但是在長途中，他的心裏非常憂慮，非常失望，因為在夏威夷所能求的學問，沒有學完，無怪他覺得這樣失望了。但是無論怎麼樣，西方的文化他已有所得，便把這樁事情來安慰自己，那時他決意乘種種機會，去改造中國的政治。那時他已十八歲了。他沒有到翠亨的時候，就得到一個宣傳改造的機會。

因為要改乘一隻中國沙船開往翠亨，不得不離所乘的大輪船在香港登陸。他很熱心地乘了這最先的機會，在旅客中行改造的工作。

這沙船在香港口子，一定要經過一小島上的中國稅務處。這

船將近小島的時候，船主因為對於本國人獨立的品性，已飽受了經驗，特地把全體的乘客招聚攏來勸戒他們道：「你們對於釐捐局中吏員不要麻煩，若是觸怒了他們，他們要難為你們的。」這些乘客對於他們無理的勒索，很安靜的忍受着。那時中山因為要免得船主多受困難，對於釐捐局中吏員過度的勒索，亦是忍受着。這些吏員但知強取勒索，絕不注意他們的職務。許多旅客恐怕這些貪更要把他們的東西充公，或者要逮捕他們，或者要罰他們的錢，要求太平，不得不拿些禮物送給他們。

中山見他們拿了許多東西去，以為他們一定滿意了，所以拿行李收拾起來，剛上了鎖，不料又來了一批，對他說道：「把你的行李打開給我們瞧。」

中山對他們說道：「我已經受過檢查了，你們為什麼還要使

我受檢查的麻煩呢？」

這些狡猾的吏員道：「上次的檢查，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我們是收釐捐的。」

中山聽了這句話，不回答，只得把他的行李打開。第二次的檢查完結了，他從新把他的行李收拾起來，像第一次一樣，再上了鎖，過了一回兒，第三批的吏員又到甲板上來了。

他們攜着刀子，叮噹地響，對着中山厲聲道：「打開來！」中山說道：「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

這新的一批很輕侮地說道：「他們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禁私運鴉片保護百姓的官員。」

中山准他們第三次搜查了。再第三次把行李收拾起來，預備航行，不料第四批又來了，穿了制服，攜了軍械，他們命令道：

「打開行李來！」

中山問他們道：「你們現在爲什麼來的，檢查了三次還不夠麼？」

這第四批的首領說道：「不是，我們是查禁私運火油，保護公衆的官員。不要遲延，快些把你箱子與囊橐打開來，我們才可以知道你私運火油沒有！」

中山駁他道：「這是胡說，你們看了我行李的數目和大小形狀，便可以知道沒地位可藏火油的。你們爲什麼把這無意識的要求來麻煩我呢？」

這些吏員恐嚇中山，但是他總是不肯給他們檢查，對於他們無理的要求不肯服從。

因此別的旅客都來懇求他道：「這一回也聽他們檢查罷，否

則他們要無緣無故扣留我們在這裏的。中山仍舊不肯，他想這是開始努力於改造的一個榮幸的機會了。

於是沙船的船主來說了許多很高興的說話。

中山回答他道：「我替你與諸位乘客憂慮，但是等我們到了港口，我將幫助你們上訴，若是上級官廳是公正的，那麼這些共謀害民的吏員要受罰了。」

這沙船的船主聽了這句話，大笑起來，對中山說道：「你豈不知道在中國沒有上訴的事情麼？若是你到上級官廳那兒去，他們亦不過使得我們再受些麻煩罷了。」

沙船的船主，對着乘客，曾經勸戒他們不要觸怒那些檢查的吏員，否則將要受麻煩的，那時果然不出船主所料，乘客真的受着麻煩了，因為這些吏員把這沙船扣留，不准開行，直到第二天

早上，船主納賄給他們，沙船才得開行。官吏叫納的賄做罰款。

那時中山就乘了這個機會對着乘客演講中國政治改造的必要，問乘客道：『中國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掌握中，你們還坐視不救麼？』他在船中盡力的宣傳，直到這舊沙船到了金星港才停止。

中山從金星港再乘船上江到翠亨的家裏。離家數年，一旦歸來，骨肉相聚，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設筵相慶，很是熱鬧。此後就入了一個時期，據他告訴著者，自稱爲『浪費的年頭』，因爲他在翠亨不得不把深究西學一事拋開了。但是著者不是這麼想的，因爲在這一年裏，他得到一種自信，知道自己確有改造中國的才能，所以據著者看起來，這一年是他一生當中最有效果的一年。他到了故鄉對着村中某人很大膽的說道：『你們爲什麼用

最美麗的文字上書北京的朝廷呢？你們想那朝廷願閱這些文字麼？你們相信這些文字可以得到朝廷片刻的注意麼？你們在呈文中頌揚朝廷仁德聖主洪恩，在中國什麼地方有表示這種仁慈與恩惠的事情呢？你們說朝廷是好的，官吏是壞的，他們中間的異點是什麼呢？朝廷是什麼做成的？因為官吏腐敗，所以朝廷亦是腐敗的。」

這腐敗的政府把中山所愛的同胞壓迫的很是利害，後來他真正開始去實行推倒政府的工作了。

第二十二章 在愚昧的鄉村中的宣傳工作

這位大改造家在這個『浪費的年頭』的重要時期中，大約他心裏，常常回想着火奴魯魯。不過這一次歸來，在途中除了因釐捐賊鬧了一回亂子外，總算無甚事故。

犁頭山的高峯在那裏好像歡迎他歸來。見了這山就要連想到他在幼年的時候，曾經在田中工作的事情。是的，這村莊的本身，除了幾處添造了些新屋以外，沒有什麼變更。那些新房子，因為怕水盜光顧，造得比舊時更加高些堅固些，因此他知道故鄉還不能免水盜的害處。

他的心裏，回想到村廟中的學校，便好像聽見許多學生們跟着教師的高調一齊繼續不斷地，把三字經一句一句高聲朗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

那時教授此種古書方法，就是用鞭子的方法。三字經上曾有兩句格言說，『教不嚴，師之惰。』所以學生若是忘記了一個字，就要打的。中國孩童吸收智識，全靠這種教授法。

這種方法同外國的簡便法比較起來是很繁雜的，不過也有洋人所沒有的好處。他能使學者叩文字之秘奧而深入高深的哲理。

中山不在中國的時候依舊深守着中國學問，而開這種學問的秘奧的鑰匙，是在生活更清明的地方所學到的科學和藝術。

中山歸故鄉後，便受了很大很多的感觸，使他宣傳的決心更加堅決了。

那時他已十八歲了，但是對於村中的事情，還沒有發言權。

他知道對於種種愚昧和迷信，有所抗議，人家一定要說他受了外國教育的毒，或少年的狂妄。但是這是他的義務，所以他儘量地抗議，瀆神者不止一次。後來村中父老，因為他反對古俗，都大怒起來了。他們以為反對中國神聖的風俗，真是罪大惡極，從來所沒有的。若是從前沒有感情，一定要難爲他了。

翠亨的人，一家一家的都是議論他們所愛的青年。他們的意見，以為受了外國教育，要不尊重祖國的。他的哥哥使他回來，真有見識，或者他在外國所感受的狂妄，將來總可以改變。他們雖然這樣說，但是仍舊喜歡聽他的演講。他後來竟要攻擊縣衙門了。

他說：「你們的縣衙門，是在香山城裏。你們的衙門替你們幹什麼事呢？每年衙役到翠亨來一次，向你們收取那縣衙門所規

定的錢。他們收了你們的錢，就去了。你們不向他索什麼，他亦不再向你們索什麼。」

當中山講的時候，村中的人都環繞他聽着。他又說道：「這衙役對於一年中村間所遭的事情，無論怎樣的重要，他總不告訴你們。你們的縣衙門與衙役，和鄰村來的人，對於你們村裏的事，一點都不知道，亦不詢問你們。爲什麼呢？因爲你們未必比縣衙門高明些，你們不要縣衙門干涉你們的事，縣衙門亦不要你們干涉他們的事，所以中間就有了隔閡。他們拿了你們的錢，你們沒有受着出錢的益處。一個政府應該替人民管理種種事情，正像家長應該注意到家中各人一樣。」

「現在你們若是要一條路，你們要自己造的，或者要你們自己捐錢的，甚至清兵所用的橋也要你們出錢造。這裏因爲車子少

，我們無須大路，這是確的。但是因為小路是通大路的，我們也應該鼓勵建造大路。你們既然出了稅，他們應該每年做些事情給你們看的。無論是建造學校，橋梁，馬路，你們所出的錢那裏去了？到天子那裏去了。天子替你們在這翠亨村裏幹了什麼事呢？沒有。這天子的朝廷這樣的腐敗，你們不要和他的官員有所交涉，你們因為要他們不加干涉，你們所以付這些稅項。你們知道道路橋梁由你們自己建造，學校由你們自己維持，比讓滿清人來替你們建造，替你們維持，費要省得多哩。」

中山又拿村中人民和外界少交接的事叫他們注意，又因村中和四周沒有什麼連合，很為悲嘆。這都是因為滿洲人漠不關心所釀成的。

藍谷裏有三個村子，一個北邊的村子每十天裏逢二五八三天

有市集，南邊的村子逢一四七有市集，東邊的逢三六九；三個村子組成一種循環的市場。他以爲從這種市場可以得到利益的，人民靠了這些市場的媒介，因相互的利益與進步的動作，才能夠結合起來。

中山對他們講道『你們應該利用這些市場，那麼，每個村莊因了與別個村莊的交接可以得到益處。你們都是一樣的迷信，一樣愚昧，所以這三個村子中沒有一個足以爲模範。你們爲什麼不覺醒起來，記憶着人們只有靠着結合的力量，才能夠改善他們的地位呢？』這些就是中山在青年時一有適當時機所作政治宣傳的意思，許多聽他演講的人都是信服他的。

他又說：『這是不能歸咎你們的。這是你們所稱的天子的不是。一個政府至少應該使他的人民得到些便利於商業的基礎。你

們也注意到滿清的幣制嗎？滿清沒有正確的幣制給你們。所以無論上面有什麼字樣的銅錢你們總要把他的重量重新秤過。滿洲人不但在政治上不替你們幹什麼，並且對於種種道德教育都是忽略的。你們大家還是相信風水，怎麼能夠有風水這種道理呢？」

中山手裏拿了一個銅錢問他們道：「中國的元首是誰？」他們立刻回答道：「天子就是中國的元首。」

中山問道「這天子是中國人麼？」

他們回答「自然，除了中國人以外沒有人配做天子的。」他說道「你們瞧這銅錢上天子的字，這些不是中國字，是滿洲字，統治中國的不是中國人，是滿洲人。」

民衆非常的愚蠢，因為這些小村莊所接觸的代表政權者是中國人，所以他們當中許多人不知道那皇帝是外國人。

村中事務的監察者是地保，他對於村中一切須負責任。翠亨村中備有巡丁五名，幫助地保維持地方秩序，他們是由村中公家供給的。

在較大的村鎮中，地保是一個有利可圖的位置，但是在翠亨地保的職務很麻煩，並且所得的利益又是很少，所以沒有人願意當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在村廟中神像前用抽籤的方法拈定。

翠亨是一個孤獨的小村，同外界極少聯絡，並不能在政治上佔一個位置，所以受不着天子大權的壓迫，香山的官吏與最近的釐捐局（近香港）對於中山向翠亨頭腦簡單的村人所演講的，他們決不會知道。他雖年輕，若是在滿洲官吏所處的地方，爲他們所知道了，一定要受危險。

村中頭腦簡單的人民承認天子是他們的主人，並且深知惟一

關心的就是他們的稅項，出了這些錢才可免掉許多的麻煩。中山
在這一年中因為憐惜他們，他的勇氣也更加大了。

第二十三章 中山與耶教——翠享着色的神像

中山自火奴魯魯到中國的時候帶來的書中有一本耶穌聖經。他當耶教是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是與近代文化一同往前進的，而孔教，佛教，道教都保持中國於二千餘年前的狀態。

中山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夢想家。他是最激烈的實行家。他的哲理是腳踏實地的，並不是投機的。因為他親見耶教有實在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見耶教訓練個人，增加他的力量，減少他的弱點。

他重新想起孔孟的學說，他現在明白從前在村塾裏邊所不能

了解的句子了，後來從經書裏推演出有滋味的哲理來，並不像別的學生在私塾裏所讀的一樣。他完全相信中國道德上的理想，但是他知道這是不能完全實行的，因為沒有指導以使之適用於現代的緣故。中國舊學家把過去的時代做秤來秤他們的智慧，已沒有有才能的秤手可以指示準確的標準了。中山很敬重孔子的哲理。流入中國的佛教他也尊重，但是他對於道教的愚昧是抱悲觀。翠亭廟宇裏的神像他幼時就知道。但是從來沒有人宣講他們的道理。村民在命運不好的時候，就到廟裏拜神。神像祇有賽會的時候抬出來，常常是污穢不堪。

翠亭從來沒有傳教士到過；但是在火奴魯魯他知道有很好的教士，宣傳耶教精神，他承受他們的教授。有各種事情證明耶教都是活的真理可以實行的。中山以為各種原理都要有一個基礎。

中國人要用什麼基礎建築一個新的文化使世界上都尊敬這個民族？這個基礎是不是就是宗教的基礎？

他承認由他大哥之命已從火奴魯魯回到一個愚昧的地方來了。這個地方就是中國。雖然中國是愚昧，他還是愛他。他原諒中國的短處，說道，『中國人是舊式的。他們守古時的習慣，有許多是好的。』但是他後來竟不能再原諒這許多習慣了。纏足，納妾，吸鴉片，不衛生，官僚腐敗……，這種不能因為是舊習慣而原諒。所以他回家之後覺得到了一個黑暗而奇異的地方來了。

他知道他父親要反對他繼續受外國教育，因為他像其他守舊的中國人一樣，信仰中國保守的道理。他懼怕西方奇異的前進和變化的教育，要中山在本鄉受人尊重。

他父親想道，『文倫使不尊敬中國的古訓，不尊敬鄉廟的神

佛，他決不能在翠亨受人尊敬。」

中山想起幼時曾由父母帶他去拜村廟中的神像。廟裏共有三個神，是北帝，天后，和王母。他曾向他們匍匐叩頭。他從火奴魯魯回鄉後，看見這個廟已比從前破舊頹圯。但是神像却新修刷，知道廟也快要修理了。他知道這個廟除了廟祝能得求神者施捨錢文之外，誰也得不到好處。

要破除迷信却有一層難處！中國的習慣都建築在簡便上面，翠亨的神像對於鄉民是很像便而不費錢的，那一個人要禮拜神像與否都隨他的便，不用費錢的。

中山在火奴魯魯時就常常記起翠亨鄉廟中的三個神像，覺得這些神像就是中國貧弱的記號。他覺得中國人民須要前進，但是他們相信了這種神像和經籤的說話就永不能進步了。他知道迷信

是愚昧的原因。又常想到中國在紊亂的禮拜和迷信的桎梏狀態之下，只有退化的。

他說：『迷信使人害怕，這些神像必須在中國能夠成一個進化的民族之前去掉。因為迷信的意思就是怕懼和愚昧。』

有一天他領了幾個同伴走進鄉廟到神像旁邊。有的同伴提議向神像跪拜。中山拉他們站起來把他們推向後面。他走進去握住了北帝的木手。在旁邊的孩童看見了他褻瀆神道，大驚。他喊道，『我們爲什麼敬禮這個木偶？他們自己還不能幫助自己！誰說他能幫助我們？現在看我拉掉他的手指他能不能阻當我。看好他還不能迴避。』於是把北帝的木手用力一拉，就拉斷了。把手指握在手中說道：『現在你們看見這樣的保護鄉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還照舊笑。這樣的神道來保護我們的鄉村！』

他同來的人都震驚而逃出鄉廟的門。

不多一會這個新聞傳遍全村。中山的名字被大眾詛咒。做父親的都教訓他們的兒子道：『離開這個瘋孩子。這都是外國教育使得這樣的。這樣的褻瀆神聖只有洋人教得出來。這個罪孽可以使我們陷入蹇連。』

他的父母對於這個事情很爲傷心，雖然他們爲面子起見還要護他的短。他們自己以爲這樣褻瀆神聖是不能再寬宥的了。

中山的父親因爲要平鄉中父老的氣，立即把破壞的神像修復，又被迫把中山驅逐出鄉村。中山既被家庭迫得立刻要離鄉，他同他們辯論一番之後，決定到香港。他已得他父親的允許入香港皇家學校。

中山是最可愛可敬的少年，是翠亭鄉覺悟的學者！中山尊敬

他的父母；是家庭中的愛子，竟被擯逐於故鄉而到外國人中間去了。因為他擾亂了故鄉的和平與快樂，因為他褻瀆了神聖，於是只得到外國人中間去受罪。這個也是鄉廟的神所處罰他的。

我們能夠想像中山在這個長離他家庭和故鄉時的情形。老父狐疑不決地向中山看着，想大哥送中山從洋人那裏回來要教他改良他的境遇，他却犯下褻瀆神道的大罪。中山破曉時乘一只小船離鄉。他的家人一夜沒有睡覺。因為他不服從中國的教訓，讓他到外國人中間去，也許他回來時終究要虛心而順從的。外國的法子是壞的，但是因為他已經依了他們，率性讓他這樣下去學個透澈，也許他會覺悟過來，懊悔而回來敬禮他的家屬和故鄉。而且他也沒有別地方可去；中國的鄉村沒有要他的。

中山靜默地聽他們的訓誨。他所有的是一本聖經。他拿了出

來，在一個小的油燈旁邊靜靜地念着。

他這個時候出神想將要到的地方。他覺得他已屬於耶穌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在鄉廟中瀆神的行爲造成舊中國和新中國間的界線，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分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爲什麼緣故？因爲他們不懂耶穌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國人知道耶穌犧牲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的。第一，必須使民衆的經濟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於是也可增高，他們就可以知道耶穌救世的道理了。呀！但是改變中國的經濟情形的意思就是力量，就是武器，就是不息地同壓制中國的暴力奮鬥到底！但是奮鬥不是耶穌的教訓——因爲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教主。這種念頭在中山都是揣想。一個失望而被人賤視的十八歲的孩子怎麼樣能夠表明他正在爲了使他所愛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地位而奮鬥呢

？

被賤視的，被驅逐的，無家可歸，他正在到別個洋人的土地上去。大哥也不要他回到太平洋中的島上，翠亨已驅逐了他。他不得不到一個地方，那裏他可恢復他的顏面，對他家庭和故鄉證明外國教育並沒有毒他像瘋狗的牙一樣。

這是可信的，中山的從翠亨被逐就是他一生轉機的關鍵。中山受了這個被人輕賤的激刺，自尊的中國孩子最大的激刺，這種激刺就是造成他奮鬥的第一步。

中山從家庭被逐出來，航行過金星港，他再要回復他在翠亨的家庭中的地位只有一條路，就是把滿清從宮殿裏驅逐出來而漢族昇到新的較高的地位的時候。

這個流逐是中山所遭受的中間最痛苦最偉大的。別個流逐是

被鎗炮壓迫的，在軍艦威力之下的，被宣告死刑而走的，但是這一次是從他生身的地方走出去，用力前進預備爲他的同胞而工作。

第二十四章 皇家學校 Queen's College 裏的英國勢力

中法之戰的一課

中山從藍谷裏放逐出來之後，在香港受到外國教育，滿足了他的求智識的慾望，於是他一生漸入佳境。

在火奴魯魯，中山的教育差不多完全在美國勢力之下。他最初的進步思想是從夏威夷島裏的美國生活得到的，那個島雖然名義上由他們的國王管理，但是實際上是依賴美國的。

他已經享受了美國產生的文化，從在火奴魯魯的美國人所教授他的學問，又生出了很高尙的思想。

香港的環境使他得到一種領悟。建造在山上美麗的殖民的房屋，下瞰他生身的鄉村裏的水，使他覺悟到英國人虎視在中國的

門戶旁，是中國必須改造的一個證明。

他現在起首得到中國復興的解說。他承認中國最大的差處就是只用自己的智能造一個世界。中國久已應當把民族團結起來，再受領世界民族的文明，與歲月同時進步。

在香港他看見比較在火奴魯魯更大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證明。火奴魯魯比較起香港來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花園。在香港的輪船航行海面，帶了全世界各國國旗和消息。在各國輪船中間並沒有中國輪船。貧苦的中國所有的就是在海面上搖蕩不定的沙船，在航海的觀衆中受人嘲笑。

他常遇到文明的英國人。他們是他的教師。他覺得他們在教脊上佔優勝的地位。他起首知道了一些英國陸海軍的力量。他驚心地看着英國的兵練操，不倦地看灰色軍艦可怕的样子，預備服從

大英帝國政府的命令而動作。

這種事情他覺得都是很奇異。英格蘭是一個叢爾島國，他的民衆恐怕並不多於中國每年的平均生產率。英格蘭從這個小的家鄉的中心點到外面做了什麼樣的事情？他雖是很小的民族，但是靠了他民族的力量，到各地方去做了許多偉績。

中山覺得中國有兩種外族勢力。有一種對於中國是不世之仇，這個敵就是滿清，他的文化是從漢族借得的。還有一種是英美德法日本等。他承認要去推倒滿清，國民必須覺悟乘了輪船佔據香港的外國人的勢力。

此外，在學校裏和在外國人的社交裏，他看出這個意思，要去推倒滿清必須得到歐美各國人的同情。

他漸漸相信滿清皇族用他的韃靼兵力散佈於中國各地，已經

宰制漢族二百餘年，漢族創鉅痛深，日就孱弱。滿清越是能使中國軟弱無能，他們自己管理中國的力量越是強盛。他記得西太后的上諭中有幾句道：

『維我大清，統馭華夏，郅治之隆，兆民攸賴。惟泰西重洋間阻，未瞻上國衣冠，不諳聖朝德教，允宜遣使宣揚仁政，俾知中土文物之盛，而興異邦景仰之心。欽此！』

中山更相信他國內的君主只管使中國退化不已。滿族不到一千萬人，長用奸謀狡計管理四萬萬民族。滿人的少數人統治，毒如蛇虺。在先前他們的政治是用賄賂苞苴的，二百年來流毒至今，就是中土士人也公然以此爲常事了。如其滿族被推翻，一定不能由科舉中的士人做成功的，因爲他們久受滿清奴隸教育的薰陶，已失愛國熱誠，只存『文章驅殼』了。

這種顛覆滿清的運動不能從外面到中國來，是要從中國人自己做起的。平民階級心中依舊愛中國。如其沒有外國人幫助滿清，太平軍早已可以成功，這便可表現民衆覺悟的力量。

但是這種運動從那裏出發呢？中山已經看見他家庭中的阻力。就是他的大哥受外國商業教育的利益的，還要把中山從洋人的地方送回到中國的迷信愚昧時期裏去。他的家庭沒有一個人能鼓勵他做這種運動。他的大哥和家族中別人造成在本鄉的榮譽，決不願違反古訓做政治上的叛徒。

中山此次同家庭分離，心中處之淡然。這個對於他是棄舊就新的行爲。他覺得『中國世界』已經反對他了。結果，他轉向現在對他開放着的別一個世界去。他用新的速率於學校內求學。

香港皇家學校造成他希望無窮的新生命的中心點。教員大都

是英國上等人。在夏威夷學校裏教員大半是英國婦女。他用心觀察教師們的合宜的行爲和發音正確的語言，使他從火奴魯魯女教師那裏所做的工作格外進步。他依舊垂了髮辮，穿了中國式長袍。他已經過了被同學嘲笑的時期逐漸得到高等教育。他熱心於英國人像以前的熱心於美國人一樣。他仍舊到宗教的集會裏去。

像一個兵士經過長久操練兵器後，能使用兵器，所以對他的兵器有完全的信任一樣，中山現在覺得很相信他的能力能夠指點別人新智識了。在他外國學問進步的時候，仍不忽略中國政治。他知道現在應當開始革命生涯。在廣州，香港，澳門，他都有知己的同志，他還到處訪求同志。

中法戰爭開始時他並不在中國，因為他在香港學校裏，所以有機會知道戰爭經過。李鴻章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同法國訂

定條約，他是中國全權代表，交涉結果中國天子的兵退出安南。但是這次戰爭仍然劇烈繼續至一八八五年四月六日始止。在這個時期，中山在香港，故有機會討論戰爭事實，一部分從不很確實的報紙得到的，一部分從回來的游歷者和兵士口裏聽到的。起初在一個長而疑惑的時間，他聽到茶米店內所講的中國武器的勝利的新聞。街上都討論法國人的大敗。因此一般中國人很自負，大唱中國古時『天下是中國的天下』的謬說。

一般平民很抱樂觀，自信這個謬說。有一個鄉民說：『中國當然是勝的。哈哈！現在要這班洋人尊敬我們中國了。』

中山候着他們喪心病狂大言的時候，做宣傳革命的機會。他公然說道：『無意識。法國人有鐵甲艦，而我們只有木製的沙船。法國人有新式的炮和精練的炮手，我們的鎗是很難放一響的；

我們的兵沒有紀律，不過是一羣暴徒！你們怎麼敢說我們勝利？你們連法國在那裏都不知道，你們能打法國人麼？你們說我們已勝了戰事，但是我們沒有兵船攻到法國去。我們在戰爭以前應當不應當預備并且熟習外國的法子，那樣我們才可以用外國的法子同法國開戰？

『我們有多數的人，但是多數的人不過阻礙而不能幫助戰爭。即使我們已經驅盡了法國兵艦，也並不是勝利，因為勝利的意義是統治。倘使我們是真的勝利者，我們要能夠跑到法國去到他的海岸上去打他，再衝進他的內地像他加於中國的一樣。謬妄可憐的百姓呀！你們因為用了古時偶像的心理所以變成愚蠢了。你們還沒有自己的政府而你們還要自稱強大。滿清是外國人，統治你們，并且用寡廉鮮恥的手段統治你們。你們還不知道地球是圓

的。你們爲什麼不先學世界的事情，在你們自以爲戰勝以前？」
這個時候，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廿三日，法國元帥戈白進了閩江到福州兵工廠，七分鐘的炮火毀了中國水師的十一隻木製大戰船。

中山問道：「現在你們要不要相信我們應當造鋼鐵的輪船？木頭船是沒用的。」

中山說這種說話，他們都當他是幫外國人的奸細。但是他繼續宣傳革命，說要戰勝法國並非難事，只靠民衆力量。他很悲觀戰事的激刺不足以喚醒民衆知道他們對於自己和世界的責任。他們太相信古訓，太佞神佛。

此後忽然在戰事的昏暗中有一樁案件發生可以證明中國人雖在外族專制統治之下，也並不是沒有愛國心。這個意外的事發生

於一隻法國兵輪，從台灣來，因大受損傷，到香港修理。中國工人因為這是敵艦，修好之後要去打自己國裏的，於是拒絕工作。

這個熱誠的舉動給中山希望革命的勇氣。這個抵制修理兵輪的事實證明中國人已經有相當覺悟，雖然是微小而被動的，但是此事可證明轉移到自動的動作將要來了。中國國民的困難在太被動，太退縮。這件事情表示中國人還有種族的團結力。但是不能說是愛國，因為倘使他們真愛國，他們不致於以大多數人民而俯首帖耳於少數滿人之下了。中國人想來，中國就是宇宙，前面說過的。他們以為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服，沒有別的民族可以同中國頡頏，因為中國的外面沒有什麼了。幾千百萬的中國人不知道有所謂外國人，因為他們不知滿人是外國人。

當時中國人的意思以為外國人所加於中國的是暫時的。中國

人同外國人沒有實在的接觸，意志沒有連絡。中國人自中國人，洋人自洋人。中國就是天下（就是實在是全世界的意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不論什麼人在普天之下的，也就是中國的臣民。洋人住到了中國就是他們本來在極遠的地方，甚至星球上來的也有中國人的權利和義務，因為他們已是中國人了。

孔子學說的異常廣泛養成中國人在人類中具有最寬大的胸襟。而佛教的教義又使中國人格格外優容。但是這個寬大的胸襟是太寬大了。中國人相信中國自己就是全世界，於是並不尊重民族主義。既是除了做中國人之外沒有別國人可以做了，還有什麼國界呢？中國人是中國人，因為除了中國人沒有別國人可以做了，所以無所謂國家主義，因為他們不知道有所謂別的國家。所以既無國

家主義，還有什麼愛國呢？但是在這個情形之下，鄉土觀念的思想爲什麼還燃燒得這樣利害呢？倘使沒有愛國心，鼓舞他們誇張中國兵力抵敵法國的又是什麼呢？使中國工人罷工抵制修理法國兵輪的又是什麼呢？這個並不是愛國心；這是種族的團結力，而種族的團結力和鄉土觀念是造成愛國心的原素。

在中法戰事中間，當宣傳革命的時候，中山開始攷察滿清的兵備。論其人數和軍器，他得到完滿的報告。他們並不用外國式的鎗炮和機關鎗。他知道清室的軍法規例，他祕密進行推翻滿清的心愈加厲害了。

第二十五章 不愛錢

中山從他大哥被火奴魯魯送回家的時候，差不多是一個年輕
人中最有錢的了。這個財產是因為中山幫他大哥經商而得的。大
哥很愛中山，以為很應當把他商業利益的一半給他。大哥請了一
個律師，保證中山所得的一半的財產，這財產在火奴魯魯常常漲
價的。

大哥對於中山希望很大。他想中山回到翠亨去用了這個財產
可以在家庭裏有一種信用。大哥看見中山反對中國古訓，追隨洋
人的法子，心上很憂。他以為只有送中山回去可以改變他對於洋
人的傾向，在家庭勢力之下，他可以忘記外國人的法則。大哥送
了中山回去之後，心裏很快活地說：「我救文出了洋人勢力，我

心中快樂。回到家裏他們可以教他中國的法子，我們要用我們的產業以增加家族榮譽。他可以不隨着洋人胡亂使用金錢而失我們的尊敬，這是怎麼樣快樂的事情呵？」

可憐的大哥！從翠亨來的消息說中山的褻神行爲和他因爲毀壞了神像從家鄉驅逐出來，對於他的激刺是怎麼樣呢？大哥接到了這個報告，決意以爲這個財產在中山手裏是很危險的。他以爲必須立刻重新取回來。但是這件事有極大的阻力。因爲財產已在中山名下，要取回來，必須教中山到火奴魯魯，然後他可以將財產交出。大哥於是立即送信召中山到火奴魯魯。

中山此時正在香港求學，得了信甚爲驚異。他也不再問究竟，立即乘第一次船到火奴魯魯。大哥所命，弟弟應當服從的。

大哥歡迎他仍像從前愛他一樣。但弟弟可以看出歡迎裏邊帶

些憂愁的樣子。

歡迎宴畢後，大哥很憂鬱地評論他的任性妄爲，他的不敬現時所尊崇的中國習慣，和毀壞北帝聖像貽全家以失體面。大哥極敬重北帝的，因爲這是北帝保佑他平安經過可怕的海洋，又帶了財寶回鄉。

大哥續說道：『文，你要記得我給你我在火奴魯魯所積的一半財產。我們的發達就是全家的，但是你在你名下有了我由你的幫助所得的一半。我給你財產的時候，我相信你能效法祖宗的正確法則的。但是我失望了，因爲你固執着從外國學的法則，不依你所應當尊崇的習慣。所以爲什麼你還應當得這個財產呢？你有了財產就要浪費而使你個人和家庭都不安。我們的中國政府是好的。倘使你繼續宣傳反對他，一家都要受害了。你的傾向外國使

你反對我們的習慣，遺傳，和使我們親愛的事情。這個態度使你從你的家庭分離。這是不應當的，我現在要把給與你的財產重新取回。」

中山震驚於他兄長的話。他以前沒有注意大哥過去的慷慨。他從來沒有知道貧窮的痛苦，雖然他也知道貧窮是什麼。對於他是很奇異的，像他大哥這樣自範於古訓的人，會飄洋過海到奇異的地方來，以商業的能力在外人中間受人尊崇。

中山在驚駭中靜默着，大哥又說道：

『到洋人這裏來同他們作工是好的。得他們尊敬也是好的。但是倘使我們失去了中國遺傳的寶貝，倘使我們不隨着祖宗的遺訓，在外國所得的產業有什麼樂趣呢？』

中山後來說：『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古人

所走的路上盡我的責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許我，我也願意遵守中國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國法律。但是中國自己並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我不能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所很慷慨地給與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的心。金錢是中國的災害之一。金錢可以用之正當，也可以用之不正當，不幸在中國官場以金錢充賄賂，以致增加人民擔負。兄長，請你完全告訴我怎麼樣把產業交還給你。』

大哥大喜過望，因為他起初怕外國勢力把中山的性質都改變了。

大哥就同中山到律師辦事處。他心上滿意因為知道中山就是仍舊固執着外國的瘋狂行爲，至少也不能帶了他辛苦經營的一半財產一同敗壞。

中山心中也滿意，因為他依了他兄長的請求，有機會重新表示他對於大哥的愛，而且他覺得歸還了產業，他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已經做了新的工作了。他現在可以更自由地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家庭關係並沒有斷絕，不過放鬆了。在新的情形之下倘使他所夢想的中國革命成功，他的家庭的關係可以重新緊密。不過現在兩方面的路是分開了。他的家庭守着幾千年的路，他則不然。

是的，但是他的路在那裏呢？現在他的最後決定的時候已到了，他的家庭對於他很憂愁，他的事情他家庭裏不像以前清楚了。中國人遭的災難沒有比較拋棄家庭再大的。已經離開了他翠亨的家庭，還要把財產交回，是不是就是脫離家庭嗎？他個人的抉擇取了這個不幸的步驟，他已決計轉向新路了，但是新路又在那裏呢？

咳，沒有路！他只有在他前面迷朦的荒野中，找尋他已經跟了的可以成功的路。他的革命計畫必須金錢。大哥藏着許多金錢，但是中山毫不遲疑地都還給他了。

這弟兄倆分別的時候一些沒有怨恨，只有愛和敬。一個給予全部爲兄的忠告，一個給予全部所有的財產。爲了翠亨廟中被毀的神聖而起的激怒，已經因這一次和解而平息了。

第 四 時 期

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四年

中 山 的 職 業

第二十六章 職業的選擇——廣州醫學校——香港

醫學校——中山的宣告獨立——敢死隊

在皇家學校的時候中山知道中學畢業之後爲新中國工作起見，他一生須從事於一種職業。要做革命事業，必須先憑藉一種職業以爲藏身地步，因爲他覺到他的終極的事業是危險的。等到革命事業開始，他在學校所習的職業就是分外的事了！

倘使有機會進陸軍學校，恐怕中山已進去了。但是滿清政治勢力決不肯給反對他的人的，他沒有政府的幫助，就不能進陸軍學校。他又想進海軍學校，但是中國只有一個福州海軍學校，這個學校又在中法戰爭時候被法國人毀壞了。他又想做一個法律家。但是那時候中國也沒有法律學校。所以最後他就選定了醫科。

香港的醫學校他是有法子進去的。他想將來可以靠了醫生牌子秘密進行他的計畫，因為中國人當醫生是良善守法的人。中國的醫學那時候很不進步。人都不看重醫生。中山想用新醫術救人，以改革舊醫術的窳敗。同時他可憑藉醫業以終身從事革命事業。

於是他在中學頭班畢業之後，就進廣州的博濟醫學校。他選中廣州，因為那裏可以做發展革命的中心，那時候他的革命計畫更加有一定了。這個學校是中國學校，教員是美國人。

他在廣州醫學校裏讀了一年，日裏專心在實驗室和課堂用功，一定的幾個鐘點他可以自由從事革命工作。那時他革命事業的萌芽很得他一個同級生鄭士良的幫助。在這個早的時期他又開始組織革命會黨，做叫哥老會，內分軍事，民事，愛國募金三部。軍事部內後來產生了敢死隊。

一八八七年一個新的醫學校成立於香港，中山爲革命活動便利計，轉入這個學校。他在香港讀了五年（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年），畢業後他想要在澳門懸牌應診兼活動革命。但葡萄牙政府於醫生立案頗覺爲難，因此他最後決回廣州。於是一八九三年他在廣州及廣州城外均設診所。他有了兩個政治活動根據地都以醫生招牌爲護符。他很盡心治病，良醫的名聲大震，獲利很多。

他在廣州繼續借了醫業招牌進行革命活動，一直到一八九五年，被官吏說他圖謀幫助廣州及汕頭革命黨反抗滿清政府而驅逐。在一八九二年學校畢業後至一八九五年的時期中，他苦心孤詣，進行革命。有兩件事必須記載的，一件是漢族獨立的宣告，一件是組織敢死隊。

倘使有人要問宣告漢族獨立的發起人，這就是孫逸仙。這是

中山堅毅的呼聲，百折不撓，進行勿懈，到底成就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革命。

漢族獨立的宣告並沒有像美國這樣的行正式公文於各國，也沒有公然演說。但是在中山同他同黨秘密集會時却正式宣布，他的效果也不弱於美國的自由鐘響。

在中山的革命運動以前，從事於推翻滿清的有太平軍，雖是很愛國，但不能名正言順，所以不足以服人心。以前沒有人能夠用簡短的字句喚醒中國人，使他們知道革命的必要。昌言政治革命的很少成功，所以中山能夠發明一種口號，喚醒中國人於迷夢，真是可驚異的。他用的是一種簡短的口號，靠了他竟就推倒了滿清。這個口號是四個字，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記得。在寫出這四個字之前可以先說明他發明的法子。

中山在一八八五年第一次從火奴魯魯回國的時候，就承認要推倒滿清靠着兩樣東西：發揮他才能的要件，第一樣是把他的頭端正，在兩個肩頭上，第二樣是做一個他可以立腳的講壇。在他前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他的講壇。他要推翻皇帝，但是他不能找皇帝的差，因為中國人當皇帝是不差的，從來沒有人能昌言反對君主專制。但是他後來終究思索出一種口號來，可以做推翻皇帝的講壇。這種口號並不是反對皇帝，但是反對忠君。倘使忠君的理想可以推翻，皇帝便沒有憑藉，而他的權力也失掉了。中山在秘密會議裏面開始提出推翻皇位的時候，黨人都問道，「你用什麼來代皇帝呢？」倘使他說「服從法律」，他們必定要誤會的。倘使他說「人民的主權」，他們還不知道「人民的主權」是什麼。

實在中山的困難就是用什麼言語開始他對於皇帝的攻擊。

中山後來造出四個字的宣言，就是：

天命無常。

用了這個口號，中山宣傳反對忠君。這四個字是無害於衆人的，所以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却是動人的口號，所以他知道一定可以成功的。他又發表了一篇攻擊皇帝的文字，廣爲宣傳。這篇文字的大意是：

『暴君肆虐，罪惡滔天，信任奸邪，濫施淫毒。應天順人，除彼獨夫。凡我同胞，毋稍瞻顧！』

中山在這個革命時期裏，又組織敢死隊。敢死隊就是中山實行宣布獨立的武器。他組織敢死隊的理由是以爲自己願意爲國捐軀，必有人繼續他的志向的。敢死隊這個名字，是從烈士這個名字來的，意義是能爲衆人的幸福而殺身成仁。爲了衆人的幸福，

敢死士冒白，刃飲血彈，斷頭絕吭而不悔。中國革命的成功，就在這種剛毅不撓大無畏的精神上。

第五時期

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初步的革命時期

本時期自山中第二次攻擊廣

州衙門至倫敦公使館被難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懸賞購中山頭——倫敦公使館被

難

中山借醫業進行政治革命運動，設機關于香港，澳門，及廣州。外面人知道他是一個良醫，不知道他是一個革命家。他天天有被人覺察的機會，天幸二年餘未遭打擊，革命基礎得以成立。

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發生，中山急行到夏威夷再到美國募款預備起事。靠他的辯才，解了愛自由的中國人的疑惑，使他們知道中日之戰是革命的一個機會。有兩個服從他主義的人毀家輸款。中山的計畫是襲擊廣州衙門。但是他雖然捐到了錢依舊失敗了。

中山起先在香港設一商店，在廣州設一農學會，暗中作革命

活動機關。他所捐到的錢用來買了六百枝手鎗，以備敢死隊襲擊廣州衙門之用。中山雖是事前防備很周密，依舊被奸細向官廳告發，鎗械都被滿清官吏搜去，敢死隊多被害，但在一八九五年九月仍進行襲擊衙門，因為缺乏鎗械，終於失敗。滿清遂懸賞購中山頭。他經歷很多的困難，才逃到夏威夷。他到了夏威夷，雖遭這次失敗，勇氣並不稍沮，而且重新進行組織團體，以圖後舉。他在夏威夷得了意外的成功。從夏威夷他又到美國，事情也很順利，於是再進歐洲。在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他遂在倫敦中國使館被執。其中詳細情形，都記載在一九一四年出版，極姆斯

根得臘

James Cantlie 著的『孫逸仙及中國之覺醒』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這本書上。

中山的在中國使館被執，使用英語的國家都知道孫逸仙的

名字了。但是因爲這樣，滿清政府防備他愈加嚴厲，而他的革命進行也愈加困難了。

第 六 時 期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至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迫 切 的 革 命 方 法

本 時 期 中 山 已 得 最 有 利 於

革 命 之 計 畫 成 功 尤 可 操 券

第二十八章 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

中山手造民國，震古爍今。我們見了他這種偉大的事業，不可不知道他成功的法子。他的建造民國的法子就是『卓然無畏』。他從不知道怕是什麼。他的勇敢之氣充塞於精神和身體上，而用智慧以駕馭，很像放炮瞄準的時候，高下隨心而定。

倘使遇到一個小的危險，中山並不用他的勇氣出來，不過溜過去就完了。倘使遇到了大的危險，他的勇氣就奮發起來了。他的一個黨徒說：『隨便怎麼快的鎗總打不着孫先生的，因為他的如電的手腕，應付危急的情形，比彈殼爆裂都快。』這個譬喻可以用於中山的。

著者可以用他有一天晚上在上海應著者邀請赴筵的事實表明

他不怕懼的性質。在這個忙的時候，著者住在上海虹口那邊叫開北的地方。到那裏的時候，要經過許多壞的中國人住的地方。在那一帶，吵鬧打架天天發生，暗殺也時常有的。

這是一個紊亂的時期（一九一九年七月），有一個鄰省的長官在幾天以前被人殺死。在中山和他的夫人來的一個鐘頭以前，著者覺得在著者家裏同黃浦灘中間的鄰近地方是很危險的。著者再告訴著者的妻這種危險。

著者覺得教中山從四川路來是不大妥當的，於是想打電話給中山要從著者家裏改到阿斯脫飯店。但是他那時已經同孫夫人離開家裏在路上來了。我們於是很爲擔心。

於是車輪轉動的聲音從小園邊響過來，中山他們在一個開敞的馬車裏出現了。他穿了一件白的長衫，似乎很可以做瞄準放鎗

的東西。

這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並不說起我們的恐慌，不過在分別的時候，著者向中山說道：

『博士，讓我用一個有蓋的汽車送孫夫人和你回去。』

他回答道：『謝謝你；今夜很熱，讓我們坐敞車回去罷。』

著者見了這個難處，引中山到一邊說出著者的恐慌：怎麼樣他要經過很危險的地帶，怎麼樣他的敵人可以在不防備的時候襲擊他，怎麼樣著者在法庭上看見被刺的長官的妻，這個長官在人力車上被刺客鎗殺的。

中山聽了這些話笑了笑好似著者告訴了他一樁有趣的說話。

他後來說道：『無意識的！沒有什麼危險。』

著者從新請他讓著者用閉緊的車送他們回去。告訴他時候已

晚，四川路光線不充足，又要經過紆曲的小路。這些話都沒有效果。在愉快的態度中他叫他的馬車過來，又談了好一會，他的臉上依然表現很快樂，說了一聲再會就去了。我們知道中山已經安然到家才放了心。

著者希望這一樁小事使讀者可以知道中山不恐懼的心理的一斑，他在這個長時期的奮鬥中是完全不注意這種危險的，在日本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的事實愈其可以顯然。

中山無畏的精神是被動的。他的爭鬥的方法是利用反動力的。就是他起初宣布獨立也是反面的運動。他的法子就是中國舊時技擊的法子，借敵人的力打倒敵人自己的。

『同你的敵人決鬥的時候，要使你的身子像天平一樣，力量平均，敵人的攻擊不足以動搖你。不要阻止你的敵人，待他用全

力攻你，於是用一個巧妙的反動力，將均衡一變換就足以打倒他了。他的力好比一個錘，你的力好比一個砧。你的敵人在他的錘同你的砧中間自己毀壞的。』

這個決鬪的法子可以算中山政治上奮鬪的大概情形了。他三十年來的革命生活就可以算一個中國的技擊家，在技擊家的反動力和熱心之外，中山再加上非常的勇。因為中山弱，敵人強，所以他知道只有這個法子才可以成功。中山是聰明敏捷，皇帝是笨拙不靈。中山是燭照無遺，滿清是昏庸愚闇。中山抵禦強敵，疾如鷹隼，敵人一有動作，輒能警覺。起先看起來像一個蒼蠅同一只象鬪一才；但是一個漏罅可成泛濫，所以他起先躲在皇帝的巨大的影子裏攻打，進退都按着訣竅，覷到一個空隙，就出全力搏擊，致敵於死命；這是矮子同大人相打的法子。三十年來劇烈的

戰鬪，雙方勢力這樣的不平均，不知道的人一定很奇怪中山的遭遇的。

這種舊時拳教師傳授的法子是只有在一方面有優勝的勢力，而別一方面沒有的時候可用。在中山的事情，只有這個法子可以取勝利。他一點一點捐來的錢，在他手裏並不能積得長久，也不能聚成一個大數目。像歐美各國，革命常常發生，金錢的助力也容易；但是中山並不能得這種便利的。

一八九九年夏天，中山的處境很困苦。他這時在日本作亡命客。從前一八八五年，他十九歲的時候，從火奴魯魯回來曾經過日本海港；一八九五年他又逃到日本，已翦去髮辮以便改裝。一八九九年，治外法權撤廢，他設總部於橫濱，以進行黨務。

一八九九年夏天一個黨人說道：『我想我所做的革命事業也

夠了。我不要去投降，但是我要到一個中立的港岸上找一個僻靜的地方，操謀生的職業，以享清閒之福。我所能做的都做了，現在成功還是很渺茫，所以讓別的領袖去做罷。我十二年的革命生活可稱是毫無結果的。我許多朋友有殺身的，有羈囚的，現在我的朋友親戚，都稱我做夢想家，決不能實現我夢的。金錢都白丟掉，毫無收獲。北京的皇帝還是安安穩穩地坐着，不能損他毫髮。革命不是一個人的事；所以現在讓別人去做去罷。』

中山並不是說這種話的人。但是一八九九年夏天，他過他的逃亡生活的時候，確是在完全失敗僅以身免的情形之下了。倘使他這時候病重，或被敵人逼使與他的黨人隔離，他就說了上面的幾句話而放手也不希奇的。

但是雖然在這個革命潮低落的時期，中山承認已被打得從梯

上逐漸降下，他同時依舊用力回頭往上爬。他知道他敵人的力量已加倍地增加，但是幾年來的失敗也鼓勵他的勇氣越向前進。他的黨徒愈失望，他成功的希望愈增加。

中山在他困厄的時期做了一件卓異的事情；他亡命日本，設總機關於橫濱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後面把此事細說。

日本是中山的最適當的遁逃處，最宜於設指揮攻擊滿清的總機關。中山到日本的次數最多，好幾次是秘密來的；因為在日本不祇有幾千僑民的幫助和保護，就是有許多日本朋友也很表同情於他的。

你們到過橫濱的人都可以記起山下區的地方。那裏有許多美觀的外國人住宅和領事館。一條通潮水的運河流在山脚下，在運河那一邊是一個大旅館。在旅館同運河中間有一條街路，這條路

一直下去可以找到一所洋式房屋，門牌是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這山下區是日本政府限制外國人聚居的地方。

一八九九年七月，在日本的治外法權撤廢，中山遂得表示對於滿清敵人挑戰的計畫，照政治手腕看來，此事很堪讚美的。他決計要在滿清耳目的前面，做革命運動。以橫濱滿清領事館爲目標，他租定了最近該處的一所房屋，做革命運動總機關，他的敵人舉足就可到的。這個房屋就是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

倘使中山能租到在中國領事館貼鄰的屋子，他就要這樣做了，但是這屋子已經是夠近，可以望見領事館的龍旗，這樣可以時時刻刻警醒他知道敵人就在眼前。但是這也可以顯得他看滿清如無物，而玩之於股掌之上。領事館裏皇帝的臣僕，很容易把中山用鎗打死。但是他們有說不出的苦，就是他們倘使把中山弄死，

全領事館的人，就要被執而定罪的，所以他們決不敢；於是只好讓中山在他們門前挑戰，這就是承認他的力量能夠攻他們的弱點。

在治外法權撤廢以前，滿清領事館的人可以這一個鐘頭內把中山捉到，下一個鐘頭就把他處死。治外法權撤廢之後，雖然懸巨賞購中山頭，中山怡然來往而不懼，所以中山在面子上已經勝了滿清了。矮人機智勝人，僑民的地方雖常有中山將被滿清所害的謠言，日本政府是嚴爲防備的。

因爲後來中山頭顱的價值只管增加，許多人常常從中山的總機關出入，街談巷議，以爲中山不久就要被滿清所殺的。又紛傳中山左右常有琉球島上的大漢保護着的，說琉球大漢是中山防身的武弁。

但是在山下區的時期也是中山一身增高他名譽的時期。那時候黨人已很信服他。世界各處的僑民都捐款幫助他，足見衆人對於他的信仰了。但是中山得了捐款並沒有收功效。因爲他所得的錢都買軍械，好幾次都被奸細告發，以致不能運到目的地（參看中山軼事）。

跟從中山的人一天多一天了。世界各部分都有人來，日本更多。橫濱有二千五百個中國商人和雇傭者，大半是廣東人。這班人都愛戴中山爲領袖。在長崎也有許多寧波人，神戶和大阪有許多福建人，都加盟於中山黨中的。

但是中山當這個時期不是失望也不是危險的時期。這是革命的積聚時期，中山在此時增加能率使革命勢力煥然一新。

『孫博士，等了這幾年了，你也覺得失望嗎？』有人問他。

『譬如一個人開始造一間房子，他要不要失望，倘使他要等材料。我們並不等工作，我們不過等材料。』他答道。

在這個等材料的時期中，在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裏邊驅除韃虜，痛飲黃龍的大聲疾呼，真足以策勵精神，發揚志士之氣，使一班黨人愈失敗而奮鬪之志愈堅。中山的行爲表現他隨機應變之才，非尋常人所可企及。只有用了這個生氣勃勃的方法才能保持革命機能前進不懈。

後來，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成爲信仰中山者所尊敬的地方。這所房屋後來買了下來預備做中山功業的一種紀念。計畫正在進行之際，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大地震發生。第一次震動就把這房屋陷下，大火隨起，一切毫無遺留。

中山在橫濱的總機關永遠去了，但是共和國的精神依舊蒸蒸

日上，進步無疆。

將來如有發達的一天，要爲中山立一個碑，著者希望下面的句子可以鐫在石上：

一八九九年——一九零零年

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

毋懼。毋餒；

十二年失敗；

光榮的日子將來。

第二十九章 中山與勞工

凡是人要合於人生的，須要知道些世界上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所以新聞對於精神上的需要，同麵包和水對於身體上的需要一樣。中國人的文明發達很早，所以中國人都喜歡得到新聞的。中國舊社會傳播新聞的地方，是在茶館裏。茶館是中國普通人集會的地方。茶館裏有農人工人，他們工作休息的時候總到茶館裏來，泡了一壺茶，坐着聽些各處的新聞，習以爲常。還有許多閒蕩的人，也視茶館爲惟一的消遣地。中山知道茶館不是鼓吹革命的好地方，所以他創立「秘密集會所」以代茶館，在那裏招致一班人民，灌輸他的主義。人類的天性是歡喜聯合的，所以他的生氣盎然的會所，很足以吸引大眾。於是他的會員一天增加一天了。

。就是最窮苦的人，只要他是不卑不亢，能自尊的人都可以加入他的會。茶館裏所有的便利他也有，所以一班人自然願意離了茶館而到他的會所裏來了。於是中山政治運動的基礎也堅固了。

中山是立於勞工方面的。勞工就是靠了勞力而得到誠實的生活的。中山立於工人方面，也一樣地立於農人方面的，因為農工占中華民族的大多數，而他們所受滿清的壓迫比較別的階級來得凶。他並不立在富商和資產階級一方面的。他是立在新中國方面的，而農工階級又是新中國的基礎。

因為大家公認中山是一個勞工的領袖，於是外國資本主義都以為中山同他們的利益反對的，因為說他常常鼓動工人要求加薪。實在這種意思也不確當，因為中山的革命是為全民族着想的，並不是專為一階級。他的黨人有許多學者，也有本來很有錢的。

他們包括各階級的熱心愛國者，自然有許多代表工農的。

中山的思想代表一班勞工，一層原因是許多舊式讀書人不肯贊成中山的主義；他們受八股科舉的毒，都希望在滿清手裏陞官發財，自然不願中山推倒滿清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山的生活是簡單，率直，誠實的，他自己朝夜辛勞以謀衆人的生存，這種行為也是揮汗如雨，勞苦力作，以賺到飲食的勞工們所喜的。

上面所說的是中山轉移一班人到茶館的趨向變成祕密集會所裏的活動勢力。這就是他產生革命勢力的方法。他只有用這個方法才可以成功；因為這是最不費錢的法子，別的法子都要有大資本的。所以中山費了很少的錢做鼓吹革命事業。他的錢是用來買軍械，組織義勇軍；這種軍隊本來是茶館裏的份子，而現在做了會黨裏強有力的黨人；這種人加入於勞工的軍隊裏面，都是受的

中山感化的力量。

中山做革命事業並不把錢當做最要緊的東西。他曾說：『金錢並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錢，但是他仍舊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覺醒之後，金錢在革命事業裏面是比較不重要的。』

中山經濟上最大的成功是在一九一零年，他募集了五萬元，買了軍械供敢死隊用。這個數目比較歐洲君主用於戰爭的費真是微乎其微了。

中山說，『金錢是比較地不重要的東西』。那麼重要的是什麼呢？知道他的人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忠誠』。

金錢是重要的，不過是次於忠誠。忠誠是維繫於領袖和黨人之間的。賴中山忠誠的精神感人之深，於是一九一一年中山的國

民革命軍因此而起，他的第一個呼聲是：『這一次的革命是國民革命，並不是偉人革命』。

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中山爲國民代表，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代君主而登首席。那時候儀式也是簡單而不鋪張。照他的力量，那時候儘可以做得輝煌炫耀，但是他仍然是不失他窮革命家的本色。中山向來是如此的，現在還是如此。但是他形式上雖然如此，道德上却比專制皇帝高得多了。

還有一個緣故，爲什麼中山不像北京的敵人和督軍這樣歛百姓的錢，以供一己。因爲中山就是在野的時候，也能做人民的領袖。他有這種希有的領袖資格，所以他並不是必須有了元首的位置纔能夠執行他的權力。手造民國的中山是立在民衆裏邊的。

第三十章 演說家的中山——鎮靜的中山——寬恕

的中山

中山先生傳記在這個時期是講他的革命方法。他的進取手段是同他謹慎靜默的被動方法相反的，這裏一定要申說一番。現在說到他演說之前，我們先略寫幾句他的狀貌。

中山狀貌魁梧，英武如軍人，額聳而闊，鼻準豐隆，顴平，眼陷，肩膀敏活，四肢靈便，幼時在田間習於操作，故肌肉強健有力。他的容貌英偉，而望之靄若春風。他的眼光清徹照人，無微不至，凝眸注視時最有吸引力，火灼灼地懾人如獅。見他的人都覺他眉宇間威稜逼人，就要說『這裏是一個你可以信託的人。』

很奇怪的，這樣一個敏捷的人，却有特別寬緩的能力。他常

能從容靜坐，閒雅像一個藝術家，雖在炎夏也是這樣。他的聲低而和，如奏琴瑟，煞句清晰，全神貫注於語尾，他發音從來不躊躇或是重覆的。就是在電話機上他的聲調也是如此，和而清像鐘聲一樣。

中山是一個靜默的人。有時候他會避開了衆人，一聲不響地默坐屋隅。

有一次中山演說，環聚而聽者無數，中國人外國人都有。在一個大廳裏面，聲音恐怕很不容易傳達到四處罷。

中山說了幾句開場話之後，向前面走幾步，聽衆掌聲雷動。他靜默移時，再前進一步，掌聲又起，夾雜一片歡呼聲。他等了一等，將手舉起，聽衆肅然，寂靜無聲。中山仍舉手靜默，屹立不動，乃開始演詞。

他演說時差不多換了一個樣子，驟然響朗的聲音，中人如有電力。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個個字是迅疾，準確，鋒利，像一枝機關鎗，只聽得，嗒嗒嗒的聲音；高，下，疾，徐，如合音節；演詞平穩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舊靜立在講廳迴聲的中間，而他的話已深入聽衆腦筋裏了。

歡呼和鼓掌聲又起，但是中山如立在海岸上，看海裏的波浪。他再舉手，喧鬧的大衆又靜下來；他又雄辯滔滔講了一回；於是一停頓，呼聲又起。此時中山一口氣差不多說五百多字。

中山在演壇上受人歡迎，演說詞很快的傳到各處，各處都有同樣的歡聲。他到一處就有他的演說，在危險的時機是喚醒人們的清響的鐘聲，在困難的境遇是指示人們正路的導燈，長時期同惡勢力奮鬥，熱烈的歡呼之迴聲傳遍大地，多麼可驚，多麼偉大。

呵！

中山有很大的動人的魔力。他所仗的是真理與吸引力。倘使他不是真實的，吸引力對於他沒有什麼好處。人們是服從真理的，所以他的精神，他的演說，就受人們的信仰，使得他做一個人們的領袖。

中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領袖，反革命的勢力自然處心積慮要害他。所以他處處都是荆棘，處處有人要暗害。他也知道一出黨會的門就是危險。他雖然後來有幾千幾萬同志和從者，但是他們大多是窮的，而他的敵人是強有力的，有世界上最多數帝國。很奇怪，他竟逃過敵人的手槍，白刃，和毒藥。他倘不是一個鎮靜的人就決不能逃過。多言或是太多交際都足以使他不幸。這也是奇怪，他的黨部裏面也不曾有過內訌而害死他的。三十年推翻

帝制的生活是一個很長的時期，他竟安安穩穩地過去了，他的鎮靜工夫那裏有第二個英雄比得上呢？

中山用鎮靜的手腕組織秘密會黨。所以他最擅長於組黨。他相信組織秘密會黨是推倒滿清最好的方法。做這種事情必須要謹慎，鎮定，所以只有中山最適宜的，他也是必須要如此的。

中山造成了秘密會黨，設分部於地球各處，像腦神經的貫通全體一樣，他執了中心勢力，隨便走到什麼地方都能夠指揮自如，勢力總跟着他走的。

中山是有自持力的人，所以他習慣於靜的。他常審度自己所已經說的，還要說的，已經做的，還要做的，都在靜默的時候腦筋裏預備好了說什麼做什麼，然後再運用他的思想。

中山雖是沉默寡言，但是也是詼諧而能取悅於人的。他雖有

精密的政治家的活動能力，雖長久過獨身生活，但是他還是常常很愉悅的，心氣和平，沒有一些浮躁之氣。

要透澈知道中山，必須要看他兩個時候：一個是他默坐的時候，差不多像老僧入定；再有一個是他演說的時候，指揮衆人像母親領導小孩一樣，那時動作中有領袖的力量。看見了他兩個兩樣的態度，才知道他動靜是一貫的。

倘使要說中山的弱點，就是寬恕的弱點。在西方人寬容的精神是力量，不是弱點；但是在中國人中間，因為受了滿清二百餘年的奴使，養成了劣根性，所以今天寬恕了他們的敵人，就是造出了明天的許多困難。倘使中山沒有寬恕的性情，恐怕他現在已經是中国武力的「迭克推多」，再加上他指揮的力量，全世界都要在中國攻擊之下了。

這是很難明白的爲什麼中山這樣一個奔走四海，遭遇常常失望的人，心腸還是這樣的軟。但是細細揣摩中山的心，很會表同情與他的。中山很願意拯拔壞人，因爲他可憐他們！他的心完全是本於善性的，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現出慈悲心來。他知道他們是壞人，但是他們是不幸者；所以中山要拯拔他們。倘使中山擒拿了一個嘗試害他性命的人，如其這個匪徒說出家裏有很多人靠他養活，又表出悔過的心，中山定要釋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

中山寬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氣。他這樣一個意志像鐵一樣堅的人爲什麼心腸像婦人一般軟？他意志的剛強同心腸的柔軟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後，就知道他的弱點就是他的天性最強的根由。因爲他是偉大所以他寬恕。在火奴魯魯他寬恕牽他髮辮

的小兒同他寬恕袁世凱殺革命志士一樣。寬恕是他的天性，在他聽見最偉大的寬恕者耶穌之前，早已有寬恕的習性了。

我相信中山一生寬恕的政策使得他手造的民國的建設事業退化不少。倘使中山少一些寬恕的性情恐怕他早已是中國現在的大總統了。寬恕在西方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一個好政策，但是對於中國有許多榜樣看出這種婦人之仁就是沒有決斷，終致於失敗的原因。

演說家的中山，鎮靜的中山，寬恕的中山——誰能說三者之中那一種是最偉大的？寬恕於中山是像流出泉水來的山上一樣。他是天生寬恕的，但是他的意志運用他的鎮靜工夫到舌頭上，做成他一個演說家。

第二十一章 中山與黃興

這一章黃將軍傳記載於中山傳記裏面不獨因為他們兩人革命時期裏的偉大的友誼，也是因為看了這章可以知道中山在革命運動裏給助力於別的有力的領袖的一個法子。

沒有黃克強的武力運動，中山雖有他的才具，也很難說究竟能否推倒滿清；所以我們大膽地說沒有中山就沒有克強，沒有克強，滿清有了外國人幫助，也許到今天還是安然坐在紫禁城裏龍位上受百官朝賀。

不但如此，克強的傳可以鼓舞學校學生，激勵少年志氣，燃灼愛國者的理想，發揚戰場上戰士的勇氣。他的傳虎虎有生氣，可以當一篇軍歌的短文讀呵。

中山是一個創造者，外交家，政治家，他想出了一個計畫，能夠把事情的始終都料得透澈。克強呢，是一個不息的戰士，永遠是急切於作戰的，從經驗上得到深的謀劃，但是到了要使用他勇敢的本性時候，常常預備把生命冒險。中山用演說激勵萬人；克強帶了這被激勵的萬人，用了他的領袖資格，振臂一呼，攻堅突壘，流血疆場，略無懼色。克強是天生的一個領袖；中山也是。但是兩人的心理是不同的；所以天使他們聯合在一起，成一種替人類建功立業的力量。把克強放在船上，他的力量過人和豪勇不懼使他做一個全船的領袖。把中山放在船上，他不過用他意識的魔力領袖全船。中山的方法易，是理智的方法；克強的方法難而不定，是武力的方法。克強是一個射擊手，單身陷陣，賴他瞄準之能，在奮呼中殲敵的；中山是一個指導者，立在高岡上，注

意全軍的行動，不是管一鎗一炮的動作的。

克強看到近；中山看到遠。克強的手常放在刀上，迅疾地預備同敵人決死。中山倘使還有磋商的機會，決不輕用武力。克強只有在戰陣上面看見他表現勇氣；打仗對於他像用酒席一樣，殺人的血像紅的醇酒，越吃越足以鼓勵他的勇氣。像克強這樣的領袖失敗多而成功少，但是他謀劃的才能也可使戰不致於大敗；他善於進退，知道要敗就能退，量力而行，所以不致有比退還大的敗衄。

一九零六年在日本的時候，這兩個人看見中國前途的一線希望漸放光明；不過五年之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克強受中華民國臨時議會公舉代行總統職權，直至中山回國，克強乃交職位於中山。

一九零六年克強逋逃到日本，他的頭被清廷懸巨賞。中山也是如此。中山相信他已經在伸張革命勢力於滿清衙門邊的地位了。克強也是如此。於是他們兩人聯合進行，以前沒有這樣的。他們現在都知道成功就隨着各人的盡力而來了，君主的敵人已捆縛在繩上，等候着致命的攻擊。雖然還要幾年工夫，但是這是有希望的年頭，不是拳匪以前的無希望的年頭了。滿清荒淫無度，已無統馭能力，人民望改革政體，如大旱之望雲霓；新共和國預備着出現，以解人民於倒懸；於是他們奮力一擊，踏皇帝於龍位，成功的革命終究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起義於武昌了。

克強生於一八七五年。中山長他約十歲。但是克強並不是爲了這個而尊中山的。中山是東方和西方的產物；克強完全是東方的產物，沒有受過西方教育。他的中等教育是在兩湖省立學校受

的，優等畢業後入日本東京大學，畢業成績也很優。我們可否想
倘使克強也受了中山受過的西方教育要怎麼樣？克強是一個湖南
人，承認廣東人中山的領袖，因為他知道中山的才能能夠有更大
的成功。中山也知道得克強的幫助可以信託他一同進行長時期的
奮鬥計畫。因為時候多了，中山不僅在滿清監視之下，也在基督
教國監視之下了。一九零四年滿清為謀收反對中山革命的功效起
見，下大赦革命黨令，算皇太后七旬生日的恩典；但是她提出孫
文，康有為，梁啟超三人仍不赦。爲了這道反對中山的上諭，他
倚畀克強愈深了。

這樣，中山與克強遭亡在日本的時候，在『山下區一百二十
一號』一章所說的時期以前兩年，成立同盟會。這個會成立之後
，敢死隊於是出現，個個繫縛綁布，內穿鋼甲，預備劇烈戰事。

也像中山是生成的理論上的革命領袖，克強是生成的敢死隊武勇舉動的革命領袖，冒千危萬險，都是克強的事情。克強動身的時候鼓着勇氣說道，『我們必有一死，讓我們死得勇敢。』爲了這個克強同他的同志預備把最貴的價錢賣去他們的頭顱。

那時候敢死隊訓練得有很可驚人的力量了。中山克強在日本是很有益的，因爲在日本訓練比較在中國好得多。日本人很講究擊劍和角力的，國內有武士道的風氣，鼓勵這種個人犧牲和愛國運動。所以後來敢死隊回到國裏做了許多烈烈轟轟的事業。敢死隊所用的兵器也有短而鋒利的刀，以取其易於掩藏。

克強軀幹未必十分碩碩，而頭顱魁偉，臂長腿健，有古時劍客的風度。他的身體若泰山的屹立不可動搖，胸膛挺出，肩膀寬廣而敏活有力；論其骨骼四肢的強固，在日本很可以做一個武士

道。

中國人普通看起來不像軍人樣子，但是克強却很像的。他穿了適體的西裝，很使他合於外國式；但是穿了制服，就是預備打仗的樣子。他以為戰總有一方面死的，所以他同敵人爭鬥，自己總先存了決死的心，以與敵人爭生死，出死力以致敵人於死地。雖然他的心理似乎太酷虐，但是他用了這種手腕纔能驅除韃虜，光我漢家，大功真是不可泯滅呵。他攻擊敵人的時候，總放出十二分的力量，加敵以重創，使勝利加倍地可操左券。因為他的主張是以為敵人常常比他強，所以他總要比敵人格外勇，動作格外迅速，機會格外好，才可以勝敵人，這也是勇士的不朽名論呵。

因為克強有這種的軍人性質，所以使得兩湖的富豪相信他這樣深，才肯以金錢上的助力供給他，於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

革命，竟一擊成功了。

克強率其衆於死的時候，他自己也是常預備死的。倘使衆人有一個死的機會，他有兩個。他們相信克強，克強也相信他的敢死隊。中山武勇的革命最壯烈的精神就在這『此地早已斟了一杯慶賀死者的酒，再歡呼祝第二個人赴死』的豪語上表現出來。

中山幾年來承認倘使能把廣州巡撫衙門取到手，他可以用了那邊的錢糧抵敵全中國的滿清兵。所以中山幾年來屢仆屢起，謀奪這個堅固而富足的衙門之志願不少衰，有時候他親自謀劃攻擊。沒有一次不失敗的。後來中山看見一個好機會；克強於是要求使屢次失敗的計畫得以成功。

因爲這樣，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克強預備出發。敢死隊全副武裝，訓練的充足，爲以前所未有。這是作一個迅速攻擊

的準備。唉！中國奸細這樣多，滿清廣州巡撫已經知道這個運動，早已嚴密防備。爲謹慎計敢死隊須退回，因爲滿清軍隊如是增加，攖其鋒必不幸的。但是剛毅果敢的克強笑退後爲怯。倘使敵兵力強，人衆，他要用迅疾的動作以寡敵衆，以弱勝強；倘使敵的軍械精，他必須奪敵的軍械。種種事情都是勇者所能；而况援兵允許他來的，他能先取衙門，援軍必來幫助他據守；就是援軍不來，他既能夠力戰以陷敵陣，必能夠力戰以脫重圍，懾敵人的膽，使敵人知道同他們對壘的是不怕死的，不怕敵的衆多，也不怕械的精利。敢死隊是沒有怯敵的，中山和克強常常在同盟會裏說他們沒有卑怯黨徒的地位。而且，寧使死於戰陣，享無上光榮，不願違背誓約，而忍辱偷生。

這樣，克強已決有死無二的心發令前進，自己領了頭，勇敢

的隊伍跟上，猛烈血戰攻進了一道牆，已得到優越的地位。

克強攻衙門的一天事實是演一齣勇武英烈的大悲劇。衙門被攻不已，陣勢動搖；清兵重重疊疊顛仆於敢死隊的鎗彈刀鋒之下。衙門裏邊血流成渠，外邊踉蹌奔潰。克強容貌威猛，鎮定地看着一個個彈殼的爆發，數着他一方面仆下的人數，指揮每一次的反攻。他身子被敵人的血，同黨的顛仆，和他自己的創傷所染紅。一手已被砍去一部，裹住創傷，換一只手拿了刀，再指揮進擊。

這是使讀這個劇本的後人感歎驚奇不止的，可是克強的事實不過是敢死隊中的一個例子罷了。他雖然流血如注，幾乎暈去，也知道他隊伍裏的情形漸漸壞了；可是依舊力戰不已。

『援兵——他們還來不來？』

彈匣的碎聲，來福鎗的爆聲，炸彈的轟聲，屍骸愈積愈多，牆壁傾搖，屋瓦震動；奮呼酣戰，血泊中立着黃克強，數一數他的存下的人數。敵人雖殺了無數，自己死的也可驚了。

『援兵失了我們的約了；天黑了，我們快殺出重圍呀！』並沒有帶着悲楚之音；活着的敢死隊深陷敵陣，殺不出重圍來，但是克強一些不慌，說道。

『往前衝！』

敢死隊這樣就突然用力猛攻清兵陣勢，清兵震驚，加倍倒退，於是克強的隊伍得到一個空隙了。來福鎗，馬鎗，手鎗，都撒在一旁；鎗刺在人叢中也是累贅了，只用匕首在火炬光中閃舞亂砍。

此刻他們在重圍中衝突要殺開一條血路。在旋渦的中心，四

面的壓力很大，一重重的圍困把他們裹在垓心殺不出去。最中心裏克強在火炬光中向四周圍廝殺；他的未受傷的手握着刀飛舞，上，下，左，右，揮揮，霍霍，刀鋒起處砍着的不死便傷，敵人四散奔避，留下了空地容他往來衝突。他喊道，

『弟兄們，跟着我！這裏是衝出去的路！』

活着的敢死隊轉過來跟着，向他刀尖所指的地方殺出；但是，呀！另外一批密集的敵兵又裹上來把他們衝散了，克強裹在這邊依舊死戰，他們裹到那一邊去了；敢死隊的血流得越多了。所向無敵的克強雖是殺出去了，存下的勇士更陷入重圍，有的當場被殺，數十人被捉了。

克強殺出了戰地，像一隻受傷的大蟲，還在黑暗中來往找尋救兵來救被擒的弟兄。他的創傷使他無力，但是他沒有休息。同

他同逃的一個敢死隊替他掩住手腕上的流血，裹住頭上的傷痕。克強在冷的夜裏把臉向着河喘息着，等候着。旁人紛紛議論，他只坐着等。

死人都載出去了，喊聲依舊震動長夜，火炬來往照耀示人正在搜尋克強和餘黨。勇敢的克強血流如注，知道他一隊中活着的是沒有救了。過了一天早上七十多個敢死到底的人很慘酷地在殺場上被殺了。

這是克強許多勇武的軼事之一，他是一個最偉大的戰士，他的領袖武力的天才是從他個人的勇氣中生出來的。

克強正在盛年，遽爾溘然長逝。他的敵人在戰場上所不能致的，竟使愛國者深爲失望而悼惜了。他在日本和歐洲過逃亡生活的時候，奔走革命，於他很勞瘁的。他看逸豫倒是毒人的空氣。

他所知道以爲應盡的責任的就是勇敢的進步。他的過人的勇氣足以使一個華盛頓鼓舞，一個拿破崙奮發。

克強的嚴肅果敢的容顏，深沉凝視的目光，長遺留一個使後人景仰的影像，覺得英氣勃勃，栩栩如生。

克強在家庭裏的時候，就是和藹可親，同他在戰場上的時候就判若兩人。那時他坐在有墊子的椅子上，砍傷的手中握着他女兒的手，回頭微笑像一個快樂的小孩子一樣。

可是雖然享着他家庭的安適和愛情，他依舊一日不忘國事的。專制魔王統制中國的時候，他就掉開那舒服而有墊子的椅，去坐在兵營裏的石凳上，預備在星光中攻擊敵人。

黃克強，敢死隊的領袖，已經死了。他因爲信仰自由而戰，而流血。愛國的克強；勇武的克強；不可制服的克強；因爲同中

山一同改造他所愛的國而捨生百次的克強——和平的時期已屆，這個人就離開人世了。

確然的，偉大的靈魂離去了，世界寂靜了，但是追憶這個靈魂所成就的功業，就使人歡悅無限了。

第二十二章 『牢記你的到寧波去的叔父』

中山的推翻滿清專制是一件很希有的事實，就是他開始他的事業完全仗他個人的腦力，個人的領袖資格，毫無別的助力的。

我們讀別的大政治革命家的傳，可以看出他至少總有家庭的，黨派的，或是部落的依靠做他的根基；可是中山是完全沒有的。而且他的家庭是同他的革命運動立於反對地位的。下面的一篇記載可以供讀者一個有趣味的證明。

中山有一個同族的叔父，中山的母親對於他親誼很篤。他得他家庭幫助替他找一個政界上的事情，過了許多時候才得到一個位置，委充了寧波地方衙門的一個小官。孫氏的家族中是怎麼樣榮耀呢？族裏的宴會很快樂。後來孫氏族中的一個人就踏進了天

子地方不可思議的職務裏面去了。孫氏族中的一個人踏到了榮聲華顯耀的大道上去了。他就在孫氏家族中許多人的祝賀和歡笑聲中乘船到寧波去。他們都希望他飛揚騰達，爲孫家光，他自己也是這樣想的。是的，孫氏是到了官的世界裏了。

可惜他做到了官之後，覺得滋味遠不如他所夢想的好。翠亨的一個質樸的熱心人不能抵抗寧波衙門裏的陰謀鬼計，於是經過一番折磨，受了一番痛苦之後，他竟被擯逐出來了：他經歷驚濤駭浪，受盡萬苦千辛，才垂頭喪氣地回到翠亨。他回來實在倒是快樂的，依舊自由自在地過他的耕種生活。鄉人搖頭嘆他的不幸是惡煞當頭。

叔父的失敗在革命家的母親腦筋裏印了一個印象，所以他的愛子談起革命的時候她總要說：

『文，孫氏族裏有人進政界是不幸的。牢記你的叔父在寧波所遭的不幸。政治都是空的。政治就是失敗。』

一八九四年的時候，中山購到了一批軍械，這都是他自己受了辛苦得來的，用了他自己的辯才捐到的款子。各事都太平過去了。爲自由而戰的時候就要來了。在廣東的黨人正等候這批軍械去毀滅清兵，又隨着中山指揮。是的，過了一會，最後的時間就要到了，那邊的一班勇士要在爲中國爭自由的光榮裏同他立在一起。已經等了幾年應當有這一次攻擊了。

可惜呀！被奸細的告發，這些兵器都被滿清發現，這一次的起事到底失敗了。過一天惡消息傳來，中山的朋友陸皓東，朱貴全，丘四都被害了，他不聽見他母親的聲音嗎：

『小心，文，小心！政治就是失敗。牢記你的到寧波去的叔

父。小心！小心！』

是的，政治就是失敗。政治都是空的。小心！小心！

於是中山從香港海口逃走，亡命日本，經夏威夷，再到美洲歐洲，一個失敗而被人捕捉的人，他的頭被人懸賞購買。

過了幾時他又在自由的中國人屋子裏進行革命組織了，這個時候是一個新的活動。在洗衣工人和商人中間，在農人中間，在僕役中間，鼓吹革命，使這班卑賤的人組織成新的革命助力去爲自由而戰。他再到墨西哥加拿大，計畫免掉失敗的方法。於是到俄羅斯，再轉向赤道，爲中國的自由而熱心奔走，又積聚一些款子購買軍火。後來他回到英格蘭。唉，文是不幸！他在中國使館裏被擒待死。政治是不幸的。政治就是失敗。小心！

但是他從捉住他的人手中逃出來了。他重新環遊地球。他重

新用他的辯才喚起四百兆同胞的自由魂。他的黨徒發達到幾萬人了。他們都在羅盤針的四方。他們大都是沒有什麼財產的，少數的人有軍事知識。他再等候，又失敗了。

『小心政治運動！政治都是虛空的！你爲什麼不服從生你的她的教訓呢？』

義和團出現了。這是時候了！這是一個好機會！這個紊亂的時局是爲中國爭自由而戰的一個好機會。但是又是失敗，這次的失敗更利害了。

中山的敵人，得了列強的助力，發出一道反對中山的上諭。他所愛的中國國內沒有他容身之處了。管理中國海岸的列強提出中山是一個危險的革命家，不讓他到他們的地方去。

是的，這個實在是一個失敗。他的母親是不差的。政治是空

的。他爲什麼不小心呢？

於是他在最後的一年，一九一零年在南洋羣島，同了他的殘破沮喪的餘賸下的兵，找棲身之所，被列強所苦，被滿清當做罪囚一樣通緝，就是他自己手下人也當他是一蹶不振的了。

在熱帶的海岸上，有一班忍飢挨餓的人，望着他們的領袖要麵包吃——這班高傲可靠的軍人，信任他們的領袖必定成功的。他們在幾個禮拜以前大聲疾呼要求自由，現在竟被迫到飢餓乞食的景况而只要求麵包了，而他們的領袖也還不能給他們。

『是的，政治是空的。爲什麼你不注意最愛你的她的警戒呢？』

他又立在死人病人中間，有幾個受了不能痊癒的傷，在戰事中受的。戰事的結果總是失敗的。現在他又重新聽見說道：

『小心，文！政治就是失敗』他向下面看着死的和餓的愛國者，又喊道：

『是的，母親是對的！我是統統的這種困苦和悲慘的原因。爲我自己的失敗而致勇士於死的是我。我起事九次，失敗九次。我前進九次，只留下我的同黨的血在戰場上。是的，母親是不差的。政治就是失敗。』

是的，這是失敗，但不是絕望。他同了幾個忠心的同志經過了幾千里的海陸路程找一個棲身之所。很難同他所愛的中國和願爲中國爭自由而死的新同志接觸了。可是他的勇氣和堅決因受了屢次失敗的苦痛而愈增加；現在他的同志增加以萬計，但是他們離得很遠，消息要許久才能傳到。同志不能到首領那裏，首領不能到同志那裏，所以依舊是失敗。是的，中山，現在你過亡命的

生活，承認不承認『政治就是失敗』？

他的自由軍依舊進行。現在服從他的主義的人以數十萬計了。這個真是他一生的第十二小時了。亡命生涯現在格外困難了。中國同協約國宣告通緝中山，不論生死。中國的田野山谷都被他同志失敗時候的血所濺污了。滿兵的慘酷的刀鋒，刀下流的珍貴的血呀！虜騎的叫囂鶻突，斬下的可怕的屍身呀！爭獨立而被囚的犯人的祈禱自由和求死的慘呼聲呀！

『是的，總之母親是不差的。我是註定失敗的了。苦命的母親呀，她愛我，爲了叔父失敗的事實，指導着我。我是對於不幸和苦難負責任的。統統的慘痛都是我所致的。我的行爲是犯罪的。我已經迫勇士於死厄。這是第十二小時了。』

但是他的不可制服的勇依舊迫他向前。他的號令從太平洋底

下傳過來。

『向前！不要遲延！攻奪武昌！這是時候了！』

是的，這是第十二，最後的一小時了。他們要不要，能不能使勁作最後的一擊呢？

勇敢的黃興，無畏的黃興，受了這個命令。黃興，同他的敢死隊，奮勇作最後的攻擊；而中國到底得自由了！

等了三十年成功到底來了。他笑他母親咒罵政治生活而警戒他的話。

親愛的母親呀！你脚是纏小的，腦筋是桎梏的，二千年退化的風俗束縛你的愛呀！你依照了二十世紀舊模型的足步替你的兒子找平安的路。今天你的兒子，數百兆人的領袖，帶了大眾敬禮你，因為他替你所愛的全中國人找到了平安。寧波的叔父失敗是

爲了你的兒子所打倒的敵人。母親，你假使能夠從你的受親愛的人年年匍匐的墳墓裏站起來，我可以決定你要說：

『文，我們在政治上不再是不幸了。經你的努力，打敗你的寧波去的叔父的敵人的勢力已是沒有了。』

第七時期

自一九二一年元旦起至一九一三年

十月七日起第二次革命失敗南

臨時總統任期

第二十三章 中華民國第一個大總統

一九一一年耶穌誕節夜，中山海外奔走，久歷星霜，在上海登陸了。他重新回到父母之邦，但不是喬裝易服，被人懸賞購頭了。他不再怕外國巡捕的威嚇，也不怕滿清軍隊的凶狡。他在全國國民的歡迎聲中回到中國來，到他所親身從一個暴虐殘殺的帝國改造成的中華民國來。

中山雖然不大談論宗教，但是他是以使統統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的耶穌主義者。他是一個全人類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

我可以相信他在耶穌誕節夜聽見教堂的禱告，要謝謝衆人的真正的上帝，替全世界人口最繁殖的民族去掉了殘殺的滿清，給予他們以共和的政治。

上海的上面二百十英里，在揚子江頭，坐落赫赫有名人文薈萃的南京省會。這是六朝政治文物的中心，明朝的都城。是一個富庶地方的一個大城，彼的生產繁富的河流和草木叢雜的山陵是五千年的遺傳物。在這裏中國脫離外族羈絆先驅者太平軍建立了半世基業，首領在失敗時自己仰藥而死的。

他知道握民國第一個大總統位置的痛苦，艱辛，失望和困難。民國已成立了，但是多久呢？倘使他能保守到待列強承認，到表示中國國民已經成功的時候，那是好的。但是倘使失敗，他又要亡命，受人民的凌辱了。

許多首領在中山的地位不肯到南京去的，除非作一個過路的旅客。這種首領就要說一套掩飾的話道「諸位，你們想我已經盡了我的一份責任了嗎？現在讓我坐在旁邊看你們做你們的。我從

中國亡命海外許久，現在願意享回國的樂趣。我實在沒有預備做這種勞苦事業，所以讓別人坐上這個我留下的位置。我已經做了三十年工作。你們想我還是在看你們有希望地做去的好嗎？」

這是一個悲觀的時候，一個極大的危機；別人在中山的地位恐怕寧使得一個才智的職務，不願到一個受罪的地位。因為這時候大家看來中山是要入於惡運的，皇帝依舊在北方，握着幾千年傳下來的君權在中國人民之上。

但是中山是果敢的材幹。這是他的責任，所以雖然失敗隨處跟着他，他還是秉着勇氣擔當下來。他的腦子裏預先存好以做創始民國的大事業爲要着，其他細事不足分他的心。就是對於有他這種經驗的人這個也是一個可怕的職務，但是他竟擔任了這個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山被各省代表南京集會公舉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元旦下午進民國國都。日落前他行宣誓禮負治理他手造的民國的責任。升禮炮，放焰火，燃明燈，南京從來沒有這樣的盛舉；但是在各事之上張着疑雲不知明天怎麼樣。

穿了他的就職禮服，中華民國第一個大總統重申他誓盡忠於民國的宣言。他的語簡單而鄭重。

關係重大的日子儘管過去，他疑惑地等着自由的潮流普遍地流出去。中國是一個共和國了，但是新的自由的勢力還不能普及於全體國民使他們都享自由幸福。他望第二次全國光復後的自由鐘響，有的人疑惑這個鐘不會再響了。

雖然如此，宣統三年（陰歷）十二月二十五日（二月十二日，

一九一二年），第二次自由鐘竟又響了；第二次的鐘聲同滿清皇帝退位一同來。最後中華民國完全成功做到了，責任已盡，現在中山已有退還全國最高職位之權。清帝退位兩天之後中山向議會提出辭職。說道：

「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我相信袁世凱要扶助民國。他是一個於政事有經驗的人，而又矢忠於我們工作已久的民國。我雖離職，仍可盡力於國家建設事業。讓袁世凱代我爲總統。他已答應爲民國國民服務。」

這是中山在議會議員前陳說的大意，知道他們要依着中山做的。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按法行總統選舉，依中山的推薦，袁世凱被舉爲中山的繼任者。三月一日，中山把中華民國的最高

職位交與袁氏。中山管理民國的權力是和平的，他忠於共和的心是堅定的。中山信袁氏是同他一樣性質的。寬恕的中山信任他，把他的位置權勢統統交給袁氏，從沒有夢想袁氏會變成一個專制魔王反背國民進步的。

於是偉大的中山交出一個紅的口袋，——裏面裝着職位的印——於袁世凱；現在從一卷公文上面，聽見宣讀議會代表國民給手造民國者的頌詞。咳！袁氏染中國愛國者的血比這個袋還要紅，沒有一次用印不染着人類的血的；但是印在黃色公文卷軸上面給中山的頌詞是依舊聽得見，時間越久而越熟了。

第三十四章 袁世凱的陰謀——殺害張振武將軍的內

幕

中山被欺讓總統位於袁世凱是中國歷史上有關係的一件事情。袁氏已經得了總統位，中山自己做一個建造鐵路的督辦以改進中國經濟情形，中山自以為在建設方面做一番事業，比較把一天的工夫都放在聽謀祿干位者的懇求要好得多了。中山從不告人家對於袁氏取去他的總統位置的不平，雖是他後來知道國民遭袁氏用總統職權以行專制的毒害。中山是一個播種者，不是收穫者。綜他的一生事業，都是像一個農夫在春天時候辛勤地下好了種讓他的朋友做夏天收穫的容易工夫一樣。中山想袁氏是中國國民之友。所以爲什麼不是呢？愛自由的袁氏能夠當心總統的職務，

(在中山的性情看來是一個遲緩而太依儀式的位置)中山就可以到民衆中間去激勵他們起來踏進賴以確立民國基礎的新經濟思想裏邊。所以誠實的孫大總統退位，而奸狡的袁賊就跨上來了。

中山辭職後，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爲發展鐵路計畫起見，起程到武昌，再到廣東和別的中心地方；八月他到北京同袁氏會商發展鐵路計畫。袁氏正式歡迎中山，待以最隆重的敬禮，特地造了一座洋式房屋。中山在北京的時候袁氏常常同他商議一切。袁氏對於這許多計畫興味平常，雖然他狡猾地矯作很有興味的樣子。後來中山看出袁氏並不是一個有新思想的人；所以他就不奇怪爲什麼他不發什麼疑問也不細細研究中國的改造了。中山對於這個議論雖然有許多論列，袁氏僅僅首肯而已。倘使中山是一個有疑心的人，就要覺悟袁氏的態度了。他不過覺得奇異，還沒疑

心。他認定袁氏的於計畫缺少興味並不是因爲中心的不管，不過因爲這是對於他是陌生的事情罷了。但是中山還不願指袁氏爲一個守舊而奸詐的官僚，是不肯表示對於中國前途的注意。在會議的時候，袁氏總詆毀前朝的專制，盡量稱贊革命的大功。這都是矯飾以愚人的，但是推心置腹的中山太專心於國事，所以對於袁氏的態度也不以爲意。

這許多年，中山頭被清廷懸賞購買，奔走革命，而袁氏是皇帝隆恩寵錫的人。但是中山既往不咎，對於袁氏自己宣言爲滿清所愚弄供其犧牲的話不過寬容地笑笑而已。中山的目的是置中國於開始進步的路上，不是要掘起過去的不安。袁氏的行爲是按着他本性做的，凡是詈罵讚譽都出自矯飾。但就是這樣，中山已經斷定袁氏是一個善於奉迎的利用時機者，他所得的教訓就不過從

接近滿清來的，所以中山一些不怕袁氏的勢力。中山相信中國已經完全覺悟於他應做的工夫，中國國民要掃除一切障礙，依着他替他們所畫出的進步的途徑發展他們的新事業。他看不見袁氏的擴張自己勢力的手段怎麼樣能有什麼妨害。中山看起來他自己願意的辭去總統職位和因辭職而施於袁氏的義務都可以作限制袁氏野心的城牆，袁氏不能跳過的。袁氏裏面的奸詐同外面的矯飾一樣利害。袁氏因多食少動以致腦滿腸肥行步蹣跚的態度祇顯出他的懶惰，看不出他的奸詐行為有什麼敏捷的手段。

中山看來保護國民反對政治奸計的，在乎國民意志如何而已。地信他們已完全覺悟。他已經做了這許多年的工作，有了這個成功，所以在他的已得到差不多完全勝利的熱誠看來，不相信還有什麼事情能阻礙中國國民進一步的成功。在他奔走全球鼓吹共

和的時期中，他覺得從他的普遍的革命組織裏邊同國民這樣接近，必定能夠使國民的思想改變一些了。他知道這個思想是完全向共和的，現在忠君的思想已永遠成陳迹了。他覺得國民不會阻礙他們前進的計畫，倘使袁世凱一朝不忠於國民建造的民國，國民都要羣起而推倒他的。他曾看見袁氏的軍隊怎麼樣拋了軍械與革命軍携手。中山知道這個都是兵士自己幫助國民運動的行爲，並不是袁氏的命令。

一件事情使中山很不快的。袁氏委任官職，並不注意人是否合宜，是否能實行民國改造事業；但是倘使袁氏所委任的人是誠實的，中山覺得也沒有阻當的理由。斷定一個被委任的人的不誠實是要費時間去攷量的問題。恐怕他們在專制時候因爲什麼事情都腐敗所以他們也隨波逐流了，他們在新的勢力之下還可以做好

官。中山對於這個委任官吏的事情直接向袁氏提出來。袁氏溫和地回答道：

『你對於中央政府用人的意見怎麼樣呢？』

中山答道：『我所要的第一是誠實的官吏。但是中國官吏誠實之外還需要別種美德。中國需要有創造新事業才能，使中國人從事實業以生利的官吏。我不管誰任命爲中央政府的官，只要人民自身在立法上面有全權對於任命官沒有否認。我不注意於置我的朋友於職位，因爲我並不要與我已經退位的執行大權有所衝突。我的事業現在是建設的。我不要干涉你的職務上的自由。倘使我干涉你的自由，我就要照我干涉的程度而負失敗的責任。我並不要干涉你的執行職務，也不要別人干涉我的建設職務。倘使我要任用我的朋友，我可以用在我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不注意官吏

的任命。我的志願是愈急速愈好開始我的建設事業，開始建築我所計畫的中國鐵路統系。我們有了鐵路統系發達於全國，就可以爲了人民的利益以開闢工商業的道路。農業的中國要變成工業的中國了。爲取不正當利益而找官做的人，就要改變從賦稅上取利的法子而向更有利的服務的路上了。』

袁世凱問道：『你怎麼樣可以做這種事情呢？』袁氏聽說可以得利益的，就提醒他了。因爲他可以不用勒索敲詐弄錢了。

中山答道：『鐵路是開發新地的企業第一件需要的事情。私人組織建築受政府管理的辦法須經議會通過。這個是同美國建築鐵路計畫相符的。倘使鐵路歸政府所有，就給謀官的人以牟利的機會。倘使是歸私人公司所有，不能得外國投資。倘屬私人組織，仍歸政府管理，就可脫離政治勢力，且有政府管理的益處。』

袁氏首肯於這個計畫。他願意答應不論什麼事情使中山相信他是國民之友。他心裏很愉快因為他欺騙了手造民國者。這個民國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舉他為終身大總統，這種選舉使總統位遺傳於他自己家族裏，開帝制自為的路。但是此書篇幅上不能將袁氏行使詐術的事情再多說了；且說殺害張將軍的內幕。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張振武將軍的被害演一齣在袁政府暴力之下敢死軍人的流血慘劇。

張氏是軍人出身。他是中山主義的信徒，武昌起義時擢充統帥。在一九一二年（譯者按，此處年期似應作一九一一年）武昌戰事劇烈的時候，滿清軍隊裏一個黎統領，為免死起見聯合革命軍反清。下面的事實說明黎氏投降民軍的經過。

張將軍，一個勇冠儕輩的軍人，用少數精兵冒險搜尋黎統領

。黎從這一間屋子跑到那一間屋子，後來在牀下找到一個隱身之地。張衝進這個裏邊，在床下見黎的一雙足跟，黎面向地下躺着，抖着。張命令兵士向前，兵士都擠進來了。張柔聲指着一雙足跟說話，很合禮貌地呼兵士請他起來。張更用手拉出黎，好言安慰，問道：

『黎將軍，倘使你肯同你全鎮兵士聯合民軍，不勝欣幸。你接受我們的所請嗎？』

黎將軍答道：『很感激的，我應當謝將軍不殺之恩，如何反要將軍加禮於我呢？』於是黎帶他的全鎮降附於張。

這是沒有什麼奇異的，黎從此就恨張，要致之死地而後快。過了許多時候，黎終究報了仇。

黎氏同袁世凱接近；他就慫恿袁邀張入京商議國事。袁措辭

謙抑。張氏這樣的受敬禮，心中喜歡，隨即入京。袁設盛宴歡迎。張很滿意於這樣款待。袁忽然發命令道：

『處以死刑！』

兵士早已預備，就牽張到靜處殺斃。

這在那時算是一件小事。袁世凱不過是對於好友罪惡的黎氏做一些事情；袁自己對張並不注意，殺一個張不過同死一隻烏雀一樣。事後有官樣文章說明，在袁看來這種小事一會就過去了。

但是袁氏做差了，因為張的朋友知道之後不肯干休，朋友呼籲之後，國民都忿忿不平。這件事實這樣的衆目昭彰後來使袁氏的仇人增加；他們都聯合以抗袁。袁氏起初冷笑，後嚴厲，最後心驚膽戰了。因為他怕張的朋友，得人民的後援，或者要危及他生命。議會彈劾袁氏，袁格外恐懼；因為在這時候袁氏還沒有把

他專制暴力把穩以使他得安然於縱淫姬妾，沉溺煙酒。實在他就是對於禁止吸鴉片也很惴惴。他睡夢裏也聽見國民的忿聲。誰能幫助他？誰能平息反對他的聲浪？呀！只有一個人可以從人民的喊聲中救他。袁氏想道，『倘使孫逸仙來，他可以救我。』

這樣他發了一個誠懇的邀請書給中山請他到北京來，用國家的上賓禮款待。

中山的從者說道：『不要去。他請你去，要用對待張將軍的手段殺害你的』

中山說道，『去是我的責任。因張振武的無故被殺，內戰可以因此而起。我們必須保持中華民國的統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國民都要以爲我懼怕袁氏。倘使我去，國民都想要我是保護他們利益的。』

於是中山立刻動身到北京去。

袁氏用天子御輦到車站迎孫入宮。袁氏的選練的衛隊全部護衛手造民國的偉人，全北京城對中山致敬意。在滿清專制時代人民從來沒有這樣誠摯的歡迎。但是第二天中山就拒絕使用御輦，且命衛隊減至百人。

後來著者問中山道「你怕你也要照黨人的話被袁世凱殺害嗎？」

中山笑說道：『並不，因為我知道袁氏是一個謹慎的人，我知道他不敢害我的，因為他怕我的幫助的人報復的。』

富於同情心的中山看見袁氏作卑下的悔過態度，至少使中山疑惑。寒暄之後中山表示很慘苦的神情，差不多第一句話中山就激烈地說道：

「你爲什麼置張振武於死地？」袁唯唯，很卑謙軟軟地答道：

「因爲黎氏給我一個電報說張振武不但圖謀反對黎氏，且圖謀反對政府。」（袁說的政府是指他自己的。）「所以，因爲他圖謀反對政府，似乎應當處死刑的。」

中山說：「無識之徒，你相信你的恐懼心可以辯護你的行爲是對嗎？」

於是袁氏好像表示真的痛悔。過了一會中山就哀憐袁氏。袁氏飽受虛驚。

中山繼續咎責袁害張振武之非。袁氏繼續表悔意，以黎氏催促從速執行以絕後患的來電自護罪過。

中山留京一月。袁氏把他的難於得人民同情的困難求中山幫助。中山後來承認倘使他不助袁氏，別的內爭就要起來了。使政

府穩固起見，看來中山的責任應當幫助袁氏免掉極端的困難。袁氏的罪狀是極應當責備的，但是有二件害處；中山的責任是應當二害相權取其輕的，所以只得把殺人罪的彈劾忽略過去，以免再起第二次的內爭流血。

中山到北京去，不獨判斷袁氏的行爲，也是去做一個人民公認的領袖。他的責任是對於國民的，最要的责任就是免去內爭。袁氏也有一些可以做他抵制流血戰禍的證明，因此將張振武處死在中國道理講起來也可以說是除禍亂的萌芽而防患於未然。總之反對袁氏的話也不無可疑的，所以中山的責任也應當解決這個疑難。於是中山不再在國民之前攻擊袁氏，因爲中國人尙不應有內爭的思想。國民所受痛苦已經深了。而且內爭要阻止全中國的進步，中山的建設事業也要停止了。

中山到了北京國民就寬宥了袁氏，因為國民的領袖孫中山也說應當寬宥他。

中山寬恕袁氏真是一樁遺憾的事呀。！

期 時 八 第

至日七十二月十年三一九一

死之氏袁日六月六年六一九一

命亡之後期任統總時臨

第二十五章

袁世凱統治時代的亡命——「討袁軍」的

指揮——黃浦江中兵艦的一幕——袁世凱的末路

中山在北京寬恕袁氏故殺張振武後，相信袁氏可以依他所答應的好好做去。但是信了這個話，中山竟又受欺了。中國所受袁氏專制的禍害記起來很有一本書可寫。簡略地說，一九一三年四月九日，中山給袁世凱的公文說道：

「君今已爲國家之罪人矣。則我日前反對滿清之舉。將起而反對君矣。」

這個時候袁氏已有多數精練的軍隊作暴力的後盾，但是雖有這樣的兵，中山於一九一三年六月起另一次的反袁革命軍，打了

好幾仗，直到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南京血戰後，中山重新被迫設機關部於日本，以避袁氏毒手。爲限於篇幅，概從簡略。

一九一三年九月，中山因起兵討袁，爲上海領事團所請離開上海。中山到上海並不是因爲要在那裏找棲身之所。他是因爲督辦全國鐵路的事情來的。他全領事團議定後，就乘了一隻德國輪船，目的預備到廣東指揮討袁軍事。但是在這個行程中，輪船先進福州港，因卸貨耽擱了到廣東的行程。因此他已來不及到廣東指揮戰事，而廣東討袁軍已失敗，都督陳炯明逃至新加坡。香港政府又下令逮捕中山，困難益增。虧得日本領事發給護照，他於是在福州轉船到台灣。到了台灣，換乘日本輪船到日本門司，再到東京。他又在日本設立討袁機關。這是中山一個很失望的時期；因爲他的好幾個同志都灰心了，說中國總要爲專制勢力所統

治，要除去專制是做不到的。他的一個同志有一次表示他的灰心，中山於是告訴他道：

「你爲什麼灰心？你爲什麼慘傷？十年以來我們工作沒有成功。於是我們成功了。現在又失敗了，所以讓我們忘記去了成功而重新到十年前的地位去。」

他知道他的同志想他推倒帝制已經成功，所以現在不能維持成功他們覺得灰心的。他應當鼓勵他們使他們覺得已經比較的一些成功了。

雖是失敗，他知道他的地位已比三年前好了。因爲現在革命運動實在的成功使人民知道所做的成績是怎麼樣，所以將來可以得國民更大的信仰，因爲國民願意加入革命運動以改良中國的可格外多了。

有的同志同中山不一致，於是不幸革命運動分裂。有的提出他們因為第二次成功的不可可能，不願再受失敗，不再往前去了；其餘的相信他們還有機會。從意志堅定的同志裏面，他重新組織一個革命黨，以東京為中心機關。在這個新黨裏，他用比以前更強有力的訓練訓練黨徒。使各黨徒都知道必須服從黨的命令。

中山的經費是不足以同袁世凱從事戰爭的，就是足夠，這種運動也要被外國人的干涉所阻撓，這種外國人因為自己利益起見，同袁氏合作的。因為袁氏有強盛的兵力，在戰場上同他開戰可以立刻失敗的。所以須要用別種方法。於是中山決計演一幕敢死隊的武劇以制袁氏之譎詐。

上海在黃浦江的港口，是全中國商業中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於是中山決定敢死隊試身手的地方，也要在黃浦江

中。這是敢死隊樂做的運動；但是也是少數黨人以爲是極危險的運動。中山不能揀一個再好的地方可做制袁氏的「紀念」。上海不獨是遠東最大的商埠，在政治上動中外人士觀聽也是以上海爲最宜。世界各國代表都集中此地，不獨領事團，就是商業活動分子也足以使他們改變對中國的政治眼光。

黃浦江的入海處，吳淞口，展出離揚子江約二十英里一個深的海灣，是各國戰艦商輪聚集的地方，每一次潮上潮落都來來去去。兵艦的炮位，商輪的烟囱，纜船的錨繩，同漁艇的帆幟參綜錯雜。沒有再好的動人的景地可以做手造民國的英雄，樹討袁義旂的地方了。

以人數和破壞的結果論，這個武劇並不能算一個很大的；但是以動人觀聽，激發人心，和目的的合理論，這個是足以表示大

英雄的非常精神。

袁氏有兩隻軍艦在黃浦江中，就在市街下面。中山的計畫是奪得其中之一，再取其他的一隻。這個運動並不能望得很大的成功，因為這個兵艦奪到手後，要駛到海面，以後恐不能於戰事上有怎麼樣的助力。但是中山覺得很滿意於這個計畫，因為在外國兵艦團聚的當中奪到一隻軍艦，結果可以促醒中國國民的睡夢，於正式反袁的動作是必要如此的。

革命黨攻擊袁氏軍艦得到勝利，中山的敢死隊立刻佔據了兵艦，艦上的人都就縛。

受了少數的犧牲已奪到這個兵艦，中山方面的人就實行第二步計畫用艦上的炮奪取另一隻兵艦。倘使沒有已經奪到的艦上看守火藥室兵士探海燈的報告，就可以順利的做去了。敢死隊奪到

鎗械之後，發令取鑰匙，以備開火藥室門，用炮攻另一隻船。看守火藥室的兵艦向空用電光一照回答這個命令，把鑰匙投進鐵門內。雖被敵艦還擊，中山方面的人仍舊能守住他們的地位直待保得生命的人預備登岸爲止。

黃浦江兵艦的武劇可以用做中山繼續討袁動作的榜樣，我們要急促寫完這一個時期了。

袁世凱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日稱帝，以後的六個月中國是在恐怖的統治之下。惡魔袁賊最後的野蠻舉動是如中了風狂一般，把邪暴的行爲施到他姬妾的臥室裏。他暴怒之下拿一個姬妾出氣，突然用刀將她殺死，同時并將她生的小孩也弄死。

袁氏雖然這樣譎詐，終究到末路了。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差不多離他稱帝六個月，袁氏死了——有的說他服毒的；有的說

病死的。但是總是天佑中國，去了中山的敵人。中山的同志有新的希望與勇氣了。



第 九 時 期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氏死後

及 中 山

一九一八年一二月在海上生活的

結 論

第二十六章 中山對於美國的機會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後，愛國的華人都希望有一番大事業。著者慚愧這幾章書裏邊篇幅不容著者記載中山從袁氏死後到現在的活動了。但是篇幅雖然不容著者記載這些，却許敘述一段他所沒有做的事情，這件事的不做著者認爲一樁極大的錯誤。他認他的不做是合理的；而著者却要請讀者把他的結果評判一下。

著者常常以爲中山應當得到宣傳中國民主主義到對海的美利堅姊妹共和國去的利益。世界大戰後不久，中國在商業上經濟上都更和美國接近，著者相信中山用了他的雄辯之才可以得到美國助力的機會。一九一九年中美間商業發展，美國對於中山所手造

的民國有了一種友誼的態度。人民對於大戰的感想使太平洋沿岸散佈了反對督軍武力政策的空氣。後來美國的有思想者都承認中山雖曾反對參戰，却是中國民衆反對督軍武力政策的先覺。而且北京的情形每况愈下了。美國大銀行家已經拒絕借款給北京武人，美國資本家想投資於中國的寧願供給真正的共和國，不願供給北京督軍勢力。美國人民意志都傾向中山和他的同黨，因為他在野已久，出來的時候一定可以一新世人耳目。中山的國民黨在美國大為發展，美國人因中國人在外國進步，起了新的敬意。

那時著者從事為中山黨中發行一種雜誌，所以熟悉美人在大戰後對於中山和國民黨的意見。這個時期是兩國國際聯合與否的關鍵，最適宜於取得中山奮鬥許久所求的美國承認。著者覺得倘使中山能在美國得到一座講壇，定可得聽衆的熱誠傾向和極大的

助力，最後可使他重新得到管理中國。

在計畫的時候，著者接洽美國銀行界商業界政治界的重要人物，許多人我自幼相知的。他們聽了我的話都起極大興味。最後著者決計直接向中山提出這個計畫，詳述一切。

『博士，有一個大機會在美國等候着你，』我開始說；又把關於此事的各種文件送給他看，還有宣傳的詳細計畫。著者又告訴他將來可得極大報酬的預算。

孫博士想了好久，不注意地把這些文件看了一看又想了一回說道：

『我實在很喜歡去望望美國人民。這是怎麼樣愉快的旅行呵！』

中山的健康在一九一九年——二〇年不很好，這次旅行可以

有益於他身體的。他已經勞碌了好幾年，這一次友誼的旅行可以使他休息。而且督軍政治在中國雖很活動，武力政策已有暫告停息之勢，可以得其利益的。

最後中山說：『咳！這就是爲什麼我想不去的緣故。我的責任——在此地看起來不是應當的嗎？我走了之後還不能說要遇到什麼事情哩。』

他嘆了一口氣，面上的光彩漸漸黯淡下去了。著者不覺起了深的同情，知道他很要到美國去，他一生從沒有空的時候；他開始覺到積年勞瘁了。這個假期使他舒服。加拿大皇后號恰好要到上海了，二星期舒適的旅行可以使他安然抵新大陸受新的羣衆歡迎了。不須愁恨督軍；不須刻刻提防人家推翻他的事業；可以讓友誼和愉快的國家保護他——那邊在他前面又有巨額的金錢可以

供他辦所要辦的事業。我勸了他半小時。後來他似乎有聽著者的話的意思，靜靜地說道：

『下次你來的時候我們再談。』

著者把文件留在他那裏，相信他要接受這個請求了。那天晚上他病了；實在他迎接著者的一天已經病了。

他穿了灰色粗布軍服坐在書室裏，沒有佩帶什麼勳章。

我喊道：『博士，我見你穿了制服。我想這是你要到美國去的記號。』他笑了笑，檢起了文件，用心地看了看，低聲說道：

『還是勞你去走一躺罷。』他又往窗外看着嘆了口氣。因為著者見慣他這樣靜默的，所以沒有說什麼。著者覺得他決定同我去，很是滿意。爲什麼又不呢？他依舊病着。著者又教他相信這愉快的旅行是值得走一躺的。一個很簡便的旅行，到了那裏去什

麼都隨我們便的。

著者知道這個時候中山也承認他決斷的重要。這時候對於他是最可寶貴的最後的時候了。這是得美國公衆同情的機會。得了他們的同情就有一種助力，這種助力就可以使督軍震驚。而且這一次航海又快樂，又舒服，又可脫離種種的纏繞。總之是一個假期！這一次到美國並不是逃亡，是做美國的上賓，要萬人空巷聽他的演說。是的，這是到美國去的時候了，美國就是目的地。

他後來說：『這個不去是很難說出來的。』

著者大爲失望，大聲說道『什麼！你不去嗎？』說的時候帶一些激烈口氣。他慢慢搖着頭笑笑。著者軟了下來，過了一回接續說道：

『博士，你不去將來要懊悔的。這個機會不再來了，政治是

不像自鳴鐘這樣可以隨意旋緊的。這個大的政治機會不再來了。

他緊跟着我，他的興味似乎重新醒過來了，於是我再說道：

『是的，這個機會不會再來了。他們常常要聽你的演說，但是幾個月以後現在把武力政策當作談話資料的聽衆不要再聽你的話了，因為武力政策已經要忘記了。美國人加入世界戰爭爲的是武力政策。美國依舊對這事情有興味的。但是和平就要來了。幾個月之後現在的感受要停止了。美國的傷痕要平復，他的損失也要忘記了。你能夠取他們同情而得助力的資料就是督軍的武力政策。幾個月之後美國人就要忘記所謂武力政策了。費了極大的宣傳才使美國人知道德皇的政策應當攻擊的。現在大戰的原因已經忘掉，美國又要顧別的政治問題，沒有工夫管督軍的小問題了』

又靜默了好久。

他又說：『我的責任是在此地。還是你去當其困難的好……但是我現在不能去。』

我承認再辯也沒有用了；我知道他的拒絕到美國去爲中國運動，是同他無限制地對於中國的專心一志相合的。他可以依舊在本國爲本國努力的時候，不肯注意海外的一線光明的。

第二十七章 中山法庭上的敵人

西方來的人都以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運動內幕裏總是些賄賂，欺詐，和殺害。照此看來，結黨陰謀是不以為奇的，而暗殺也常常發現的。可是這種斷語用於武人是確當的，用於中山却不然了。中山在南京總統任的時候，手下有盛大的兵力，但是他並不置他的敵人於死地。他饒赦他們；他並且以高位授與他們中的幾個人。以流血處理國事並不是中山政策的一部份。雖是如此，他的敵人却用極端的無理手段對待他，他們并且利用了法庭上的權利，來破壞他的聲譽。著者做法官的時候，曾經審理過幾件案子都是控告中山主使暗殺事件的。但是這幾件誣告的案子都沒有一些證據。不過他敵人的陰謀，甚至借法律的力量來誣陷他，也

可見一斑了。下面是在上海和加拿大發生的兩件案子可以做著者說話的例證。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 Shanghai Mercury 報載着樁案件，大意說：謀害前四川督軍李案，見證狄齊伯（譯音）說，他同馮啓民（譯音）受孫逸仙指使，企圖暗殺李（譯音）督軍。因為李常常到一品香旅館去的，於是在那裏借了房間，並且定下逃走的路，預備下手。英文華北日報載法官的判決說，狄齊伯的供詞牽涉政治問題，所以很是複雜。說孫逸仙主使殺人，沒有真確的證據，並沒有什麼凶器，也沒有什麼公文，所有的不過是孫逸仙的一張照相，不能作為根據的。因之這樁誣告案就不能成立。

加拿大事件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喔他槐晚報載着，中國教育總長張（譯音）到了維多利亞 Victoria，在離開皇后旅館到街上

散步的時候，忽然遭一個國民黨黨員章溫（譯音）槍擊，傷了一個人。這個章溫行刺之後，立即自殺。島浪討 TORONTO 法庭因國民黨在那邊很活動，以為這事是國民黨做的，於是控訴了五十二個中國人。但是後來這件不公的控訴終究不能成立，於是取消了。

第二十八章 中山的家庭生活——在上海莫利愛路

的家庭

中山二十歲時同盧氏結婚，她的本鄉離開中山的村不過幾里。這個婚姻是從中國舊俗，父母作主配合的。所以雖然他們住的地方相離不遠，中山直到結婚才看見盧氏。

中山因為欲從事革命運動，自身的將來地位在飄搖不定之中，起先不願結婚。又是因為到火奴魯魯之後，染了西方自由婚姻的思想，他的意見完全與中國舊習不合了。

但是為中國服從父母的禮教所限制，他這種個人的理想沒有實現。

結婚後生了三個孩子：一個是哲生孫科，自從哥崙比亞和加

利佛尼亞大學畢業之後專心從事商業；一個是孫麟？卒於一九一三年；還有一個是孫璇，在美國受教育後同她母親在澳門居住。

中山既致力於傾覆滿清，備嘗艱苦，受盡世變，不幸不能如中國尋常的丈夫這樣投合爲妻的意思。常常的分離，他所遭的危險和不安的地位都是習慣於安居家庭生活的盧氏所不慣的。她雖然常常勸他放棄危險事業，但是祖國的呼聲使他對於她的婉言漠然不聞，於是兩人中間漸漸生出隔閡來了。

結果，他在所謂二次革命運動失敗亡命日本後，她以侍高年父母爲理由，不願隨他在一起。

因中山力主要她在一起，她勸中山納妾。但是他竭力反對這種腐敗的風俗。

於是盧氏主張分離，經過幾件不妥協的事情後，他們同意離

婚了。

中山遂過他的獨身生活，沒有一個替他主持家務的人。

半年之後他與宋慶齡女士相遇，他是他的一個老革命同志的女兒，受過美國教育，才從威斯連洋大學畢業。

平常的革命事務使他們兩人接近。祖國是他們兩人都愛的，而又都願爲祖國獻身的。他是中國的領袖，現在又是獨身者了。於是從友誼進而戀愛，數月後他們訂了婚，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日本結婚。

現在記大改造家庭生活，就寫一九一九年至二零年他的上海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的家庭。

我們經過環繞法租界運動場的一個美麗的花園，莫利愛路就在那邊如圖畫的竹籬旁終結，彩爛的花在籬落上面開放。在幽雅

的路隅第三個門便是偉人的住宅。

這住宅並不是一所大的屋宇，不過適合中山這樣的簡單生活而已。有一間會客室，過去還有一間舒服的餐室。樓上是讀書室和藏書室；加上二三間的臥室和一間大浴室就合成一個最安適而不華貴的住宅。使人不易忘記的是奇巧的洋台，下面就是美麗的花園，天氣晴朗的時候豁然開敞。家具大半是西式的，但是爲調和中西起見，中山同他的夫人差不多常常穿中國衣服，只有在冬季寒天中山加上重的做得像制服一樣的灰色羊毛衣服，使他有雄武的氣概。夏天他穿中國式的短衫和長衣。他在上海消夏的時候最熱的天氣華氏表九十五度的時候也穿得很齊整清潔。

中山是一個謹慎飲食的人，就餐的時候精於選擇容易消化的食物。他的生活是極端的簡單而節制的，不吸煙亦不飲酒，吃的

是簡便而廉價的東西。在筵會的時候，席菜是美觀而配胃口的。他而且不多飲茶，同平常的中國人不同。

有一次著者在美國聖佛朗雪斯哥遇到中山的兒子孫科，這是在一九一四年賽會他請著者同著者的一個友人會餐的時候。他才從加利佛尼亞大學畢業（他也是哥崙比亞大學畢業生），他同他的父親的相像給著者一個深的印像。這個思想使著者覺得他的前程無限，可以企及他的父親。他們父子間的愛使著者可以知道他們二人的成功。

中國生不出拿破崙；白種人裏邊也生不出孔子。拿破崙的爲個人主義的戰爭同孔子的教化比較起來就沒有什麼價值了，但是孔子的教化並不能使中國進步。孔子教人孝，但是倘使他也多教些做父母的應盡的責任，恐怕中國還要比現在進步了。

第二十九章 結論——中山的主義

在這幾章書的結論裏邊，著者願意說到中華民國民主主義的成功，這是像著者這樣的人所熱烈地盼望的。著者願意中國與日本和其他世界各國相提攜，也同西方姊妹國一樣的興盛進步。但是可惜這兩大陸的情形竟是完全不同。

寫這一篇的時候，中國正起戰爭，一邊是督軍，背後有自私自利的日本和耶教國商人銀行家的幫助；還有一邊是中山同他的同志，依舊爲中國的民治而奮鬥。在這個戰爭中，因爲他置大軍於戰場以抵抗中國的敵人，和平的中山就成了戰鬥的中山。中山的軍隊是訓練很精的，但是他並不賴兵力戰勝。兵力之外他還有更大幾倍的力量。軍隊是可以戰敗的，勝利是可以轉變的，但是

中山的這一種力量不計勝敗而常常往前進，雖然有兵力反抗他；因爲雖是新式的槍械也不能毀滅他的。兵士是難以免死的，他們的槍只有一定數目的射擊；而這種力量是永遠存在愈用愈強的、最不怕死的兵士的勇氣只有受了這種力量的補充才能生得出來。

這種現在幫助中山比較最強大的軍隊還強的力量是什麼？這就是他的主義的力量。我們同中山很接近的並不當中山是一個尋常的人，不過當他是他所表現的一種主義。我們看見他像一種鈣光分解的力量，一會是一個人，一會又是他的主義的精神。一個翠亨卑賤的農家兒，經過了幾年精神發展，舉強項的中國民族出自古的昏睡狀態而入於新的自治制度。這是何等偉大的力量？

這又何須悲痛呢，雖是經過這幾年主義的冶鑄，中山仍不得不組織大軍以保衛民治和抵抗國內外敵人？他的主義的表現產生

烈士精神，這是在狂濤駭浪中的燈塔，把怒潮打擊回去而指示前面安全的路。

中山漸漸老了，但是他的主義還在青年。中山也逃不了人類都要到的死亡的路上，但是這個用他的天才所創造的主義，只要歷史一天繼續記載人類更進的努力，也就一天隨之而不朽。所以，軍閥今日的戰爭同列強的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民衆的痛苦實在是關係很小的。

明天的進步，中山主義必定成功。

附錄

中山先生自傳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解，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于革命之原起，更難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

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仍能全爲補錄也。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

港澳之間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社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旣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旣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

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尙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戴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

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志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祕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紳士，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

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尙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卽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脫險後，則暫留美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

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

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

，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撲新定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爲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運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

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書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觀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

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虹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勝訟，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總轄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轄美已離任回國，囑祕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會齊等，後其結爲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游。

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託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

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華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力如何。予畧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熱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祕密會議，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連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

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也者。法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爲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拼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有緩却，則多痛哭流淚，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尙。獨惜萍鄉一舉，爲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

劉道一寧調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因或殺者多人。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爲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爲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兵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游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爲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

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欽廉計畫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礮台，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連戰七晝七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爲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爲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

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衆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爲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爲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衆，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爲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爲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衆到之日，爲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而祇視爲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

發生之國際問題也。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精衛頗爲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會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託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月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岡，爲敵截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

之失敗也。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爲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濱榔嶼約伯先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志氣耳。如果衆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爲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携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卽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勛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醴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

劃既定。予本擬遍遊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邏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遍遊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博。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爲廣州應援。廣州旣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徵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故瑞徵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礮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時胡英尙在武昌獄中，聞耗卽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而砲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彼等名

册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爲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開砲轟擊都署。瑞徵開砲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卽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黨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蔡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徵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徵一逃。倘瑞徵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

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只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武昌既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着，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水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而密碼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上，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細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館，便購一報携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

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爲革命黨佔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尙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向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

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爲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厥爲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愼密，避却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哥時，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托維加砲廠總理爲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

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爲最懇摯。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尙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選舉予爲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採用陽歷。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匡時要略

三民主義精義

救國南針

共和國國民之要讀物

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義全

書，久爲全國同胞所稱道

。惟卷帙頗多，欲體會其

精義，似覺非易。本公司

爰有本書之輯。述三民主

義精義，用分段的寫法；

無論已研究或未研究三民

主義者，展讀之後，自能

心領神會孫公之救國主義

每部五角 三民公司敬啟

上海三民公司新出版的

三民主義問答

孫先生說：『我們要拿革命主義來救中國。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現在全國同胞能明白三民主義的果然不少；但是一般農工商兵對於三民主義，還有多數不很清楚。這本書就是三民主義的道理，用淺近的問答一條條寫出來，使民衆普遍地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爲什麼要奉行三民主義？怎樣去奉行三民主義？國民黨的工作怎麼樣？」

每本實售五分 另有三民淺說大本定價五分 小本定價四分

中山先生年譜

△一歲 西歷一八六六，民元前四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

以是年陰歷十月初六日寅時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父諱道川，母楊氏。

其時正鴉片戰役後二十六年，英法聯軍入京後六年，洪楊被滅後三年。

△二歲 西歷一八六七，民元前四五年，（清同治六年丁卯）

△三歲 西歷一八六八，民元前四四年，（清同治七年戊辰）

△四歲 西歷一八六九，民元前四三年，（清同治八年己巳）

△五歲 西歷一八七零，民元前四二年，（清同治九年庚午）

是年普法戰爭，法國共和成立。

△六歲 西歷一八七一，民元前四一年，（清同治十年辛未）

△七歲 西歷一八七二，民元前四十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

△八歲 西歷一八七三，民元前三九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九歲 西歷一八七四，民元前三八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十歲 西歷一八七五，民元前三七年，（清光緒元年乙亥）

▲十一歲 西歷一八七六，民元前三六年，（清光緒二年丙子）

▲十二歲 西歷一八七七，民元前三五年，（清光緒三年丁丑）

以上數年在翠亨廟塾內讀書。其時清廷派遣留學生於英法。

▲十三歲 西歷一八七八，民元前三四年，（清光緒四年戊寅）

聞太平天國某老遺兵講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革命動機，於是萌芽。

。是年左宗棠平新疆。

▲十四歲 西歷一八七九，民元前三三年，（清光緒五年己卯）

隨其兄眉（德彰）赴夏威夷（即檀香山）入耶教學校。是年日本取琉球。

▲十五歲 西歷一八八零，民元前三二年，（清光緒六年庚辰）

仍在耶教學校肄業。清廷遣曾紀澤往俄求還伊犁。

▲十六歲 西歷一八八一，民元前三一年，（清光緒七年辛巳）

在夏威夷耶教學校畢業，後助其兄經營商業半年，又入聖路易學校肄業一學期。

。是年伊犁條約成。

▲十七歲 西歷一八八二，民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壬午）

自火奴魯魯（檀島巨埠）回里，家居一年，向村民宣傳清廷腐敗，與盧夫人結婚

▲十八歲 西歷一八八三，民元前二九年，（清光緒九年癸未）

因癩神被迫離鄉，至香港入皇家學校。

▲十九歲 西歷一八八四，民元前二八年，（清光緒十年甲申）

仍在香港，於中法戰爭，喚醒僑民於迷夢。

▲二十歲 西歷一八八五，民元前二七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是年已在皇家學校畢業，時中法戰敗，清廷與法議和，訂越南新約十條，目擊國事日非，乃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遂擇定學習醫業，以爲將來入世之

媒，作長時期從事革命之護身符，於是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三合會首領

鄭士良，組織秘密革命機關，輸革命思想于草野豪傑，又識陳少白，尤少執，

楊鶴齡，陸皓東，昕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

▲二十一歲 西歷一八八六 民元前二五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仍在博濟醫學校。是年英吞緬甸，清廷置台灣省。

△二十二歲 西歷一八八七 民元前二五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

爲革命活動便利起見，轉入香港醫學校，往來香港澳門，鼓吹革命。是年清廷與法國續訂界務專約五款，商務專約十款。

△二十三歲 西歷一八八八 民元前二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

仍肄業香港醫學校，照常活動。是年英兵與西藏兵交綏，藏兵敗。

△二十四歲 西歷一八八九 民元前二三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同上。是年清廷立皇后，那拉氏太后歸政。

△二十五歲 西歷一八九零 民元前二二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同上。是年與英訂藏印條約，烟台條約，開重慶爲商埠。

△二十六歲 西歷一八九一 民元前二一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

同上。是年清廷立北洋海軍。

△二十七歲 西歷一八九二 民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在香港醫學校畢業，設醫局於廣州澳門，開始革命運動，令鄭士良結納會黨，聯絡防營。是年雲南猓夷滋事，清廷派兵剿平。

▲二十八歲 西歷一八九三 民元前一九年，（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偕陸皓東北上至京師，窺清廷虛實。是年直隸妖匪滋事，清廷派兵剿平。

▲二十九歲 西歷一八九四 民元前一八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時中日宣戰，先生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夏夷威）美洲，出洋後自郵上書相國李鴻章，建議富國強兵之遠略，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爲綱要。（原書見孫公遺書）又創立興中會向華僑募集捐款，時人心錮塞，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是年中日戰爭，中國海陸軍敗績。

▲三十歲 西歷一八九五，民元前一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與鄧蔭南等返國，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途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廣州，命鄧蔭南陸皓東等分主其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日因運械不慎，致被海關搜獲槍六百餘桿，事敗垂成，陸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此爲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事敗後十餘日，先生乃得由廣州間道至香港，隨與鄭士良渡日本橫濱，旋斷髮改裝，重遊檀島，推廣興中會。是年台灣宣告自立，日本

先後取台南北，台灣亡。

△三十一歲 西歷一八九六，民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再赴檀香山往美洲，推廣興中會，鼓吹華僑贊助革命，大遭清廷之忌。時華僑歡迎革命者尙少，乃赴英，爲駐英公使龔照瑗誘拘於使館，幸先生得侍者持密書請其師康德黎營救，始脫於險。釋出後客居英倫。

△三十二歲 西歷一八九七年，民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仍居倫敦，時遊歐洲各國。是年德取膠州灣，康有爲請清廷變法圖強。

△三十三歲 西歷一八九八年，民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攷察歐洲政治風俗，甚有心得，乃確定三民主義主張，以爲革命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之標準。代菲列濱獨立黨首領買子彈五萬發，中途被沉，後又代買三萬發。是年光緒信任康梁銳意變法，那拉太后復聽政，廢新法，殺保皇黨人。

△三十四歲 西歷一八九九年，民元前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由歐洲往日本，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等，迎於橫濱，相見甚歡，又與在野之志士交好，諸志士且資助之。派陳少白，史堅如，鄭士良等至香港長

江等處活動，並刊中國日報。長江閩粵之會黨皆合於興中會。其時日本雖有華僑數萬人，附和排滿革命之說者，祇得百數十人。是年因廣州法兵官爲匪所戕，訂廣州灣租界約七條。

△三十五歲 西歷一九零零，民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秋間北方義和團起後，先生擬入粵舉事，至香港不得登岸，謀從台灣趨惠州，亦不可得。時所派鄭士良在惠州稱兵，初甚得手，即惠州有名之大發動也，後以無援而敗，日本山田良政等殉焉，而青天白日旗之飄搖空際，蓋自此始。（參看中山軼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炸發不中，被擒，爲南海縣官裴景福所殺（第一次失敗）。是年拳匪之亂，聯軍入京，太后挾光緒奔西安。唐才常在武昌舉事，秦力山在安徽大通響應，均不成。

△三十六歲 西歷一九零一，民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在日本宣傳主義，募集基金，是時人民已更變昔時詛咒譏罵之態度，鮮聞以惡聲相加者。與保皇黨梁啟超相遇，談論天下大事，勸其贊成革命，卒以梁氏受清室知遇，不聽。是年清廷與八國聯軍和議成，賠款四百五十兆兩。

△二十七歲 西歷一九零二，民元前十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在日本。是年上海南洋公學學生全體罷學，創立愛國學社。

△三十八歲 西歷一九零三，民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自日本往安南 是年正月上海愛國學社教員學生在張園演說革命，革命志士在蘇報鼓吹革命。

△三十九歲 西歷一九零四，民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又從安南去日本，旋赴檀島美洲鼓吹革命，漸受感動，蹤跡所至，莫不歡迎。

是年黃克強，馬福益在湘舉義，李紀堂，洪全福在粵舉義，均失敗，馬福益被殺。清廷與英訂藏印條約。

△四十歲 西歷一九零五，民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是時留學生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由言論而至實行。春間重至歐洲，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同志，組織團體，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夏由美去日本，秋間開四會於東京，富見士樓，加盟者數百人，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即空前之

同盟會也。先生自是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乃與宋漁父黃克強擬定黨綱六條發布如左：

(一) 推翻滿清政府，

(二) 建設共和國，

(三) 維持世界真正平和，

(四) 主張土地國有，

(五) 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六) 要求世界列邦贊成中國革命事業。

其總括之口號爲四，即

(一) 驅除韃虜

民族主義

(二) 恢復中華

(三) 建立民國——民權主義

(四) 平均地權——民生主義

是年派黨員赴內地各省調查，胡漢民汪精衛等在東京發刊民報鼓吹主義。

清

廷遣載灃等攷察各國憲政。

▲四十一歲 西歷一九零六，民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賴同盟會鼓吹之力，國內加入同盟者萬餘人，且有萍醴之役，劉道一等死之，

清廷益懼，乃要求日本驅逐先生，先生乃偕汪胡等往安南是年清廷諭預備立憲

▲四十二歲 西歷一九零七年，民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先生抵安南後，設機關於河內，籌劃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第三

次失敗）。同年四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又失敗（第四次失敗）。七月欽廉兩府

發生抗捐事，清廷遣郭人彰趙伯先各率兵三四千往平之。先生在安南招集同志

，擬乘機佔領防城一帶，派黃克強胡毅生暗結郭趙爲內應，派萱野長知帶款回

日本購械。七月革命軍破防城，本可進取兩粵，不料東京本部黨員忽起風潮，

購買運輸武器之計劃破壞，郭趙又失約，全軍遂敗退十萬大山（第五次失敗）。

先生又親率黃克強胡漢民及同志百餘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握據三砲台

，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人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第六次失敗）。先生亦被

法政府放逐，退往星洲。先生於離河內之際，命克強籌備再入欽廉，克強乃以

二百餘人，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後以彈盡援絕而退。（第七次失敗）是年徐錫麟刺恩銘。

▲四十三歲 西歷一九零八，民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黃明堂奉命襲取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衆千有餘人。先生命克強前往指揮，中途爲法官所執，指揮無人，失機進取，乃率六百餘人退出安南。（第八次失敗）先生以連遭失敗，安南日本香港等處，均不能居住，乃漫游美洲，專事籌款。以一切計畫交胡漢民黃克強。是年光緒崩，醇親皇攝政，溥儀登位，年號宣統。

▲四十四歲 西歷一九零九，民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己酉）
在美國 是年清廷與日訂圖們江中韓條約。

▲四十五歲 西歷一九一零，民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庚戌）

黃克強胡展堂等謀以廣州新軍於正月某日舉事，中有熱度過甚者先一日因事起風潮，倪映典倉卒入營，率軍由沙河進攻省城，爲敵截殺，軍中無主，遂以潰散。（第九次失敗）先生聞敗後，由美取道檀島而返。過日本時，潛行登陸，爲

日警探悉，不許留，遂渡濱榔嶼，約趙伯先黃胡來晤，商量重起計畫，衆有憂色，相視無言，先生勗勉再四，並招集當地華僑會議以集資金。一夕得八千有奇。數日之內，分頭勸募五六萬元。先生又親赴南洋英荷各屬及暹邏，所至輒受拘束，先生乃赴美洲。是年二月汪精衛刺清攝政王不中被獲。

△四十六歲 西歷一九一一，民元前二年，（清宣統三年，辛亥）

陰歷三月二十九日趙聲黃克強等在廣州舉事，死者七十二人，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事後叢葬於黃花崗，是爲先生與清虜奮鬪最後一次之失敗。

自黃花崗一役後，清廷大懼。各省疆吏盡入恐慌之地。武漢新軍孫武劉公等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獲，黨員被捕三十餘人，名冊被搜獲，同志熊秉坤蔡濟民等揭先生之名而起義。各省同志，各自爲戰，紛起響應，不數月光復十五省。先生在美聞耗，決意致力外交，以斷清廷外援，首至英國，阻止清廷向四國銀行之借款二萬萬元，復請制止日本援助清廷與取消放逐令，以便回國，各事就緒，乃由法東歸。

△四十七歲 西歷一九一二，民國元年，（壬子）

先是各省代表，於去年陰歷十一月開會議於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共十七票先生以十六票當選。遂於是年陽歷一月一日在南京就職，並布告全國改用陽歷。是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退位，次日先生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讓政權於袁世凱，先生乃周游各省，宣傳主義，擬專從事實業教育，旋任全國鐵路督辦。宋教仁等因欲擴大黨勢，改同盟會爲國民黨，黨員加多而黨綱與效率均較前退化。

△四十八歲 西歷一九一三，民國二年，（癸丑）

袁世凱使人暗殺宋教仁，參衆兩院組織選舉會舉袁世凱爲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袁氏並借善後大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先生命黃克強李烈鈞等起討袁義師，不成。乃東赴日本，鑒於國民黨之大而無當，乃集合革命分子，另組中華革命黨。

△四十九歲 西歷一九一四，民國三年，（甲寅）

先生與宋夫人在日本結婚。

△五十歲 西歷一九一五，民國四年，（乙卯）

是年歐戰爆發，日本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欲帝制自爲，甘心賣國。先生乃命同志回國乘機舉事。廣東湖南等處黨人之被龍濟光湯薌銘屠殺者以萬計。及秋間籌安會起。先生亟命李烈鈞赴滇，居覺生赴魯，朱執信陳炯明回粵，黃克強程潛回湘，于右任回陝，分途舉兵討袁。及雲南事起。李烈鈞與蔡松坡分任軍長，各省紛紛響應，皆先生預定之計劃也。

▲五十一歲 西歷一九一六，民國五年，（丙辰）

袁氏宣布帝制，改元洪憲，爪牙遍國中，全國懾服於威力之下，敢怒不敢言。蔡松坡先生自京潛入雲南，振臂一呼，義旗四起，時公在日本宣告討袁，友邦共喻。袁氏卒以各省反對，布告取消帝制，旋病死。

▲五十二歲 西歷一九一七，民國六年，（丁巳）

重返廣州，組織軍政府。——是年五月，倪嗣冲糾合督軍團造反，張勳挾黎元洪解散國會，旋擁廢帝宣統復辟。爲段祺瑞等討平。先生命程璧光率海軍至粵，宣言護法。八月，國會議員自行集會於廣州，開非常會議，制定軍政府大綱，選舉先生爲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九月命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率兵北

伐。是年蘇俄革命。

▲五十三歲 西曆一九一八，民國七年，（戊午）

五月一日，先生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同月，非常國會修正軍政府大綱，選先生爲軍政府七總裁之一。是年北京政府召集非法國會（即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爲非法總統。

▲五十四歲 西曆一九一九，民國八年，（己未）

是年歐戰和議，青島問題哄動全國，北京學生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安福部賣國賊曹陸章等，各地學生罷課商界罷市，要求解散安福俱樂部罷免曹陸章，發生空前之五四運動。先生以廣州軍政府爲桂系軍閥把持，不能合作，乃向非常國會辭職，率戴季陶朱執信等赴滬。辦理建設雜誌，并從事著作，草建國方略，創行易知難之說，以喚醒民衆，繼續從事革命。

▲五十五歲 西曆一九二零，民國九年，（庚申）

廣州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陸榮廷與廣東督軍莫榮新等，投降徐世昌，取消自主，先生命許崇智陳炯明率兵驅逐之。岑走滬，陸莫遁桂。先生被粵省軍民歡迎回

粵主持。十二月一日在廣州與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等重開政務會議，繼續革命專業。是年北方有直皖之戰。

▲五十六歲 西曆一九二一，民國十年，（辛酉）

四月七日廣東國會選舉先生爲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在廣州就職，訂是日爲雙五節。命葉舉等援桂，驅逐陸氏。十月，親率大軍由廣西北伐。蘇俄遣代表馬林由粵轉桂與先生會晤。

▲五十七歲 西曆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壬戌）

先生原定由廣西北伐計劃，以陳炯明陰萌叛志，不肯接濟軍需，乃於四月率師返粵，命李烈鈞許崇智進攻江西。免陳炯明本兼各職。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嗾使部下葉舉等圍攻總統府。先生避居永豐艦，率海軍永豐，永翔，廣玉，豫章，楚豫等艦于酷暑蒸熱中，與陳逆相持于白鵝潭者月餘。並電召入贛之許崇智軍回粵肅清內亂，不利。乃于八月九日離粵赴滬。而數年心血所成之著作悉被陳燬盡。是年四月直奉之戰發生，直系軍閥勝，逐徐世昌，迎黎元洪入京。黎於六月十一日復就所謂總統職。恢復舊國會，先後派黎澍等迎先生北上。先生

以封建勢力並未剷除，革命仍未成功，拒絕其請。於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大意謂：（一）合法國會當自由集會行使職權。（二）懲治禍首（三）實施兵工計劃，（四）發展實業改善人民生計。（五）實行全民政治不容軍閥假託割據等數端。

△五十八歲 西曆一九二三年，（癸亥）

先生命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等由廣西舉兵討陳。先生乃於二月重蒞廣州，各軍公推爲大元帥。六月先生命譚延闓率兵返湘，聲討趙吳，不成。

△五十九歲 西曆一九二四年，（甲子）

一月在廣州召集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全部改組，發布國民黨宣言制定建國大綱，創設黨立軍官學校，先後講演三民主義十四次，成三民主義一書。秋間江浙戰起，先生一面令許崇智率粵軍，蔣介石率學生軍，胡思舜率滇軍肅清東江，一面令譚延闓樊鍾秀等率湘豫各軍取道江西北伐。又命同志焦易堂等暗結胡笠僧馮煥章孫禹行等在北方舉事。北京政變，曹吳倒後，段祺瑞爲臨時執政，先生發布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改善人民生計廢除不平等條約。十一月應國民軍及段祺瑞之請，毅然放棄廣州地盤北上互商國是，由滬繞道日本至津，

在滬及日均有長篇講演，抵津時肝疾即發，乃入京治療。

△六十歲 西曆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乙丑）

先生素有肝疾，以積勞成癌，中西醫束手，遂於三月十二日午前九時半卒于北
京鐵獅子胡同行轅。遺囑同志繼續努力。四月二日殯於北京西山之碧雲寺。黨
人組織葬事籌備會，徵求陵墓圖案，（呂彥直當選）遵遺命將以國民葬禮葬先
生於南京紫金山。

孫中山先生著作及講演紀錄要目

戴傳賢

一、革命方略 此係中國革命同盟會時代先生所著，就性質言，可視為『建國大綱』之初稿者也。兩相比較，先生之進步，真無量矣。此書關於軍政，訓政，憲政時代之劃分，言之甚詳。而民國建國之大綱，亦略具規模。欲究中華民國之淵源，不可不讀也。

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刊行之革命方略，係同人雜湊而成。先生之政見採入甚少。其價值比於舊革命方略，不但不及百一，且於革命之理論實際，皆無所發明。其時余亦為編輯者之一，至今思之，惶悚萬狀。吾輩以無學之故，不能助先生成大業，而國民亦受累不淺，此罪何可道哉！後之從事於革命事業者，共以吾輩為戒，而以先生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為法，則國家前途受福無量矣。

二、建國大綱 此為先生創作之大成，四十年之學問功行，盡備於此矣。

三、孫文學說 此為先生之哲學的創作，最重要之文字也。

四，實業計畫 此爲先生數十年苦心研究實際問題之成績。

五，民權初步 先生之著書，此爲第一部，即名思義，國民應有所覺悟矣。

六，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關於民生主義，只成四講。在未講之目錄中，尙

有住居，養生，送死，及民生主義結論，三民主義結論諸篇，惜無遺稿。孫夫人云，曾聞先生述其大概。嗟乎！後之學者，誰復能繼此哉？

七，軍人精神教育 此書可作先生之倫理哲學觀，實國民教育之基本原理，其價值不僅在軍事教育也。

先生爲最能創造者，於此一依古訓。綜其大略，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可以盡之。此先生所以爲繼往開來之大聖，而承中國之正統思想也。

八，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演說集。

九，孫先生講演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刊行之國民叢刊第二集）

十，孫中山先生十講 軍人精神教育亦在內 但前數篇記錄，過於簡單，爲可惜耳

十一，孫先生過日本時之言論 其中所收先生在神戶高等女學校及東方旅館之講演

，爲先生最終之講演。前者述中國文化之道德的價值，後者說明中國之國家及民族境遇。一則壯麗，一則悲哀。黃君紀錄，意義雖無遺漏，而演說之神情，則不能傳其什一。東方旅館之講演，聞者多揮淚。嗚呼，此真先生與世人告別之哀詞也，吾國民之責任深重矣。

十二，中國存亡問題 此文係朱執信先生筆述，以朱先生名義出版。英日文均有譯

本。當出版時，捕房搜檢泰東書局，並欲捕朱先生，可見英人之恨此書也。執信文集未收入，余意確應入中山全集，俾研究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者，得最正確之觀念，知此者必同余意也。（余所著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完全爲中山先生之意見，可作參考材料也。）

十三，曆年之政治的宣言 此中以與中會宣言，同盟會宣言，民國六七年間關於時

局之宣言（內有主張和平統一及兵工政策者最爲重要）廣東軍政府之對外宣

言，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十三年九月之北伐宣言，十一月關於時局之宣言等，爲主要文字。雖非盡爲先生所著，然先生之思想及主張，

於此可知其大體，不可忽視也。

以上所錄各種文字之外，尚有下數種，亦爲研究先生思想者不可不讀之文：

- 一，上李鴻章書 此爲研究先生少年時代政治思想之最要者。『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語，實爲先生三民主義之主要目的。可見先生之思想學問，雖最近數年乃得完成，然其根本固已種於少年時代矣。
盛世危言中有先生著作兩篇，但忘其篇名。昨晤陳少白先生云，一篇關於農政，他一篇待考。

二，關於錢幣革命之通電（民國九年）

此爲先生經濟政策之主要文字，其價值不在主張平均地權下。且理論及辦法，均爲創作。當時先生曾詳述其意見，命傳賢等筆記。每日一二小時，約六七回。因余於先生之思想，是時毫無研究，故所記者不甚達意。惟此稿若存，亦未嘗不能爲追想之助，蓋此外無何等記錄，足爲研究此電文之參考也。

- 三，致犬養毅書 此文約二萬言，爲先生親自起稿，夫人手抄寄去，原稿現存夫人處。此爲先生亞洲復興政策之大著，非尋常書翰可比。與朱執信先生所述之中

國存亡問題合觀，發明正多也。

四，民報序 此文爲先生口述，展堂先生筆記，可作研究三民主義之歷史的參考品，亦不失爲重要文字也。

五，爲星期評論，申報，新聞報所著之三論文均先生自著者，所論頗涉及實際問題，不可不一讀也。

六，三十三年落花夢序 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爲日人宮崎寅藏先生所著。宮崎別號白浪滔天，國人多知之者。書中述當時革命黨人活動事頗多，其關於中山先生者亦不少。有國文譯本。中山先生所著序，不滿二百字，然澄清天下爲民立極之氣概。活躍紙上。欲知與國偉人壯年時代之抱負，不可不一讀也。

七，倫敦避難記 此書述在倫敦被使館拘留事。原文爲英文，有國文譯本。

余所知者止此。少白，精衛，展堂，仲愷，諸先生，從中山先生久者，所知必較多，應以所知者告諸公衆也。（聞少白先生處尙存中山先生少年及壯年時代之書翰甚多。又日人管原傳先生處有在檀島與中山筆談之記錄。其他日本舊友處先生之書翰想亦不少。如犬養木堂，頭山立雲秋山定輔，及已故之秋山頁之諸先生。均與中山

先生常有函札之來往者，他日刻中山先生之全集時，宜徵求之也。）此外先生之西文著作，當亦不少，亦有先生口述而他人筆記之者。陳友仁先生章玉先生，及孫夫人，皆嘗佐先生作西文紀錄，宜速將各種著作函札，先列出目錄，盡力搜求。譯爲國文，俾先生之全籍，得以完全無缺也。現存孫夫人處之講演記錄稿，尙未經先生審定付印者，約二十萬言，此稿不久當能由相當之同志細校，編輯成書矣。民國十七年四月十四日記。

校閱後記

我們幾個同志都是信仰中山主義的，覺得要救中國，必須把中山先生的主義和人格，普遍地宣傳於民衆，使民衆對於中山都有一種一致的信仰，這種信仰就可以救中國。所以我們出版了幾種宣傳的書籍，有這本傳記，還有中山軼事，三民主義問答，三民主義精義，孫中山評論集，孫公遺書，中山主義講演集，對於『孫文主義哲學的基礎』之商榷，等等。願把中山主義盡量發揮，盡力傳播。

孫先生棄世之後，民衆要知道他的歷史，如饑者思食，渴者思飲；這種要求，自然出於敬仰悼惜之至誠。所以這是必要的，寫出先生的言行來，舉出先生努力的事蹟來，以作同志努力的模範，并且喚起全國的努力，做全國努力的模範。孫先生肉體一死，中國民族和國家已受了空前未有的損失，倘使連先生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引爲模範，這損失更大了。那麼先生的傳記，還可以從緩出版嗎？

我們出版這本傳記的動機，就在於此。孫先生的摯友美國林百克所著的先生傳記，是由先生口述，并經林百克向各方探索，費數年之力而成的，所以把他譯出來

。這書對於先生幼年的事蹟，革新的動機，和革命的方法，詳爲敘述。但有許多革命的事實和記載，這裏不過提起罷了，所以我們又把這許多事實，歸納在軼事裏面，以使孫先生的言行事蹟，格外能使人就先生的細微間注意體察，認識先生的全體，可以於身心上涵育成公忠貞固的精神。

我們編譯這本傳記，是很審慎周詳的。就是前面的照片，也不盡是從原書得來，有的是自己去搜集攝影的。不過我們的才力有限，還有缺點的地方，還望閱者指示，以便再版時更正。有幾張照相，因爲原片不十分清楚之故，所以恐怕不能使閱者十分滿意，還望原諒。

還有一層要請讀者注意的，就是凡讀這本我們的國父的傳記的時候，須要特別放出一種敬崇先生的精神，不可同讀別的书一樣的。

十五年二月十二日